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 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國科會 GRB 編號)

PG9403-0047

(內政部計畫編號)

094301020300G1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 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受委託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主持人：陳儀深
研究員：陳慈玉
研究助理：鄭毓嫻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目次

圖次.....	III
中英文摘要.....	V
一、前言.....	1
二、清治時期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3
1. 先民移墾的足跡.....	3
2. 採硫、煉硫、擔磺.....	4
3. 主要的農業.....	5
三、日治時期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7
1. 延續與變異.....	7
2. 溫泉產業最爲突出.....	8
3. 日治時期本地區的農業發展.....	9
四、戰後以來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11
五、結論與建議.....	13
六、口述訪問紀錄.....	17
(一) 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	19
(二) 葉寬先生訪問紀錄.....	29
(三) 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	47
(四) 白俊先生訪問紀錄.....	59
(五) 洪文梓先生訪問紀錄.....	69
(六) 高振鐘先生訪問紀錄.....	79
(七) 彭元聰先生訪問紀錄.....	87
七、附錄.....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附錄一：陽明山地區重要產業發展史簡表.....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附錄二：陽明山地區產業發展資料整理.....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附錄三：期中簡報告會議紀錄.....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附錄四：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參考書目.....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圖次

圖一	：在平等里里長辦公室訪問蘇先生.....	19
圖二	：蘇宅頂樓之蘭花溫室.....	24
圖三	：藝蘭葉子線條多變.....	25
圖四	：葉先生在新安路自宅接受訪問.....	29
圖五	：紗帽山上乏人照顧的橘園.....	31
圖六	：陽明山仰德大道旁山藥示範班看板，上面有葉寬先生的名字.....	41
圖七	：主訪者與何先生在菁山里何宅前留影.....	47
圖八	：擎天崗（嶺頭）的舊土地公廟.....	51
圖九	：遠處可見放牧於冷水坑的神戶牛.....	52
圖十	：陽明山擎天崗牧場圍籬設定圖.....	53
圖十一	：雍來廢礦場.....	54
圖十二	：何宅頂樓之蘭花溫室.....	55
圖十三	：於何宅前巧遇何西鍾先生.....	56
圖十四	：菁山里園藝植物栽種.....	56
圖十五	：菁山里的小菜園.....	57
圖十六	：白里長在里辦公處接受訪問.....	59
圖十七	：竹子湖花田位置指示牌.....	64
圖十八	：高先生在椰林餐廳接受訪問.....	79
圖十九	：掛在牆上的溫泉合格檢驗證書.....	80
圖二十	：彭先生於竹子湖路自宅接受訪問.....	87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代 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摘要

本研究計畫雖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名，惟清治時期草山、日治時期大屯國立公園預定地、與 1980 年代成立之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互有重疊與出入，劃定國家公園界域的時候或有一定的原理原則作依循，亦不乏遷就現實之處，因此，本研究計畫將以一般印象的「陽明山地區」為範圍，以免涉及不同時代的描述自相矛盾。其次就縱的時間而言，也希望涵蓋產業發展之近況乃至展望，以便彌補前人（例如陳仲玉）研究斷限所造成的不足。

由於本計畫主持人之專長在近代史研究，尤其嫻熟口述歷史研究法，乃選擇葉寬（新安里，柑橘、建築、山藥）、何國泰（頭湖，甘薯、牧牛、花卉）、蘇厚生（平等里，水稻、開路、蘭花）、白俊（竹子湖，蔬菜、海芋）、洪文梓（內雙溪，餐飲）、高振鐘（行義路，溫泉、餐飲）、彭元聰（竹子湖路，硫化鐵、白土等礦產）等七位受訪對象作深入訪問，配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嘗試描繪清治及日治時期以來陽明山地區的「產業」變遷軌跡，惟限於時間與學力，不完備、不成熟的地方尚請諒察、指正。

關鍵詞：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日治時期、產業、溫泉、硫磺、硫化鐵、柑橘、蘭花、山藥、竹子湖、海芋季、平等里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District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nd Japanese-ruled Period.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present title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to refer roughly to what used to be called the “Tsaoshan”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Designated Tatun Natural Park of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or what has now been called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since the 1980s, as the area covered overlapped more or less, despite the principles and facts involved for each designation varied somewhat. Besides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in description over different periods, this usage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time dimension, with a view to incorpora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and even its future prospects, so that what has been found wanting in the past studies (for example that of 陳仲玉) may be remedied.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project director's expertise in modern history, especially his virtuosity in oral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in an attempt to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Yangmingshan over the period studied, the following seven figur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localities and enterprises---as listed below--- are chosen for further in-depth interviews, which are to be reinforced by available research results.

1. Yeh Kuan, of Hsin-an Neighborhood, grower of oranges, tangerines and yams, builder;
2. He Kuo-tai, of Tou-hu village, grower of sweet potatoes and flowers, herdsman;
3. Su Hou-sheng, of Pin-deng Neighborhood, grower of paddy rice, orchids,

road-builder;

4. Pai Chün, of Chutzuhu village, grower of vegetables and Arum lilies;
5. Hong Wen-tzu, of Neishuanghsi village, restaurateur;
6. Gao Chen-zhong, of Hsinyi road, manager of hot-spring, restaurateur;
7. Peng Yüan-cong, of Chutzuhu road, site manager of pyrite and kaolin ores.

Keywords: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the Ch'ing period/dynasty;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enterprises; hot-spring; sulfur; pyrite ore/mine; oranges and tangerines; orchids, yams, Chutzuhu, Calla Lily Festival, Pin-deng Neighborhood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 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一、前言

陽明山舊名草山，清代《台灣府志》嘗載：「草山，以多茅草故名。」可以想見在未開發之前，此地區一片白茫茫茅草的景象。清代草山的範圍包括山仔后、磺溪內、山豬湖、冷水坑等村莊。¹日治時期，1935 年（昭和 10 年）官方即設立台灣國立公園協會、公布台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並在台灣引用日本的國立公園法，1936 年更召開第一次國立公園委員會，正式劃定三處國立公園預定地，大屯國立公園即其中之一（另二處為次高山/雪山、太魯閣國立公園；新高山/玉山、阿里山國立公園），範圍包括台北北方的大屯山區、草山及觀音山等地，面積約為 92,500 公頃。可惜由於二次大戰的緣故，1941 年（昭和 16 年）日本當局停止成立國立公園的所有相關活動。²但是相關的資料對於後來中華民國政府終於成立的國家公園，應有一定程度的指引作用。

中華民國政府於 1972 年正式公布國家公園法，1982 年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公布施行，以內政部營建署為主管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則是在 1985 年 9 月 1 日公告設立，經行政院核定的範圍是：以大屯山及七星山為中心，東至磺嘴山和頂山（舊名五指山）東側坡腳，西至洪爐山以及面天山西側坡腳，北面包括竹子山及其北面之土地公嶺，南面至紗帽山並向東延伸至雙溪瀑布附近，總面積約為 11,455 公頃，行政區域涵蓋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台

¹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陳仲玉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遺址之研究〉，1998 年 11 月，頁 22。

²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郭中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調查研究〉，2003 年 11 月，頁 61-62。

北縣萬里、金山、石門、三芝、淡水等臨海鄉鎮之山地。³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以後，園區內各項重要學門的環境評估與學術研究已大致完成，人文史蹟的調查也曾在 1987 年委由中研院陳仲玉主持。⁴該項調查著重於考古學與人類學的面向，九章 112 頁之中有一章「產業」佔了 10 頁，對礦業和農業分別做了初步的考察，甚富參考價值，惟本區域人文史地資料龐雜、產業變遷快速，若要提供「文化保存與產業文化復舊」，仍應以不同途徑累積研究成果。

本研究計畫雖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名，惟清治時期草山、日治時期大屯國立公園預定地、與 1980 年代成立之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互有重疊與出入，劃定國家公園界域的時候或有一定的原理原則作依循，亦不乏遷就現實之處⁵，因此，本研究計畫將以一般印象的「陽明山地區」為範圍，以免涉及不同時代的描述自相矛盾。其次就縱的時間而言，也希望涵蓋產業發展之近況乃至展望，以便彌補前人（例如陳仲玉）研究斷限所造成的不足。

由於本計畫主持人之專長在近代史研究，尤其嫻熟口述歷史研究法，乃選擇葉寬（新安里，柑橘、建築、山藥）、何國泰（頭湖，甘薯、牧牛、花卉）、蘇厚生（平等里，水稻、開路、蘭花）、白俊（竹子湖，蔬菜、海芋）、洪文梓（內雙溪，餐飲）、高振鐘（行義路，溫泉、餐飲）、彭元聰（竹子湖路，硫化鐵、白土等礦產）等七位受訪對象作深入訪問，配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嘗試描繪清治及日治時期以來陽明山地區的「產業」變遷軌跡，惟限於時間與學力，只能算是例示性、彌補性的研究，不完備、不成熟的地方尚請諒察、指正。

³ 徐美玲，〈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地質、地形景觀〉，《科學月刊》第 14 卷第 8 期（1983 年 8 月），頁 614-619。

⁴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陳仲玉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1987 年 12 月。

⁵ 例如平等里的蘇厚生即謂，國家公園劃定界域時，平等里里民曾因侵犯私有土地問題與官方交涉，果然使界域往北邊撤若干距離。見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11 月 22 日。

二、清治時期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1. 先民移墾的足跡

17 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大員的評議會與總管即曾決議：發放許可證給所有到雞籠、淡水進行硫磺貿易的華裔，並規定必須納稅。⁶ 華裔只是來進行貿易，當時台灣北部的原住民已懂得採收硫磺並作交易。1697 年（康熙 36 年）前來採硫的郁永河，即須先與台北的平埔村社建立關係，以布匹交換磺土，然後開始採硫、煉硫。⁷

一般認為，漢人移墾台灣北部，一路是從台南而嘉義而竹塹而淡水，一路則由海上經淡水河口進入台北盆地。士林之普遍開墾應在北投之後，而以乾隆年間最盛，當是與北投生產硫磺有關；陽明山之開墾又在士林一帶之後，由於平地普被開闢，乃由士林向永福、公館、新安、山仔后而磺溪內，即由北投向十八份、頂湖、大坑而湖底。初期以種茶為主要，漢農則以客家為多，稍後漳泉人大批湧到，客家人數相形見绌，乃向中壢方面遷移。陽明山一帶從此成為漳泉人的世界。⁸

依清代各時期文獻可知，陽明山地區附近平埔族村落計有毛（麻）少翁社、內北投社、雞柔社、大屯社、小雞籠社、金包裹社⁹等，漢人的開墾活動使得原住民在山區的狩獵活動逐漸消失，轉變成收租的地主，甚至將土地杜賣給漢人以維生計。但是應非每個地區的模式如此，例如也有平等里的受訪者表示，他沒聽說過先祖上山開墾時須與原住民地主交涉的事情，倒是知道先祖對於山下低窪的水田不習慣，比較喜歡山上林木蓊鬱——與福建故鄉

⁶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年），頁 249 及註 97。

⁷ 郁永河原著，楊蘇之譯註，《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台北市：圓神出版社，2004 年）。

⁸ 中華學術院台灣新方誌編輯委員會，《陽明山新方誌》（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72 年），頁 7-8。

⁹ 詹素娟、劉益昌，《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格蘭調查報告》（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頁 195-223。

的景觀比較相近。¹⁰

2. 採硫、煉硫、擔磺

歸納而言，歷經清代兩百年左右的時光，由於硫磺的敏感性質，除光緒年間設局開放以外，大屯火山群的硫磺採掘與煉製幾乎都遭封禁；可是民間仍盛行私採偷製、走私販賣，極為活躍。¹¹

號稱清代台灣「三大亂事」之一的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後林爽文在供詞中說到「在北路生番山裏私換硫磺、配作火藥」，遂使清廷心生警惕，乃採用福康安的奏報，對於偷採、私換硫磺厲行查禁。¹²同樣在乾隆年間，有如下的記載：「查閩省各標協營操演火藥，每年以貢磺撥用，遇有不敷，往台郡淡水、雞籠地方開採磺泥。淡水番、民雜處，磺廠一開，恐聚匪滋事，若收買琉球餘磺，免至淡水開採，海區更為嚴密。」¹³19世紀下半葉，清廷受到牡丹社事件的刺激，開始注意台灣的防務與建設，劉銘傳就在此時奏請「官辦樟腦硫磺開禁出口」：「臣查台灣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爭滋事。歸官收買出售，給照出口，就目前情形而論，每年可獲利3萬餘元。以後若能產多銷暢，經理得人，……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¹⁴光緒初年解禁之後，官府不僅主動採硫，也向民間收買煎熬的私磺，在淡水油車口地方設磺廠儲存，以便收發。學者指出，當時（清末）硫磺的主要產地在於：北投、雙平溪、馬槽、竹仔湖、金包里、大磺嘴等處。¹⁵

不論官營或私採，都需要當地人工的投入。據口述資料指出：

煮磺由三個人輪流負責，三天為一循環，第一天煮磺，日夜都得工作，第二天回家休息，第三天挖磺花仔，為隔天煮磺做準備。三個人交錯工作，維持天天有人煮磺挖磺。磺鍋不能停火，無論冬夏晴雨都必須煮磺。……一口灶供應五個磺鍋，排成一行彼此相連，再與一個大糖鍋

¹⁰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¹¹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2002年12月，頁28。

¹² 台銀經研室編，《台案彙錄庚集》，文叢200（台北：編者，1964年），頁822-823。

¹³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890，轉引自詹素娟，前揭報告，頁79。

¹⁴ 台銀經研室編，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文叢27（台北：編者，1958年），頁369-371。

¹⁵ 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2002年12月，頁35。

相接。……一天煮兩次，也就是兩輪，一口礮鍋約需二擔的礮花仔，煮個大半天後，若礮花仔品質佳，一天下來可生產二十多粒硫礮，若品質較差，僅有十粒左右。輪到煮礮的人，那天就住在大油坑，三餐都得自己帶米、帶菜，在大油坑自己動手解決。¹⁶

至於擔礮的人沒有固定，類似兼差性質，只要有力氣、沒有經驗或人際關係的人也可以做；一位曾經擔礮的先生說，當年他先到山仔后的煤炭店領 100 斤煤炭，擔到大油坑，再擔二粒硫礮下來，在山仔后稍做休息後，繼續擔到北投的礮棧，又從北投換擔煤炭到山仔后，這樣一趟下來（一天一趟）大約可賺一塊多錢。¹⁷

3. 主要的農業

陽明山地區相當遼闊，漳泉移民進入開墾者不乏自始即有農業的興趣和能力者，不一定是清代禁採硫礮才「改為農業生產的型態」。¹⁸由於清代北台灣的茶業貿易相當興盛，「早期七星山、大屯山、十八份漫山遍野都是茶園」¹⁹；士林耆老潘迺雍先生說：「七股採茶在清末，可能是咸豐 10 年之前，就已合股開發七股茶園（曾廣達 300 多甲）。另外清末潘永清開發士林，而潘、賴、施、張四姓均是士林仕紳，投資茶葉，再將山上的茶送到士林加工，由基隆河送到淡水，出口廈門。」²⁰

同樣是因應中國內地的廣大需求，藍染類植物隨著中國南方的移民大量移入台灣，清代台灣的北部山區，並不是因為人口增加的壓力才往山區種植藍染類作物，而是生意人為了投資、追求利潤而然，終於在陽明山地區留下「上菁礮」、「中菁礮」、「下菁礮」及菁山里的「菁礮」等四個地名。所謂菁礮就是把大菁這種植物拿來沈澱的坑池，目的是製作染布的原料。根據學者的研究，陽明山地區雖然不像北台灣其他地方那樣成為重要的藍染業植物的

¹⁶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李瑞宗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何太平先生。1997 年 6 月，頁 33-34。但另一位何錠塗先生的描述有些不同，謂兩個人輪流，一口灶供應十二個礮鍋云云，頁 35。

¹⁷ 同上註，另一位葉金石先生說，一天的工資大約可換 10 斤米左右，等於做兩天雜工的工資，還算好賺。頁 31。

¹⁸ 這是陳仲玉的用詞，恐有語病。〈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頁 84。

¹⁹ 徐春雄，〈士林今昔〉，《台北文獻》（直）45、46 期，1978 年 12 月，頁 422。

²⁰ 李瑞宗主持，前揭訪談紀錄，潘迺雍先生，頁 29。

產地，但也算跟上了整個藍染業興盛的列車。²¹

自然，農作物的種類是受到地理條件的影響，公館地的葉寬先生受訪時說，他們家族大約自清代開始住在那裡，整莊大部分姓葉，以種茶維生，直到他小時候（日治時代）還曾經扛過茶葉到迪化街去賣；大約與茶葉同時期也有桃子的生產，桃子成熟採收後是擔到土林的市場去換民生必需品，「因為公館地是旱地，無法種稻、只能種水果，而坪頂、菁山那裡便能種稻，所以我們用交換的方式取得稻米。」²²不過坪頂（今平等里）也不是本來就適合種稻，而是經過集資開鑿水圳的過程，早在清道光 14 年（1834 年）就開鑿坪頂舊圳、道光 19 年（1839 年）開鑿坪頂新圳，日治時代明治 12 年（1909 年）開鑿登峰圳，依七星水利會提供的資料，前兩圳長度 3200 米，灌溉面積均達三十幾公頃；登峰圳長達 6000 米，灌溉面積七公頃。²³雖不敢說人定勝天，但人為的施作改善了自然環境，使土地孳生食糧，也是一大貢獻。依照當地人蘇厚生的說法，其祖先最早在山上種大菁，然後改種茶，水圳開鑿完成之後才改種稻米。²⁴

竹子湖的故事有所不同，該地顯然是先有番社，地契資料顯示至遲在嘉慶 9 年仍有平埔番在此開林墾地，光緒 20 年仍有漢人在配納北投社的大租。據推測這一帶的番社與土地產權在日治初期以後才漸消失；而漢人入墾之初以種蕃薯為主，待水圳開成之後才種水稻。²⁵

²¹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2005 年 12 月，頁 50。

²²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10 月 14 日、22 日。

²³ 轉引自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頁 92。

²⁴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11 月 22 日。

²⁵ 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頁 71-72。

三、日治時期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1. 延續與變異

清治時期台灣生產的硫磺主要輸往中國，日治時期則多數輸往日本內地，兼及中國沿海港口、香港、美國、澳洲等，此時硫磺的用途已不限於軍事，而多用於造紙工業、肥料工業、製糖工業，也用於製造火柴、防火磚、藥品與漂白物上面。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經過一番整併與讓渡，陽明山區硫磺礦的開採，已集中在德記合名會社、許源泉、土肥逸太郎、陳振榮、藤川類藏等五位所有權者之手，其中尤以德記為大宗。²⁶由許可年月可以看出，明治 30 年代的北投、草山、竹仔湖、七股、頂中股、萬里加投等地，皆有經營者在採硫與煉製；一般而言，日治時期台灣硫磺業比較有具體的經營數字、比較是企業化的經營。²⁷

台北境內的礦業應以煤礦為最主要，日治時期的煤礦富家族特色，最著名的如瑞芳李建興、石碇顏欽賢、松山許金定，煤礦分佈區域包括松山、南港、內湖、汐止及深坑等²⁸，似皆與今之陽明山地區無關，故不再論。

日本是比較近代化的國家，開始在草山設立學校。現在的陽明山國小在創校時是八芝蘭公學校草山分校，後來才獨立成草山公學校，學區包括菁山、公館、陽明、新安、永福，坪頂分教場的學生讀完四年級以後再到草山公學校讀五、六年級。²⁹竹子湖方面，則是日本當局設立原種田的時候，由農業組合開始主辦竹子湖書房（後改稱竹子湖國語講/傳習所），當時（昭和二年，1927 年）調查當地有學齡兒童四十多人卻只有一人去士林受教育，農業組合

²⁶ 1897 年英商德記合名會社取得大油坑的礦權，主事者先是馬歇爾（F. S. Marshall）後為史東（S. Elphin Stone），該公司專門從事硫磺、煤礦、金礦等開採事業，二戰爆發後日人驅逐洋商出境，嗣後該公司由林文仁先生接手。〈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黃士憲部分，《台北文獻》直字第 117 期（1996 年 9 月），頁 33。

²⁷ 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頁 37-41。

²⁸ 〈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曾以標、許英昌部分，頁 31-32。

²⁹ 李瑞宗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座談會，菁畧、山豬湖座談會，頁 76-77。

才決定在此辦學。³⁰

2. 溫泉產業最爲突出

雖然清光緒 19 年（1893 年）曾有一德籍遊客 Ouely，發現北投溫泉並開設俱樂部，可以算是「鼻祖」，但懂得善加利用溫泉資源，是日人治台以後的事。明治 29 年（1896 年）大阪人平田源吾氏在北投開設第一家溫泉旅館——天狗庵，是正式開發之始。昭和五年（1930 年）草山上面公共浴池的竣工則是一件大事，根據「台北州公共浴場眾樂園案內」的記載：

本浴場是紀念天皇陛下登基而設，亦是大屯國立公園建造事業的一部份。……本浴場第一期建設仍以服務大眾為目的，故名眾樂園。……男女兩浴室各 39 坪，中央直徑部分 20 尺，為圓形浴槽，婦女浴槽部隔有兒童浴槽。有溫泉浴、水浴及淋浴，室內地板鋪有磁磚。天花板為木造，並塗有油漆，中央嵌有顏色玻璃。……入場費（含入浴）大人 20 錢，小孩 10 錢。³¹

本計畫曾訪問一位何國泰先生，他在青少年時期曾於眾樂園（現在的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擔任雜役工作，領的是台北州教育局的薪水；何先生說眾樂園是本館，馬路對面還有一間「別館」，也是他要清理的範圍，通常台北州的大官上來洗溫泉是使用「別館」，有時還要特別為其準備餐飲。³²

台北至草山的道路是在明治 36 年（1903 年）就舊有小路拓築，1910 年代各機關紛在山上設立療養所、團體浴場，大正 9 年（1920 年）北投至草山之間的公路通車，大正 14 年（1925 年）開始有台北至草山的定期公車，更帶來草山地區的繁榮。³³根據耆老的描述，從現在的中國飯店（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往上走，過橋左邊有「多之湯」（或稱多喜湯）旅館，右邊有規模最大的「竹乃家」溫泉旅館（今改為聯勤招待所），往上走有「高乃湯」溫泉旅館、「草山HOTEL」（現皆已拆除為民宅）；今天的教師研習中心是當時的「眾樂園」公共浴池，今天台北市政府的陽明山公園管理所則是當時的「山

³⁰ 同上註，湖底座談會、竹子湖座談會，頁 52-55。

³¹ 轉引自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頁 102-103。

³²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10 月 22 日。

³³ 郭中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調查研究〉，頁 48。

梅」溫泉旅館，此外還有著名的「太子亭」、「貴賓別館」等等³⁴，可見當時的盛況。

3. 日治時期本地區的農業發展

日本也是以稻米為主食的民族，但不習慣台灣的在來米，所以才選擇氣候涼冷的竹子湖，從事蓬萊米「原種田」栽種的事業。根據昭和 6 年（1931 年）日人對竹子湖的調查，整個竹子湖地區才 51 戶 305 人左右，耕地面積包括東湖、頂湖、下湖共約 40 甲左右，卻能供應台北州 40 萬甲田的蓬萊米稻種來源，可見竹子湖農業在台灣的「光榮地位」。據當地人的描述，原種田收成的時候，是以 100 斤的稻種和政府換 120 斤的稻米回來（多二成的意思），換回的米要自己食用或出售都可以。³⁵

日本政府重視農業，在台北州設有農事試驗所及農業指導員的制度，戰爭後期爲了獎勵蔬菜產業，政府配給農民每位 50 棵或 100 棵的蕃茄、高麗菜、白菜，竹子湖地區才漸漸從原種田改爲栽種蔬菜。³⁶

一位受訪者白俊先生說：「在祖父的時代，這裡最重要的作物是稻米，到了父親的時代則是高麗菜，草山高麗菜是全國之冠。現在到了我這一代高麗菜種不起來，蕃茄也不好栽種，最主要的作物則是「海芋」。³⁷白俊的這一代，已經是戰後的事了。

日本以國家的力量介入農業的改良與推廣，不只表現在稻米、蔬菜方面，在茶葉方面亦有學者指出：「台灣茶葉在日本政府由上而下、由內而外的經營、推廣，使得陽明山的茶葉在昭和 9 年前後盛極一時」，「陽明山茶葉的興盛一直到日治末期，……。」³⁸又據耆老口述資料：「陽明山區的茶葉全盛時期約在日治時期至光復初期間，……民國 45 年政府輔導茶農轉做桶柑，因此大約 25 年前這一代就沒有人做茶了。」³⁹關於從茶葉到桶柑的遞嬗，曾任

³⁴ 〈陽明山溫泉座談會紀錄〉，《台北文獻》直字第 116 期（1990 年 6 月），石華倉發言部分，頁 15-16。

³⁵ 李瑞宗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座談會、竹子湖座談會，頁 65-67。

³⁶ 同上註，頁 66-69。

³⁷ 陳儀深主訪，鄭毓爛紀錄，〈白俊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7 月 1 日。

³⁸ 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頁 56-57。

³⁹ 李瑞宗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廖守男口述，頁 16。

柑橘批發商的何添丁說：

在我幼年時，七星山、大屯山、十八份幾乎全是茶園。那時栽種柑桔（橘）係將柑苗栽在茶樹旁，俟柑桔成長後，再將茶樹剷除。當時正逢茶葉滯銷，茶價低廉，百斤僅售得數十元，而柑桔重量大、產量多、價格又高，且又有外銷市場。我那時和一些批發同業經辦東北大連、奉天等地的外銷柑桔。……當然在事變（民 26 年七七事變）後，曾因海上交通受阻而退貨，蝕本過。事變後日本當局曾實施物資管制，規定一種農產品只能有一個批發商，我當時是公定的北投柑桔批發商，營業處設於現在北投圖書館。⁴⁰

產業與戰爭、與政府替換的關連，從這裡也可以嗅到一些端倪。

⁴⁰ 〈林萬傳訪何添丁先生〉，《台北文獻》直字第 75 期（1986 年 3 月），頁 32。

四、戰後以來陽明山地區的產業

首先，二戰以後台灣的硫磺生產曾經起起落落，如果籠統地說：「光復後因外國進口的硫磺價格低廉，本地產的硫磺價高，致使採硫業一蹶不振。」⁴¹恐怕不是恰切的敘述。二戰以後美國、日本以量大、便宜、品質高的硫磺輸出，台灣硫磺的確難以與其競爭而幾乎全部停頓，但韓戰爆發（1950 年）以後，則因外硫禁止進口並在政府統購統銷的扶助下，出現短暫榮景，1952 年全年產量增至 4,944 公噸，超過日治時代大正 11 年年產 3,281 公噸之最高紀錄，惟已呈生產過剩情形。自 1957 年 9 月起，美援會工業委員會核准用戶進口外硫以後，台硫再度陷入窘境。至 1980 年代初，僅餘大油坑礦業尚有少許生產，勉強維持。⁴²

關於採磺的方法，除了前述將挖掘出來的礦石放到大鍋裡燒煮以外，尚有一種比較安全的「蒸汽收集法」，即 1956 年從日本松尾硫磺株式會社引進，乃是將曲折的鐵管直接接在大量噴氣的硫氣口，硫氣在曲管內凝結成液體，溫度高達 120 度，把硫液置入方形斗內冷卻，即成一塊塊重約 30 公斤的磺磚。據悉大油坑礦場內硫氣的噴氣量為全台第一。⁴³

其次，陽明山柑橘的黃金時代是在戰後，葉寬先生說：「光復之後，橘子的價格非常好，……當時國民政府還未撤退到台灣，橘子主要外銷到大連、天津、上海，這種情況持續了 4、5 年左右。」⁴⁴不過十幾年前葉寬先生在紗帽山還有一片橘園，只是深受成群出沒的猴子「適時」前來糟蹋破壞，儘管曾經想出「殺雞儆猴」的嚇阻策略，也是無效。葉先生終於放棄經營橘子的原因，還包括人工太貴（以前一人一天 20 元，現在已經要 2000 元）以及黃龍病的問題。⁴⁵

⁴¹ 陳仲玉〈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頁 83。

⁴² 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頁 42-47。

⁴³ 〈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黃士憲部分，頁 33-34。本研究計畫所訪問到的彭元聰先生即是 1950 年代在陽明山地區擔任採硫的現場主任，對於大油坑的此種採硫方式亦有描述。

⁴⁴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10 月 14 日、22 日

⁴⁵ 同上註

葉先生是很懂得變通、很有學習適應能力的人，他除了投資陽明山的建築業、房地產，3、4年來對於陽明山「原生種」山藥的栽培、產銷也很有心得，他認為陽明山的氣候、土壤很適合白色山藥的成長，目前陽明山區種山藥的地區包括新安里、公館里、永福里、陽明里等地，農會生產班之中與山藥有關的便開了14班，其中只有1班在天母，其他都屬陽明山地區，「所以現在陽明山到處都看得到『山藥示範區』，我每年也會到日本學習新的栽種及除蟲技術。」⁴⁶

這種國際化的行為，顯示著陽明山農民「與時俱進」、甚至走在時代前端的特性。平等里的蘇厚生先生，為了延續當地的蘭花風華以及個人對蘭花的興趣，近年來常去中國大陸考察學習，認為中國市場可以成為台灣蘭花揮灑的空間，⁴⁷不論未來是否成真，這種精神值得敬佩。

⁴⁶ 同上註。仰德大道經過新安的醒目看板，上面就有葉寬的名字。

⁴⁷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五、結論與建議

《辭源》對於產業二字的解釋是「財貨田舍之屬也」，對於產業革命一詞的解釋則是：「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期，……以機械生產替代手工生產，為產業上之大變動，初由英國蔓延於歐陸，而後漸及於全世界，也稱產業革命，亦稱工業革命。」本研究計畫的題目指向陽明山地區的「產業」，若要就「財貨田舍之屬」作鉅細靡遺的探究勢不可能、亦不必要，只能就其大者，如硫磺、大菁、稻米、溫泉、茶葉、柑橘等，分別在清代、日治時代以及戰後以來的興衰作一整理分析，除參閱陳仲玉、詹素娟、劉益昌、康培德、李瑞宗、郭中端等前賢的調查研究以及相關文獻，更親自走訪陽明山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特性的 6 位先生並作成訪問紀錄，深覺文獻檢視與口訪紀錄互相勘驗的重要性。例如本報告曾經根據口述資料指出漢人入墾平等里與竹子湖所遭遇的情況不同，後者須與原住民納租或買地，前者則否，欲截稿時忽閱一文獻謂：「在漢人移入之前，坪頂的土地應也屬於台灣原住民打獵的空間，而非原住民的聚落所在的社地，墾民以合夥的組織，向通事業戶給墾山林地。」⁴⁸既非社地就沒有納租或買地的問題，可見平等里蘇先生之所言不差。

本計畫所完成之口述訪問紀錄，除與清治、日治時期重要產業變遷有關者以外，也涉及目前發展中的木本園藝栽培、竹子湖海芋季熱鬧背後的隱憂、以及溫泉產業應如何與餐飲品質結合的問題，都可以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進一步關注與探討的課題。

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的研究計畫，除應要求整理一份「陽明山地區重要產業發展史簡表」作為附錄以外，茲提出下列相關建議：

建議一

（建議主題）：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⁴⁸ 這是根據土地書契而來的說法，應該可靠。陳憲明，《七星山下的聚落發展故事——坪頂記實》（台北：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1999 年），頁 15。

協辦機關：台北市農會

本研究計畫的受訪者蘇、葉、何三位先生皆是台北市農會現任理監事，葉先生繼續做山藥方面的產銷，何先生對牧牛的存續與圍籬的大小有執著的「在地人看法」，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妨移樽就教，並且宜與北市農會保持良好溝通管道。

建議二

（建議主題）：立即可行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警察局

協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湖田里辦公處

多年來竹子湖的海芋季已成為極熱鬧的觀光休閒活動，以年輕人為主的遊客可謂「趨之若鶩」，惟竹子湖產業道路狹小，雖以單向通車方式仍不能解決嚴重擁擠塞車的問題，謹建議由里辦公處找出合理的地點作為海芋季期間之臨時停車場，向交通局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報備即可；並得向警察局（北投分局）申請義交以幫忙指揮交通。

建議三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硫磺既然是陽明山地區最貫時性的重要礦產，小油坑或冷水坑管理站所展示的採硫方法是否注意到時空分佈的狀況，包括本文提及噴氣量第一的大油坑「蒸汽收集法」？或籌劃直接在大油坑設置展示（管理）地點？

建議四

（建議主題）：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協辦機關：

以人物為主體的口述訪問紀錄可以讓受訪者的「主體性」突出，比較有完整的故事性，避免李瑞宗教授昔日所做「分區座談會」以事為主的割裂狀

態（各有利弊），可惜限於時間本研究只做 7 位，若有機會累積更多，即可編輯成書出版。

陽明大學圖書館



六、口述訪問紀錄



(一) 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11 月 22 日 AM10：10～12：40

地點：台北市菁山街（平等里里長辦公室）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蘇先生 1923 年出生於坪頂，務農為業，擔任里幹事長達 30 年，栽種作物之餘對當地公共事務相當關心，日後在栽培蘭花方面亦有深入研究，蘇先生也提供了許多與陽明山地區地方發展相關的參考資料。

平等里發展簡史

平等里的古地名是「坪頂」，曾經聽先人說，先祖很早就從漳州來台開發，因為漳州一帶多山，到了台北看到「湳仔」（蘭雅）一帶都是低窪的稻田，只有這裡多樹林，因為已經習慣了山區的生活，故捨棄平地而到山上居住、開墾。祖先來到這裡時應該沒有原住民，所以我們才在這裡定居。祖先最早開山地種大菁，然後改種茶，然後組織股東開鑿水圳，水圳完成之後居民便各自開發山林或種植稻米。



圖一：在平等里里長辦公室訪問蘇先生

這地區統稱「坪頂」，其中包括許多小地方名稱：內寮、內厝、大莊子、番樹空、大平尾、金面等等。最早開墾的地方，因為早期選擇居住內側區域蓋了房子，故稱為「內寮」；之後有其他人移入，便選擇在另一地居住，稱為「內厝」；以前的部落中心則稱為「大莊子」，而我家從以前就定居在此。

在日治時代的保甲制度中，坪頂屬 36 保，溪山里則屬 37 保，平等派出所負責管理這兩個地方。派出所內只有一個警察、一個保甲書記，負責戶口、行政，其下還有保正與甲長，類似現今的里幹事，辦理戶口移動及一般業務。

國家公園界線從平等里北方往萬里方向劃去，平等里只有一小部份屬於國家公園，住家的部分幾乎都不在國家公園內。成立國家公園時，負責單位曾找里民談過並訂界樁，但因為居民的土地都是私有的，若要成為國家公園必須用徵收的方式取得土地，經過居民的反映之後，國家公園的界線便再往北調整，所以平等里只有一小部分幾乎無人居住的地方屬於國家公園的範圍。

國家公園內若要申請建築必須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核准，我們這邊的建築由台北市工務局核准即可。

平等里再往北就是牧場（擎天崗），牧場的歷史已經很久了，以前是公有土地，後來便交由台北市以及台北縣農會管理。後來歸國家公園。

個人學經歷

我出生於民國 12 年，現在已經 83 歲了。小學就讀平等國小。

日治時代陽明山已成立了陽明山公學校，當時的學區包括永福里、新安里、陽明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山里等地。但是平等里到陽明山公學校太遠了，所以另外在這裡設立「分教場」，以方便溪山、平等兩里的學生就讀。通常在「分教場」念了四年後，就得回到公學校念五、六年級，但是因為經濟差、交通不便，所以這裡老一輩的人大都只念到四年級就不再繼續了。但是我父親堅持讓小孩念完小學，所以五、六年級時，我都要步行一個多小時到公學校念書，這途中還會經過一個很危險的深溝。現在平等里和溪山里各有一個小學，還有溪山里、菁山里的學生坐公車來這裡念書，反而是平等里人口外流，學生變少了。

不斷變化的山區作物

自古以來，平等里這邊最好的農產品就是茶葉，還曾經外銷到英國。我沒有種過茶，但是父親從事茶葉貿易的生意，收購附近居民的茶葉，再到茶行批發。當時山區的茶葉採收之後交由茶行，茶行予以乾燥、烘焙、包裝，然後外銷到國外。這邊大部分的茶葉是烏龍與包種，因為地勢的關係，這附

近的茶葉味道比較清香，而陽明里、菁山里往淡水一帶的茶葉品質就稍差，這與土質、氣候有關。其實北部茶葉品質最好的地方是木柵、南港，這一帶的土質有黏性，再加上氣候的關係，茶葉品質比較好，陽明山這一帶是火山灰，屬於酸性土，種出來的茶葉比較沒有味道，所以木柵、南港的茶比陽明山這一帶值錢。

我自己在山坡地水田種稻、種水果，我種植水稻的面積廣達一公頃，必須請人來幫忙耕種。比起稻米而言，橘子算是高經濟價值的產品，民國四十幾年，一台斤的橘子兩塊錢，當時的建築師傅或工人一天的薪水 18 元，所以只要賣到 10 台斤的橘子，就相當於工人一天的收入。平等里在栽種橘子方面算是相當成功，但是我們起步晚，沒有趕上外銷最好的時機。

差不多在民國 45 到 55 年這段期間，是台灣桶柑的黃金時代，也是陽明山農產品的最大宗，當時因為水果種類少，陽明山的橘子還外銷到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國，農曆過年時只要開始收成就得準備外銷了。以前我與葉寬先生為了種橘子的事情忙得昏天暗地，還特別組織一個「產銷班」。後來因為中南部農民也開始種植橘子，再加上北部氣候有所限制，使得陽明山的橘子逐漸被淘汰，原來的柑農也因為年紀大無法繼續，下一代也不願再種植，所以橘子便逐漸沒落了。

當時許多農民在市場交易時會觀察市場的變化，知道市場需要什麼。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人民生活不再只圖吃飽，平等里這一帶的農作物產量無法與中南部競爭，畢竟中南部工資便宜、產量高、氣候適合，而台北的種植面積小、氣候也不適合、工資又貴，所以只有高經濟價值的產物才有辦法維持北部農家的生存。

於是橘子被淘汰之後，這裡的農民便將原有的田地改種花卉，先以插花需要的花卉為主，例如大理花（Dahlia）、劍蘭、菊花等等，後來也有農民開始種植夏季蔬菜、蕃茄、豆子等作物，不久之後也有人開始種植蘭花。

我們這裡生活最安定、最不虞匱乏的時候，就是種橘子的時期，其他的時候如果光靠務農是沒辦法生活的，還需要從事其他副業補貼，曾經也有人因為務農無法生存而改從事養豬事業。

平等里築路的經過

以前陽明山地區因為陽明里有溫泉，比其他地區來得發達，而最落伍的地方就是交通不便的平等里，因為平等里沒有道路，所以橘子收成時，都用人工擔去士林賣，在橘子開始外銷時，一樣要先擔到陽明山國小附近，再用卡車載走。後來菁山里國際電台附近才有了現代化的道路，所以我們便將東西先擔到菁山里再送下山，同樣的，山下送上來的東西也只能到菁山里，我們再從菁山里自行擔回家。

在橘子興盛、經濟稍微好轉的時候，平等里的老里長認為平等里一定要開通道路，不然農產品運銷不便，子弟的教育落伍。民國 43 年，陽明山管理局局長陳保泰決定沿著臨溪、溪山、平等里開路到陽明山上，當時因為政府沒有經費，只能補助橋樑的興建，但挖掘的工作需由民間配合，所以臨溪里、溪山里、平等里三里里民都要義務勞動。

以前只有泰北中學到自強隧道這一段有現代化的道路，因此築路的第一階段先從臨溪里拓寬道路到劍南橋，第二階段則從劍南橋到明德樂園，第三階段便從明德樂園到溪山國小。當臨溪里道路開通後，臨溪里的里民便不再幫忙拓寬，只由溪山里與平等里里民再繼續開拓。當時必須有地主捐地才能造路，但產業道路經過的都是溪山里的土地，當地地主不願意獻地，所以我們里長與里民便去與菁山里協調，將平等里的產業道路與菁山里國際電台附近的道路接通。

菁山里同意幫忙造路，有些地主經濟能力較好願意獻地，但有些地主經濟能力不好，如遇有橘子、稻田的部分我們便予以補償，一坪田地補償 80 元，一株橘樹補償 500 元，這些補償經費還是由平等里里民募捐而來的，總共募得 20 萬。除了募款之外，年滿 18 歲到 50 歲的里民，約 200 人，還要參與義務勞動，於是平等里從民國 54 年開始，分成三期招標施工，到民國 57 年才得以接通國際電台的道路。

造路過程比當兵還辛苦，以前沒有挖土機等等器具的輔助，一切都是要人力去挖掘。雖然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出錢的人還是得要出力才行，而有些人也因為勞動期間無法生產而影響生計，所以要號召里民來義務勞動非常困難，如果沒有好好管理，有些人就不願參與或是計較誰做得多、誰做得少。這條產業道路打通之後，橘子等農作物不再需要人力擔送，我們也組織了一個「合作農場」，合購一台交通車，負責運輸農產品以及接送子弟到至

善國中上學。這條路也間接促成觀光事業的發展，從陽明山下來的遊客都會在平等里休息再往故宮。

這段期間我擔任里幹事，所以對造路過程相當清楚，我擔任里幹事長達 30 年。在修築產業道路時的里長徐萬安，是任期最久的一位，他做了 20 年，許多大工程都是他任內完成的。平等里幾項重要大事包括：民國 47 年架設電燈、54~57 年開闢產業道路、50~57 年完成簡易自來水設備、57 年組織合作農場運輸農產品，以上均在徐萬安任內完成。民國 60 年公車行駛、62 年架設電話。

目前使用的自來水是從山上的水源而來的，平等里有三條水圳，不僅供農作物灌溉還可供居民使用。簡易自來水特別使用沙漏池過濾水質，當時這些設備的興建也是政府補助，民間配合。我們現在還在用簡易自來水設備，這部分的水不屬於自來水廠，由里民組織自來水管理的單位，所以居民向管理單位繳交基本費以及灌溉用的費用，以維持應有的維修管理。

高經濟觀賞植物——蘭花

蘭花適合這裡的氣候，也符合小面積的栽種條件，而且這裡的稻米與蔬菜無法與中南部競爭，故當中南部尚未重視高經濟價值的物產時，我們便開始種植蘭花。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一帶便出產「素心蘭」，因為素心蘭散發清香，以前的人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植物，可是受限於經濟因素，只能把樹下當作栽種的地方。日治時代，日本人也 very 重視蘭花，都是高級官員才會買蘭花回去培養、欣賞，甚至還會到中國大陸買花種帶回日本種植。日本人也知道台灣的花蓮、台東等地出產蘭花，便將花種挖回去種，這樣一來讓台灣的蘭花也變成高級品，儘管這時蘭花價格很好，但台灣因為生活條件不佳，並不流行栽種蘭花，只與日本人從事買賣花種。

不久因為社會進步，島內人民懂得開始欣賞花藝、願意購買，所以一芽的價錢從 2 元、3 元到 4 元，因為這樣興起了居民種植的興趣，並開始思考栽培的方式。等到民國六十幾年左右，台灣經濟較為改善，生活水準提高，這時花藝技術也提高許多，便有人到日本買回以前的台灣花種，繼續繁殖栽培，如果發現新的野生品種，也會有貿易商特別從台東拿來賣，我們便買來

試著培養。後來政府也在宣傳、輔導栽培方式的改良，於是有人建議在溫室中照顧蘭花，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蘭花需要露水才會開花，所以這樣的建議引起其他人的質疑，於是決定兩種方法都嘗試，從實驗結果中證實溫室照顧的花優於戶外栽種的花，不但不會受到雨水與病蟲害的影響，品質上的控管也比較容易，於是大家便開始栽種素心蘭與報歲蘭。

對我而言，我在蘭花這方面並沒有賺很多錢，不過還好也沒有賠錢。蘭花在民國七、八十年時，曾造成一股大轟動，好像股票一樣，不管價格哄抬多高都有人買，在人為不斷地操縱下，再加上島內市場有限，最後造成過度膨脹，蘭花價格便開始一路下滑。當時有人不甘心將花隨便賣掉，想等到最好的價格時再賣，這一等的結果就再也回不到高價而賠錢了。

以前農家的人心思很單純，不知道做生意的訣竅、不知道農作也有好壞時機點，只知道種出來的東西一定有人吃，只要作物長得漂亮，多種一點就可以多些收入，用這些收入再讓下一批產品更好。他們不會想到流行的商品有週期性，以前的流行商品可以風行很久，也許有 10 年，後來慢慢縮減到 8 年、5 年，現在也許只剩下 3 年、2 年而已，所以我認為農家生活應該有所改變，處於現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時代中，不求改變便無法符合社會潮流。



圖二：蘇宅頂樓之蘭花溫室

我並沒有在最高價的時候賣花，通常只要覺得價格可以便脫手了。

蘭花的未來發展空間

蘭花在國內風行一陣之後，花農便將消費對象轉移到國外，還曾經一度外銷到韓國，對韓國人而言蘭花是消費品，他們只要遇到喜事都是送人蘭花，家裡擺飾也以蘭花為主。過年時期更是大量銷往韓國，在四、五年前外銷韓國的狀況還很好，但是現在的韓國市場已經飽和，再加上中國大陸的花也外銷到韓國，台灣根本無法與中國競爭，這幾年訂單數量減少許多。

外銷通常是先透過貿易商下訂單，再將花用飛機送到韓國。運送過程都有專門的貨運處理，運送之前花要先洗好整理過用紙包好，種類分好之後再用紙箱包裝，這些花都是修剪過的，不能含有泥土，因為政府規定泥土不許出口。花卉外銷不用透過農會，外銷商人辦理出口銷售，如果要接訂單做生

意必須先具備生產證明讓批發商向海關申報。

蘭花分爲兩大類，一爲細葉類，一爲寬葉類。寬葉類產在熱帶地區，細葉類則產在寒帶地區，所以日本東京、大阪等北部地區會到中國大陸買細葉類的蘭花，而南部九州等地，則到台灣買報歲蘭。大陸蘭花的市場也是一樣，廣東等南部的地區都種寬葉類，浙江、四川、雲南、貴州等山區或較冷的地方則種細葉類。

圖三：藝蘭葉子線條多變



蘭花不論是細葉或是寬葉，都可再分爲「藝蘭」、「花蘭」，「花蘭」主要以花朵爲主體，欣賞花瓣、花型等等，「藝蘭」則主要是賞葉，葉面會有白色條紋，每葉的變化都不一

樣。蘭花也需要施肥，以前用土種植，現在則用石頭，底層用較大的石頭，越到上層石頭越小，這種石頭跟一般的石頭不一樣，稍微一搓就會有些小碎屑，主要是因爲這種石頭的透水性佳，可以避免蘭花的根莖因爲泡水而爛掉，因爲蘭花是氣生根，只要接觸空氣根莖就會成長。

現在蘭花最具發展潛力的地方就是中國大陸。共產制度時每一樣東西都是國家的，以前的花種因爲缺乏照顧便腐壞了，開放之後，個體戶紛紛出現，當地花農在經濟發展之後，也開始向外找尋品種，他們從老一輩的人口中知道以前日本流行蘭花的時候，還特別到中國買蘭花栽培，所以現在他們便到日本再將花種買回來。

因爲中國幾乎是細葉類的天下，所以台灣報歲蘭在滯銷時拿到大陸也賣不了多少錢，有人曾經到中國觀察後發現，因爲中國省分多，蘭花確實在中國有市場，於是大家又再買細葉類的品種回來栽種。儘管台灣人對這樣的蘭花不太習慣，不過對花農來說，這種觀賞作物只要有人買就好了，美醜則是見仁見智，所以現在大家都種細葉類的蘭花，再拿到中國大陸市場賣。

中國大陸開放之後，變成蘭花將來可以發展的空間，我每年都到中國考察，包括四川、杭州、廣東、雲南等等，因爲與花卉有關，所以這樣的考察好像觀光。就我所知，目前已經有台灣花農在中國推廣栽培技術，就如同台灣七十年代剛開始起步時的狀況，教導他們從野外栽種轉而溫室培養。

盆景、園藝的需求大增

平等里與其他地區比起來，種得最多、最成功的就是蘭花，報歲蘭的價格只有在民國 70 到 82 年期間最好，所以平等里最多人種蘭花，因為經濟價值高。現在這裡的農家，除了少部分繼續種植蔬菜外，還有兩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有人繼續培養蘭花，不過已經不像過去那麼轟轟烈烈，另一方面，一些年輕人則以栽種木本植物為發展，以因應一些別墅或景觀造型上的需要。其實最早從事木本植物栽種的人主要在菁山里一帶，因為平等里不適合其他作物栽種，於是有人決定開始學習園藝。現在木本植物算得上大宗的包括櫻花、黑松等等。以櫻花、黑松而言，很多都是直接種在庭院，如果是小盆栽則會再經過修剪。櫻花在開花期也可以將花枝剪下來販賣，但大多數的人還是將櫻花種在庭院作為觀賞，以前只要是山櫻花就有很好的價錢，這幾年則流行八重櫻與吉野。

在日本，盆景、盆栽是代代相傳的行業，它並不是短期作物，通常要隔了三代的時間才可以買賣，這也是盆栽價值所在，這工作要有耐心，因為照顧盆景很費時間，要先將樹矮化，然後移植到盆中還能維持生存，這就是照顧的技術了。一株短短的盆栽，光是一個人整理就必須花上一天的時間，針葉類的植物需要將枯掉的部分拔掉，再用鋁線塑型，通常要三年的時間才能定型，但每年一定要將舊鋁線拆掉，再重新纏上新的鋁線，這些動作每年都要重複。木本植物如果今年沒照顧好，明年一定壞死，而且通常要生活水準夠高的人才會買盆栽，因此一般農家不會以此為業。

這幾年有些年輕人願意動腦筋學習，比以前的人靈活，有技術、有要領，也願意從多方面嘗試中找方法。從專業人士那邊知道基本原理後，自己再加以變化、調整、研究，許多專家也是自己研究多年後與人交換心得，再重新研究、再重新與人交流。這種工作只要有心、願意認真學、認真觀察就可以了，沒有學歷的問題。園藝一開始是日本人的喜好，台灣仿照日本的路線發展，現在中國大陸也跟著栽種園藝需要的植物。

我有個種蘭花的朋友，到中國沿海一帶觀察，發現那一帶許多有錢人對庭院的園藝景觀也很講究，一棵幾十萬的松樹也願意買，所以他到日本九州、久留美一帶買回園藝植物，再到中國大陸銷售，賺了不少錢。

退休生活與雜想

因為我是農民，可以成為農會的會員，參加農會的組織、業務等等，再加上一些農事的關係，與農會的關係又更深。我曾擔任過會員代表，現在則擔任農會的監事，監事一任四年，目前是第 2 任，還沒當過理事。農會是委託制，由總幹事負責執行，監事則負責監督。理事是農會的執行單位，會務等要緊的事項由會員代表通過之後，便交由理事會執行，監事則負責農會的財務管理以及決議事項實行的監督。

現在年輕人外流，出外就業，年紀大的人則留在這裡看顧房子、土地，閒暇時也種些農產品，週末假日再賣給遊客，同樣的，這種方式也無法生活，還是要年輕人在外工作賺錢補貼家用。

現代人的觀念與過去不同，老一輩的管教方式與現代的管教方式也完全不一樣，所以年紀大的人腦筋也應該轉一下，要配合時代潮流，如果只堅持自己的想法，將無法與人相處，就算是看不慣，也要試著習慣。我們這邊有些人，其實年紀也不算大，不過才 5、60 歲，認為後輩應該尊敬前輩，前輩應該指導後輩，所以喜歡把姿態擺得很高。可是現在社會已經不一樣了，許多業務要用到電腦，但是我們就是不會，就算學也沒那麼快，只能央請年輕人代勞，所以雙方應該彼此尊重，否則也要想辦法溝通，不能以為自己做過什麼職務，就非得要求年輕人也用同樣的方式做事。雙方應將意見表達、盡量溝通，這樣才能好好相處，否則年紀大的人說歸說，年輕人一句話也聽不進去。

現在平等里的居民，約有 150 多戶、1500 位在地人，與外地搬來的人合計約有 300 多戶，有公民投票權的約有 1100 人。平等里的投票狀況並沒有顏色的問題，只要對公共事務認真的人我們就會支持。以前只要里長或村長幫忙拉票，所有居民便會將票投給特定的候選人，現在的人已經不會這樣了，兄弟之間甚至夫妻之間支持不同政黨也是常有的事。

對平等里未來發展的期許

由於本地區位在保護區內，受到法令限制，農地不能隨便開發、整地，甚至禁建房舍，這些因素使得本里居民生活難以維持，造成大量的人口外流，而變成老人人口集中區，影響到平等里的發展。同時，平等里有山有水，風

景秀麗，是觀光產業發展的優良條件，未來若平等里作為農業休閒觀光的開發地區，不僅可為台北都會市民提供假日休閒的活動場所，亦可大幅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二) 葉寬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10 月 14 日 AM10：10～14：00

2005 年 10 月 22 日 PM14：30～16：20

地點：台北市新安路（葉宅）、紗帽路（柑園社區）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葉先生 1936 年（民國 25 年）出生於公館地，除了擁有豐富的種植農作經驗之外，在創業方面不管是個人的建築事業或是農會的產銷計畫，葉先生都能以陽明山地區為基地充分發揮，從其個人經驗中可以看到陽明山地區產業變遷的重要側面。

個人簡介

我在民國 25 年出生於公館地，即現在的永公路。小學念陽明國小，當時稱為「草山國民小學」，從公館地走到學校約三十分鐘，當時學校的大門就在現在我家的巷口，日後又往後挪到現在的位置。中學念

士林初中，即現在的士林國中，那時我們在公會堂上課，將禮堂隔成六間教室，我念初一時，三個年級都各只有一班。我那一屆從陽明山國小畢業的學生也僅有一班，決定念初中的只有六人，後來有三人考上高中。

在我年紀小的時候，陽明山這一帶都還沒有道路，只有現在的仰德大道這條路，公館地那邊的路約僅一公尺寬。念初中時，仰德大道已經有公車行駛了，約一小時一班；冬天時很快就天黑，所以放學時還必須拿著手電筒走



圖四：葉先生在新安路自宅接受訪問

回家，同樣需要約 30 分鐘。遇到橘子產期，我還要利用上學的時候順便擔(挑)橘子到士林賣，這一天凌晨一點就要出門，因為路況不好，再加上芝山岩一帶有許多「石塹」，必須花很多時間才能走到市場。

家中有六個兄弟、三個妹妹，九個小孩都還需要養育，因此經濟負擔不起學費，高中只念了一年就決定回家幫忙農作。當完兵回來的第二年，我在陽明國小對面開一家雜貨店，就是現在 7-11 便利商店的位置。開設雜貨店以後的第二年，因為知道很多人開始購買陽明山一帶的土地以便蓋別墅，於是我就開始從事房地產仲介的工作，並試著自行在陽明山建別墅、以及台北市南京東路、仁愛路等地蓋大樓出售。

清朝時期以種茶為大宗

從阿公往上算三代，大約是清朝的時期，我們家族就已經住在這裡了，整莊大部分都姓葉，那時大家以種茶維生，附近種茶的人家約十來戶。我不知道茶的品種，不過我知道很多品種這裡都有，現在還看得到「茶頭」，長得相當粗大，儘管後來沒有人管理，茶樹還能自行生長。

當時茶葉都拿到迪化街賣，在我們擔茶下山之前還要經過初步的處理。那時摘下的茶葉用「茶車」揉捻、日曬曬乾後，才能拿到迪化街讓茶行收購。同時，也有中盤商會到山上來買，再自己扛到迪化街，迪化街的茶行加工後便直接外銷到國外。茶葉曬乾後變得很輕，用大布袋裝好捆緊後便可扛下山，我小時候還曾經扛過茶葉到迪化街。

清朝時期這附近還有土匪營，不過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大約與茶葉同時期另有桃子的生產，當時士林已經有個小型的市場，桃子成熟後，便擔到士林與其他人換米、油等民生必需品，因為公館地是旱地，無法種稻，只能種水果，而平等、菁山那裡便能種稻，所以我們用交換的方式取得稻米。

橘子的黃金時期

直到光復時，因為這裡的氣候合適，於是大家便陸陸續續栽種橘子，這裡種的是「桶柑」，「桶柑」是農曆過年期間的應景水果，所以一般又稱「年柑」。我們家從阿公、父親開始便栽種橘子，我在中學畢業之後也種了一段期

間，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種植柑橘的晚期了。爲了種橘子，我曾經在二十三歲時到新竹接受農委會的專業訓練。

光復之後，橘子的價格非常好，約在我國小的時候，當時國民政府還未撤退到台灣，橘子主要外銷到大連、天津、上海，這種情況持續了四、五年左右，這附近有幾位老前輩曾經押貨到上海。後來還外銷到新加坡、香港，當時只用簡單的箱子與草繩捆綁即可，沒有任何檢驗的程序。

因爲橘子一定要在二月採收，否則會自動脫落，於是到了中期，有人將防空洞當作橘子採收後的天然冷藏室，因爲防空洞裡面濕度夠、氣溫較低，橘子可以保存長達三、四個月，等到市面上沒有橘子了再拿出來賣，從防空洞拿出來的橘子與剛摘下的橘子不相上下，價格更是平常時期的三倍，所以隔年很多農家也開始挖防空洞作爲冷藏使用，在採收時刻意將外觀比較漂亮的橘子放進防空洞。當時台灣蘋果很稀少，橘子反而成了高級品，若要到醫院探望病人一定要帶橘子，所以這些放在防空洞的橘子就專門賣給醫院附近的水果店，當時的水果店有些已經有冷藏的設備，不必擔心橘子拿出來後會壞掉。當時很多農家的橘子可以賣到五月，這樣的好現象長達六、七年之久。

因爲陽明山這裡的橘子收成太好了，有人賣了橘子之後便可以買土地、買房子，當時一年收成的利潤，大約有六、七萬，可以在士林買一間店面，當然，現在士林夜市的店面要六千萬，以現在種橘子的利潤來看，就算賣了一百年的橘子也不可能買到一坪地，當時真的是橘子的黃金時代。

除了氣候非常適合種橘子之外，主要還是因爲這裡的土質好以及病蟲害少，現在若要再予以種植便不敷成本了，首先是人工貴，以前一人一天 20 元，現在已經要 2000 元了，接著還發生黃龍病。



圖五：紗帽山上乏人照顧的橘園

以前柑園社區（屬於北投區湖山里）這一帶種了許多橘子，我的橘子園也在這裡。一到橘子成熟時期，我們便自己採收或請

專人來處理，這裡有些地方屬於國有地。

這裡四面環山，猴子都躲藏在樹林中，只要橘子一轉紅就被猴子光顧，現在都還看得到整群的猴子出沒。因為橘子的經濟價值喪失，我們便改種櫻花，舊曆年的時候可以剪花枝賣，往往一把約五、六枝的花束，可以賣到 4、5 百元，所以一株櫻花樹可以帶來好幾千元的收入。

養狗、殺雞以防猴害

我的橘子園在紗帽山，種橘子最怕的就是猴子，這些野生猴子夏天都在天母水管路地區活動，有的體型很大，大約分成五群，每一群約有十五、六隻，並且由猴王帶領著，以前只要光復節剛過，橘子稍微轉紅時，猴群就會出現，後來它們的時間提早了，差不多在雙十節前就會出現。它們吃橘子也不是整顆橘子都吃，而是咬了一口就丟掉，另一隻手再拔下另一顆繼續咬一口再丟棄，結果弄得滿地都是被咬過的橘子，這簡直是「糟蹋」，不是偷吃而已。後來我不再種橘子了，它們的活動狀況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的橘園屬於國家公園地區的範圍，不能獵捕野生動物，所以現在的野生猴子越來越多。

最早我用狗來嚇猴，將狗放到山上活動，狗只要看到猴子就會吠叫，所以猴子破壞橘園的程度便會減少許多。但我必須養十幾條狗才有用，如果因為過了種植期就將狗放走，以後要再飼養便難了，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必須準備雞頭、雞脖子、雞腳等，熬煮後當作狗的飼料，因此每年的飼養人工費與飼料費都相當可觀。

我擔任過台北市農會理事，曾經有機會到梨山觀摩果農如何防制野生動物對水果的傷害，一開始大家真的都說沒辦法，後來我又去了一次，這次他們告訴我一個最古老的方式，就是將雞脖子割開，倒吊在樹上，讓血慢慢滴下來，猴子看了會怕便不敢過來，他們說這辦法最有效，也就是所謂的「殺雞儆猴」。

雖然這個方式有效，但以我的狀況來說卻難以做到，因為我的橘子園範圍雖只三公頃，但四周圍都需要防範，必須用到好幾百隻雞，再加上死雞約在一個星期之後便開始腐化，一旦雞開始腐化，它嚇阻猴子的作用就不大了，所以若是要等到橘子完全成熟、採收，我必須重複十次換雞的動作，這樣下

來最起碼就要一百五十隻以上的雞隻。但是沒有吊雞的地區，猴子還是一樣會跑進來破壞，所以大約要每 10 公尺吊一隻雞，對我而言，買雞的成本太大了。

梨山的果農認為這樣很有效果，因為他們種植梨子、蘋果的面積不大，約一、二分地，吊幾隻雞就可以看到效果，而且梨子成熟與未成熟的顏色差別不如橘子來得大，再加上梨子採收後還需存放一陣子才會拿到市場上賣，不像橘子一定要馬上採收馬上賣。另外，梨子採收的期間非常短只有兩個星期，但是橘子就不同，我們從過年開始到 3 月底，若是要用雞來嚇阻野猴，收成的利潤根本不夠買雞。

用這樣的方式來嚇阻野猴大約是 10、11 年前的事。「殺雞儆猴」之所以有效，我個人認為，是因為雞身上還流著血會讓猴子感到害怕，如果這些血變黑或是一陣大雨將血沖刷不見，這隻雞的作用就不大了。

以前日本人將毒蛇野放在紗帽山，現在還可以看見一些毒蛇，不過數量已經比以前少很多，因為紗帽山半山腰以下幾乎都在耕作，農民為了耕作方便會噴灑除草劑，蛇一碰到除草劑就死了，所以現在少了很多。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要將毒蛇野放在那裡，可能有研究上的需要吧！

投資房地產

我從事房地產仲介的過程非常順利，在民國 50~80 這個階段，只要股票先漲，房地產也開始好轉，約一年多之後，價格不再高漲，買氣便跟著進來。每一期的建築從一開始與銀行貸款到興建完畢，買氣都很旺盛，約四至五年即銷售一空。當時台灣約有五、六波的房地產景氣，都是因為股票漲得差不多了，許多有錢人便來陽明山買土地或買房子。以前土地價格好的時候，這邊的人把土地賣掉，再到市區買房子，結果反而是台北市的有錢人再搬進來。

雖然我不是念建築的，但是努力學習，再加上實際的歷練，終於還是學會相關技術，現在我看設計師畫的圖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上次我看到一位設計師的圖，我告訴他樓梯預留的高度不夠，因為我們這裡以出租外國人為主，而外國人體形高大，他的設計就連稍高的東方人也會撞到頭，他當場告訴我沒問題，後來他再仔細看過後才瞭解問題所在，才「從善如流」。建築這行業

現場經驗最重要，因為我是外行人，剛開始也必須做到「校長兼撞鐘」，並且常常觀察別人的別墅，到國外取經當作設計圖的參考，就這樣一點一滴學習。

國外房子很多是木頭造的，我也曾經蓋過木造房屋，但是台灣屬海洋性氣候，不適合蓋木造房屋，所以我主要還是參考國外房子的形體變化，如同很多建築師看到國外房子有不錯的造型就如法泡製。同樣地，我也自行設計過房子外觀，當時覺得那造型看起來不錯，於是便接連蓋了很多棟同樣造型的房子，所以附近只要看到那種稍微帶點西班牙式造型的房子，就知道是我蓋的。

許多外籍人士承租別墅

一位李姓的同學原本也是種植柑橘，後來我鼓勵他將永公路的舊屋翻新後出租，我在經費上支助他一些並幫他設計，蓋好沒多久英國代辦便開始承租直到現在，租金一個月 20 萬，已經承租多年了，舊代辦卸任後，新代辦上任一樣也住在這裡。附近也有一間加拿大代辦官邸，一開始他們還兼做辦公室使用，後來只當作官邸使用。從我們家巷子進來看到的這幾棟也曾經出租給泰國、菲律賓的代辦。

現在只要租給歐洲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價格，像是瑞典、丹麥等等，他們願意給付的租金都很高。由於許多歐洲人士住在這裡，所以陽明山上也有間歐洲學校。目前美國在台協會的宿舍不在山上，他們住在榮總附近台灣銀行公家的房子。

日本大使官邸的位置很久以前就在這裡了，他們在陽明山上買了一塊約三千坪的地，建築工事我承包過一部份，我記得斷交前就在這裡了。後來美國也買了一塊六千坪的地，但是因為斷交便沒有興建，隨後澳洲也在這裡賣了一間。

相對而言，日本人比較沒有承租陽明山的別墅，我曾經出租給日本三井企業的台北支店長，契約訂了三年，他住了一年就離開了，那是間小別墅，一個月 12 萬，但公司只願意支付一半的費用，所以他還要自行負責另一半，再加上管理人員、清潔人員、司機、中央空調系統等等的開銷，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負擔，只好提前解約搬進天母的大樓，大樓一個月約四萬左右，另外有專人管理，頂多另聘一位司機，所以負擔輕鬆多了。

早期溫泉的發展

溫泉最早出現在中山樓附近，以前中山樓門口有一窟很深的溫泉從地底冒出，山坡下的旅館或住戶，甚至後來紗帽山竹內這邊也要從中山樓前面埋設瓷管將溫泉導入使用，當時僅有兩三間旅館以及幾間招待所而已，現在的教師研習中心就是以前公共使用的「眾樂園」。當時這些溫泉都是住戶自行使用居多。

日治時期已經出現溫泉旅館，因為日本人喜歡洗溫泉，日本皇太子也曾經為了洗溫泉而來，所以附近還設有「太子亭」，在陽明山往北投這段路上就有兩座「太子亭」，都蓋在風景視野最美的地方。其中一個涼亭在往中山北路七段尾的方向，涼亭旁邊有棵大榕樹，榕樹之大得好幾人才有辦法全部抱住，後來民國 93 年被颱風吹倒，聽說花了一百萬元維護，除了將樹扶正外，還要做好附近的水土保持以及樹枝的修剪，可惜這棵樹還是死了。

光復之後雖然洗溫泉不是很流行，但仍存在著 3、4 間旅館，當時一般旅館的規模並不大。直到總統決定住在山上時，旅館的生意便開始沒落，因為來住旅館的人都要檢查身份，為了怕麻煩很多人就不再上來洗溫泉了，不過當時的治安卻是相當好。

陽明山有溫泉的部分應該都在中山樓附近，以前下方的別墅區在興建時常會挖到溫泉，至於一般人說要挖到某個深度才會出現的則是「地熱」，那只是溫度夠高，並不是「泉水」，與溫泉的條件不同。這裡挖地時只要感覺到地上熱熱的、有冒煙，再稍微挖深一點，水就會冒出來。後來因為瓷管容易毀損，到了中國飯店成立後，就進入塑膠管線的時代，一些比較遠的旅社，也開始使用塑膠管。我自己也接過管線，通常溫泉源頭約有 60~70 度，經過管線後大約降了 10 度，為了保溫，必須在塑膠管外包上厚的保麗龍。

我們柑園社區總共有九戶人家，大家也是從中山樓附近接溫泉管線使用，管線總長約 1.2 公里，因為颱風下雨等等因素常常造成管線受損，因此我們還特別請專人負責維修。紗帽山本身並沒有溫泉的源頭，都要從中山樓附近接管才能使用，行義路那邊有很多溫泉餐廳也是從這邊接管後再加溫使用。

氣候影響馬槽地區的發展

以前永公路還沒有通到馬槽，只有陽金公路通過，陽金公路是最早的一條路。

以前馬槽這一帶都在煮硫磺，有的做成粉狀，有的做成塊狀，硫磺的用途很廣，炸藥也會用到。當時因為道路還不發達，所以煮好的磺需要有人擔到馬路邊，等車子來運送，大約要扛一、兩公里。另外還有硫化鐵，硫化鐵重量非常重，通常挖到硫化鐵後會載送到工廠加工，有些什麼用途我就不清楚了，後來因為運輸不方便，硫化鐵幾年後就不再生產了。

溫泉分很多種，有青磺、白磺，還有「鐵鏽水」，就是碳酸泉，這種泉水乾淨透明，可以飲用；青磺透明、不會冒煙，但是與青磺相處的時間一久便會覺得刺眼，所以又叫青磺溫泉為「澀水」。馬槽、新北投這一帶都是白磺，顏色像牛奶，還有煙產生，白磺對銅的腐蝕性很高，因為這一帶整個空氣都充滿著硫磺，家裡的新電器經過一、兩年後自然就壞掉了。

等到陽金公路擴建，馬槽才漸漸有人來洗溫泉，於是土雞城開始出現，「花藝村」就是其中之一。「花藝村」現在由地主自己經營，不過已經較少客人，地主原本在士林經營「榮美餅店」，光復後買下馬槽這塊地養豬，土地廣達六、七千坪。會在那裡設豬舍主要是因為當時土地價格便宜、交通方便，另外豬隻、豬舍一定要用水沖洗，馬槽地區水源充足。但是他們養豬的生意還是不好，因為那裡冬天天氣冷又多雨水，影響到豬的發育，更何況他們對養豬這件事也不是很內行。

後來他們埋設溫泉管線，改為經營土雞城，曾經有一陣子生意好得很，股東們每年都可以分紅，一到週末遊客可能有一、兩千人，常常可以看見好幾台載著日本旅客的遊覽車開進開出，一個月可以消耗掉八、九千隻雞，由此可知遊客有多少。直到民國 90 至 93 年，遊客就漸漸減少了，去年年底主要股東決定結束投資，所以由地主回來自己經營，但生意還是不好。當初股東要結束時，經營者曾經請我去評估，我認為那地方冬天雨水多、濃霧多，再加上交通不便，我告訴他這三點會影響到土雞城與溫泉的生意，很難再投資，而且夏天期間短，如果只在夏天經營也不敷成本。

以前住在馬槽的人家非常分散，溪對面原本有十多戶人家，那裡稱為「鹿角坑」，他們很久以前就定居在此，以種稻維生，後來這部分被劃為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把這裡全部徵收，十多戶人家全都搬離開了，年紀大的人也陸

續過世了，此地也就沒人住了。

現在馬槽橋下已經規劃成遊憩區，本來被木柵指南宮負責人高忠信買去，後來又移轉給遠雄集團。遠雄從板模起家，現在做生意的規模比國泰還大，他們已經預定在遊憩區蓋旅館，一般規定國家公園內的房舍只能有兩層樓高，他們目前正與營建署溝通希望可以蓋高樓，畢竟只蓋二層樓對業者而言不符成本效益。雖然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但因為是「遊憩區」的關係，與農舍有所不同，不過，想要蓋到高樓還是需要營建署同意。¹如果遠雄的休閒度假中心興建完成後，馬槽應該就會比較熱鬧，那裡交通點不錯，是往金山、往陽明山與永公路三條路的會合點。

內雙溪瀑布上方也屬於遊憩區。

參與陽明山的相關建築

在陽明山管理局時代，申請建照非常快速，告訴建築師想要的造型、該怎麼興建等等事項，建築師就會代為送件，把初步簡單的構想畫給建築師看，其他的細部內容再由建築師增加，總之一定要透過建築師才可以申請。²

我現在住的地方以及老家公館地都還不算是國家公園的範圍，除了紗帽山，山仔后往北方上去包括七星山、大屯山都屬於國家公園範圍。³在國家公園內興建必須符合「管三」農舍的條件，「管三」指的就是在農業區從事耕作者，或是在國家公園內住滿五年以及「原住戶」才可以申請興建農舍。

陽明山上的建築都有相關規定，包括高度、容積率等等，一定會規定空地要留下多少，所以不可能會出現 10 樓、20 樓高的建築，中山樓旁邊因為以前沒有限制高度，所以才會有高樓出現。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旁有一棟

¹ 內政部昨日審議「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草案，會中通過馬槽遊憩區建築高度由 2 層樓或 7 公尺，放寬為 3 層樓或 10.5 公尺。參見記者陸敬民/台北報導，〈馬槽遊憩區建築限制大鬆綁〉，《自由時報》（2003 年 8 月 27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ug/27/today-e6.htm>。

² 陽明山管理局決定將士林、北投非都市計畫地區，列入建築管制區，各項公私建築必須請領建築執照，始可動工興建，否則視作違章建築，強制執行拆除。參見本報訊，〈士林北投非都市計畫區任何建築應先領照 否則強制拆除 陽管局宣布今起執行〉，《聯合報》（1968 年 7 月 30 日），第 10 版。

³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台北盆地北緣，東起磺嘴山、五指山東側，西至向天山、面天山西麓，北迄竹子山、土地公嶺，南迨紗帽山南麓，面積約 11,455 公頃。行政區包括台北市士林、北投部份山區，及台北縣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等鄉鎮之山區；海拔高度自 200 公尺至 1,120 公尺範圍不等。參見 <http://www.ymsnp.gov.tw/web/resource1.aspx>。

很高的住宅大樓，這棟大樓符合「住二」的規定才可以蓋高樓，現在已經不行了。「住二」規定建蔽率 40%，容積率 120%，所以坪數大則樓層低，坪數小則樓層可高。加油站對面也有一棟十幾層的大樓，也是符合「住二」的規定。但現在限制最高只能蓋四層樓，不論是天母還是陽明山，很多地方都這樣規定，以免影響景觀。

在蔣經國時代，台北市政府就同意好幾棟大樓在陽明山興建，首先就是 12 層樓高的湖濱大廈，這些地方要蓋大樓都必須透過人事關說，以前育達校長就是委託陳香梅去談，儘管沒有法令禁止蓋大樓，但還是要有人事上的請託才能登記。

當時我正好在國際大旅社對面的住宅區蓋一棟七樓大廈，這棟大廈賣得很好，與忠孝東路的房價差不多，而且我還埋設溫泉管線。每戶約 20 到 25 坪，一間套房、一間普通房、廚房、客廳、以及兩個衛浴，每一戶都有一個停車位，當時一個停車位的價格是 45 萬，整棟大樓約有 20 到 25 戶。這棟大樓從中山樓的方向看不到，所以不會覺得突兀，但湖濱大廈便不同，不過那棟大樓先天的條件不錯，面對的是幾萬坪的前山公園和大湖，裡面也有游泳池、籃球場，夏天像是個市場，很多家族來這邊度假，租個躺椅躺著，想吃什麼就去買，直到天黑才回家。那裡的氣候在夏天很涼爽。

湖濱大廈建好後不久，在陽明山公車總站附近，我曾經打算向一位從空軍退伍的地主買下兩間日本宿舍，這兩間宿舍的地點很好，總面積共 1200 坪，當時一坪賣 2 萬 5，事實上市價可以達到 4 萬，我特別向銀行貸款，地主也專程從美國回來處理，而且我只打算蓋七樓高，特別請朋友向市政府說明，希望建築執照可以早點許可。結果因為蔣經國到國民大會開會，不知道受到哪一棟大樓的影響，隔天報紙就報導，中山樓附近的高樓造成安全上的顧慮，擔心有心人士會在高樓架機關槍，因此大約再隔兩個星期的時間，便規定這附近不能興建高樓，於是買地這件事也就作罷了。⁴

國際大旅館的老闆劉連昌，最早住在菁山路，算是在地人，國際大旅館以前是日本人經營的小型旅館，光復後，我想應該是日本人將旅館送給他，

⁴ 台北市政府昨天就轄區四處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蟾蜍山管制區、南港區管制區、陽明山菁山里管制區及博愛警備區管制區實施禁建限建，參見台北訊，〈四重要軍事管制區即起實施禁建限建〉，《聯合報》（1987 年 7 月 23 日）。

他才開始經營起旅館，後來生意很好再擴建成現在的規模，劉連昌已經過世了，現在由他兒子經營。國際大旅館的地點很好，當時若把握時機擴建，生意應該會更好。中國大飯店因為年輕一代經營不善，後來轉由麗緻接手，這間飯店的先天條件也不錯，但地點還是比不上國際大旅館。中國麗緻大飯店位在兩座山之間，冬天風強雨水也多，夏天比較熱；國際大旅館冬天比較沒風雨，夏天又涼爽。

我與國際大旅館老闆談過很多次，希望他們能改建成大樓，但他們只要保持現狀、慢慢經營，如果他們願意蓋大樓，可以節省很多成本，而且可以利用地形設置地下停車場或公共休閒設施。

對農作物興趣不減

雖然我日後改行建築，但是我對農作物的興趣依然不減，除了以前種橘子外，還種山藥、桃子與竹筍，不過產量比較少。

竹筍的種植大約是光復後便已經開始了，陽明山附近種的是綠竹筍。竹筍是很好銷售的作物，通常天未亮時就要採收竹筍，七、八點左右要拿到市場賣，否則放久的竹筍就不嫩了，由於陽明山離市區很近，所以銷售很方便。以前也有人先將竹筍浸水，第二天再拿到市場販賣，但這種處理方式會讓竹筍的品質變差。曾經有一陣子竹筍也製作成罐頭。

竹筍的生長方式都是一叢一叢的，最近也將竹筍用真空包裝的方式外銷到國外，不過真空包裝的產品需要品質更好的竹筍來製作，所以產品單價非常高，可是相較於五股、觀音山的竹筍產量，台北地區的生產規模顯得較小，再加上陽明山附近的竹筍價格、品質都很好，在一般市場已經供不應求了，不可能有多餘的產品加工。

至於桃子，以前陽明山原生種的桃子採收之後，除了全熟的可以直接食用外，約八分熟的還會再用鹽醃製過。一般水蜜桃都是產在高山，可是陽明山只有 300 至 500 公尺，與梨山或其他山比起來並不算高，所以許多寒帶的水果，像是蘋果、梨子，陽明山種不出來，我們曾經試種過高山水蜜桃，不論如何就是開不了花。現在我們種的新品種則是「平地水蜜桃」⁵，春天開

⁵ 「平地水蜜桃」是農業試驗研究所花費 10 多年的研究成果，農試所由泰國、日本及美國引進平地水蜜桃品種，再加以研究改良，大約 6、7 年前士林區及北投區農會開始大力推廣，

花後約兩至三個月後，便要用塑膠袋套住以防止果蠅入侵，待果實成熟後再行採收。事實上，果蠅帶來的損失非常嚴重，有些外觀看起來很漂亮的果實，裡面都已經有果蠅寄生，套塑膠袋便可以達到 80% 的防止效果。

桃子約在端午節前後成熟，一年收成一次，有農戶採收後拿到市場賣，有的則以觀光果園的方式開放給遊客摘採，例如天母、平等里到雙溪一帶的農戶。不過桃子的栽種不是很容易，一定要花時間照顧、套袋才能避免果蠅造成的損害，所以有些農戶只種了幾十株桃樹。

高經濟作物——山藥

陽明山的山藥是「原生種」，所謂「原生種」指的就是野生山藥，這種野生山藥很細長，埋在很深的土裡，而且樹林裡的土壤很硬，不好挖掘，一不小心山藥就折斷掉了。所以我們以「原生種」為種，再加以改良，所以現在山藥的品種變得很多。一般栽種方式都是將山藥放進管子、埋在土裡任其生長，它的根往土裡深入，但莖則與根呈垂直方向生長，差不多在清明節與現在秋季就可以收成了。

日本種的山藥是白色的，不適合種在這裡，因為它需要較冷的氣候以及平地。日本利用小型機械輔助種植，再將山藥綁在一起，所以每一條都一樣大小，我們這邊則不一樣，一般農民還是認為山藥愈長愈好，但是消費者並不是這麼認為，常常擔心山藥吃不完會壞掉。中南部的山藥都是紫色、圓形的，切成厚片再油煎，是婦女產後坐月子的食補之一。

陽明山的山藥也是白色的，白色的山藥品種有 5、6 種，因為陽明山的氣溫、土質很適合白色山藥的成長。白色山藥的黏稠性比紫色山藥強，吃起來也比紫色山藥鬆軟，這都是受到氣候與土質的影響，所以陽明山山藥的品質比較好。有一陣子，山藥的單價可以賣到 120、130 元，當時的山藥市場非常看好，所以大家越種越多，這樣一來以量制價，價格又滑落了一些。當中部地區的農戶，例如南投名間，知道山藥的高經濟價值後開始種植，再加上中部多平地、工資便宜，可以大量生產再賣到北部消費地。於是當我們的單

最近兩年才看見成果；平地水蜜桃的低溫需求度為 300 小時，陽明山的氣溫及土質都很適合。參見記者王以瑾報導、攝影，〈來去台北/酸甜滋味再加一點芳香 平地水蜜桃口感大驚奇〉，《ET today》（2004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ettv.com.tw/2004/05/30/11050-1637152.htm>。

價訂在 70、80 元時，他們 30、40 元的產品可以在台北大賣，使得山藥價格持續滑落了 3 年。儘管陽明山這一帶約有三、四百戶人家種山藥，但因為多種植在山坡地，種植面積零散，因此當中部山藥以量制價時，我們也只好跟著降價。雖然北部山藥受到中部山藥量產的影響，但是我們這邊的小額銷售還算不錯，今年山藥的價格還能維持在 60 元左右。之前還常常聽到山藥過剩的消息，但從去年開始中部的產量減少，今年受到颱風的影響使得山藥產量又更少，發育期間的山藥若葉子被風吹倒，土底下的莖也就無法再生長。

山藥最好是生吃，雖然沒有什麼味道，但它產生的黏稠可以保護胃壁等消化系統，不論生吃或是煮熟對身體都很好，算是一種健康食品。日本人約有 60% 的人口會生吃山藥，將山藥研磨成黏液再去沾其他的調味品，但台灣人較少生吃，大部分是切成小塊熬湯，因為研磨非常耗時。目前台灣的日本料理店會用日本進口的山藥，但是日本的品質並沒有比台灣好，因為日本氣候較冷，使得山藥比較沒有黏稠性。



圖六：陽明山仰德大道旁山藥示範班看板，上面有葉寬先生的名字

陽明山區種山藥的地區包括新安里、公館里、永福里、陽明里等地，農會生產班中，與山藥有關的便開了 14 班，其中只有一班在天母，其他生產班都屬於陽明山地區。所以現在陽明山到處都看得到「山藥示範區」，我每年也會到日本學習新的栽種及除蟲技術。

我種山藥已經有 3、4 年的時間了，以前並沒有組織聯合班，後來因為產量增加，大家逐漸有了加工的構想之後，才決定聯合生產罐頭等加工食品。例如將切好小塊的山藥真空包裝，方便消費者食用。另外，為了製成罐頭，我們請各班學員交出一定數量已將皮削好的山藥，因為山藥有黏性，無法用一般食品廠的機器削皮，一定要用手工，而且山藥粗細不一，表面凹凸不平。然後將去皮的山藥集中用機器切塊，之後再用熱水將切塊燙到半熟後送進罐頭工廠，加上薏仁、綠豆熬煮製成罐頭，冷藏後可作為一般的點心食用。我們強調這裡的山藥是「原生種」，農會也曾經委託台大食品系做過相關研究，

這些產品必須經過「瑠公基金會」⁶的檢驗，確定沒有農藥殘留才可以販售。另外還有台北醫學院楊玲玲博士，特別研究開發出來的健康食品「山藥粉」。

加入士林農會的農戶多是種植山藥與竹筍，平地水蜜桃則較少，不到一百戶種水蜜桃，山藥就很多，14 班的生產班共有三百多農戶，其中有 13 班都是陽明山山區的農戶，這些生產班有的十幾人，有的二十幾人，通常一里一班，但是種植農戶多的里會再增班，例如新安里 3 班、公館里 2 班。山藥採收後有的農戶會批發給餐廳、傳統市場菜販或自行販賣，但我們對食品行銷沒有把握，所以生產加工食品這 3 年來，都是透過農會代為處理。

聯合班是農戶自願參加的，參加的人一股一萬元，然後用這些資金購買相關的製作器材，再共同出售這些加工品。11 月到過年這段山藥的生產期，是我們製作罐頭的時期，大約一星期製作一次，年節時因為有禮品的需求，所以產品一次可以賣掉幾萬打。由於超市會將利潤壓低，儘管他們要求的量多，但對我們還是相當不利，所以我們讓農會行銷。農會的通路包括網路以及農會超市，不過這種銷售方式並非專業，沒有任何促銷廣告，畢竟我們的產量有限，無法供應太大的市場。

我曾經擔任過山藥產銷聯合班的班長，負責班上的活動與產銷計畫，例如下個月市農會在建國花市有販賣活動，班長便要處理攤位分配及相關事項。另外，士林地區每年都會舉辦「山藥大餐」活動，每次活動都多達兩百多桌，所以必須要求各班提供一定的山藥量以配合活動。

平等里農作物的變化

海芋只有竹子湖才有。竹子湖以前也是種稻，僅一年一獲，一年一獲的稻米比較好吃，日本的稻米也是如此。平等里則是一年兩獲。

因為平等里比較早發展，所以有很多外來人口，竹子湖則很少外來人口。竹子湖地勢較高，冬天氣候冷再加上雨水多，以居住環境而言只有夏天合適。

平等里最早是種稻，當時那一帶還沒有現代化的道路。當地曾經也種過

⁶ 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成立於民國 75 年 7 月 1 日，舉凡有關農業生產、農產運銷、農藥使用與檢驗、農民所得之提升，以及有關農作生態環境之保護等有關農業問題均可加以輔導。參見 http://www.liukung.org.tw/found_intro/found_intro.htm。

橘子，不過品質比較不好，因為地勢較高、雨水多，使得橘子的味道比較酸，而且果實容易提早掉落，雖然如此，還是有一陣子是橘子的全盛時期。橘子之後就開始風行種蘭花了，大部分以國蘭為主。

當時整個村莊家家戶戶都在種蘭花，平等里、公館里、陽明里等地都有，而以平等里最多，當時我專心於投資房地產生意，沒有餘力種植蘭花。蘭花種植是很專業的技術，在蘭花最高峰的時期，一株叫價新台幣八百萬、一千萬都不足為奇，一株僅有三葉的花，最好的品種價格可以高達數千萬，還規定交易時只能用現金不能開支票，因為蘭花在當時沒有外銷，都是島內愛花人士互相哄抬價格，有能力的人再予以投資，所以常常飆到一、二億的市場價值，這已經是 14、15 年前的事了，蘭花最盛的時期維持了十多年。現在已經不同了，以前幾千萬的蘭花現在只剩下 4、5 百元，曾經有人靠蘭花賺了不少錢，也有人將土地賣掉的錢拿來培養蘭花，現在不僅土地沒了，連蘭花的行情也不好了。蘭花之後平等里又種了一些木本植物，例如杜鵑花等等，然後才開始種山藥，那一帶一到週末假日遊客就非常多，許多種植山藥的人家會將山藥拿到路邊販賣。

回憶八二三砲戰

我開了雜貨店之後便結婚，生了兩男一女，女兒排行中間，女兒念商專，一個兒子念建築、另一個念土木，二兒子曾經到澳洲留學，三人都已經成家立業了。七、八年前我便把建築的事業都交給兒子們經營，我個人則專心於社團的事務。我是八二三砲戰中的倖存者，目前擔任八二三砲戰戰役總會的副理事長，中和市市長則是現任的理事長。

今年是八二三砲戰 47 週年紀念。當時外省人在金門佔大多數，他們大都是職業軍人，當時約有 2 萬 8000 位義務役的台灣子弟到金門服役，約佔全部軍人的四分之一，而被砲戰打死的台灣人約有 350 位左右。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當天一點特別的狀況都沒有，也沒有獲得任何會遭到砲擊的情報。正好國防部長俞大維與金防部司令胡璉兩人都在金門，通常為了招待貴賓，都會在有小湖圍繞的涼亭裡用餐，涼亭離司令辦公室約三十公尺。傍晚約五點半左右，三個副司令已經在涼亭裡等候，胡璉與俞大維剛從司令辦公室出門不久，第一砲便擊中涼亭，三個副司令當場身亡。聽團長說，有可能對方

知道國防部長在金門，所以主要目標應該是國防部長。

從這時開始整個金門都陷入砲戰中，第一天在金門落下約四萬七千多發的砲彈。我隸屬團部連，是團長的傳令兵，連上有些弟兄主要負責站衛兵，那天遭到不幸的就是負責站衛兵的人，當時到金門服役的台灣人對打仗事情比較外行，因為經驗不足容易造成疏忽而喪命。平常訓練時教導我們只要一聽到砲彈「碰」的聲音，一定要整個人臥倒，但是團部門口兩個衛兵都沒有臥倒，結果一個人被砲彈碎片劃破肚皮，另一個人被割破喉嚨。等到七、八點後砲擊停止了，大家才趕緊用電話聯絡金防司令部，醫護人員只帶了厚的帆布袋來當屍袋，連長命令我們站成幾列目送這兩位弟兄，當時每個人的眼淚都不由自主的流了下來，那天晚上，幾乎沒有人睡得著。

隔天，又是好幾萬發的砲彈，第二天、第三天死了更多的人，因為第一天的事情，以後連上的弟兄只要聽到砲彈聲音就馬上躲起來。十多天過後，補給出現短缺，我們連上士兵被派到碼頭準備搬運補給品。講到這一段，我還是會情不自禁的掉淚。雖說是碼頭但並沒有碼頭的設備，只是淺灘，漲潮時登陸艇才能開進來，然後利用下一次退潮時離開，因此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必須在這段期間將貨品搬完，於是常常因為搬補給而造成十幾人死亡。有一次在搬補給的過程中，遇到砲彈轟炸，當場就有七、八人身亡，連長還是照常指揮搬運。有些住在市區的人，平常缺乏訓練，一搬到重的麵粉等等東西，走沒幾步就蹲下了，沾濕了再站起來更搬不動了，邊搬邊哭的人大有人在。

當時我們的反擊一點效果都沒有，對岸打來一百顆，我們打回去不到一顆，畢竟彈藥儲存不夠，如果要像他們那樣整天砲擊，彈藥庫一下子就見底了，更何況砲戰是突然發生的，事前沒有準備，事後難以補給，不過整個戰役後來還是擴大到海戰與空戰。

大約在 10 月 3、4 日前後，美國運載了兩隻大砲到金門，因為這兩隻大砲擊中廈門的主要橋樑與車站，隔兩天，對岸便宣布打一天休一天，所謂單打雙不打。透過情報才稍微知道，因為火車站被擊壞，整個廈門的交通都癱瘓了，而他們用的砲都是蘇聯製的，應該是砲彈供應已經受到破壞，要不然怎麼可能打一天休息一天，可見整個廈門的情況非常嚴重。五、六年前我們特地參觀這兩尊大砲，還有專人負責當場實際操作，這大砲只要一發射，附

近民家的玻璃都會被震破。

後來受難者的家屬成立「勵進會」，會員約有兩百五十人左右，他們每年還會聚會，受難者後來都分別入祀台北與金門的忠烈祠。對於金門的八二三紀念館和忠烈祠，我們每年都會去公祭，今年總統、國防部長、陸軍總司令都到場致意，因為我都站在第一排，每當紀念大會、忠烈祠公祭、太武山公墓公祭等活動結束後，總統都會與第一排的人握手，那天我光是和總統握手就握了三次。

有趣的是，活動前一晚陸軍總司令負責招待我們，一位台北縣的理事長向陸軍總司令反映總統從來沒來過，希望明年可以邀請總統，總司令只簡單回答「我盡量想辦法」。隔天我們提早半個小時到會場，一到了門口就知道總統來了，因為安全人員站了一排，連上飛機前檢查的旅客行李的金屬探測器也都出現了，這是以前所沒有的。

到中國投資的風險

我對事業的態度很認真，我投資過電子，盡量做到非常完善的評估，讓員工經過充分的訓練之後，才真正開始進行。我到大陸考察過建築環境十幾次，每次談起來條件都很好，好像條件隨便我開似的，要什麼都可以，其實他們完全不依照契約做事。新加坡用國家的名義在寧波投資，結果政府對政府也會被坑，我想一般百姓就不用說了。

很多建築界的朋友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們在寫契約時把條件寫得相當好，算起來都有 40%、50% 的利潤，但是只要負責的主管換人，以前的契約就不行了。曾經有個朋友剛開始賺到不少利潤，但是換了主管、重新訂契約之後，只剩下 20% 的利潤，除此之外，還要塞紅包、送禮等等，到了第三期計畫就開始賠錢了。雖然第三期計畫因為房價高漲，似乎可以賣到好價格，但這些利潤只能用來應付相關的工事以及新契約的需要。大陸那邊不管對多大的財團都有辦法吃，連對王永慶也是這樣，簽約時說好的條件，到最後又變卦。所以再大的企業也會被高幹威脅，這真的很嚇人，很多台商都因此必須從頭開始再打基礎，要不然就要想辦法鑽那邊的法律漏洞，能逃的逃，能拒絕的拒絕。

還有一點，在大陸愈容易賺錢的行業愈危險，因為好賺的生意反而會被

職員威脅。我有一位台中的朋友，幾年前被大陸籍的職員綁架，後來雙邊不知道怎麼談的，還說好不能讓這件綁票案消息曝光，否則會對我的那位朋友及家人不利。後來我朋友照對方的意思做，付了贖金也掩蓋這件事情，然後將事業轉移給其他人。雖然他在大陸賺到錢，但因為這件事擔心黑社會一再找他麻煩，寧願賠錢將產業賣掉了結，趕緊回台灣，他還對我說這條命是撿回來的，這就是大陸可怕的現象。其實他對員工都很友善，但是大陸人就是貪財，後來他也不再到大陸投資了。現在我們也常聽到台商被滅門的消息，所以容易賺錢的生意會讓生命遭到危險，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但是只要一、兩次案例出現，就足以讓人擔心。

(三) 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11 月 3 日 AM09：50～12：30

地點：台北市菁山路（何宅）

訪問：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何先生 1930 年出生於台北，2、3 歲時回到菁山長大，日治時期曾在溫泉浴池「眾樂園」工作，除了嫻熟農事、花卉栽種之外，對牧場的管理也相當熟稔，從他的故事中可更加瞭解陽明山溫泉與牧牛產業的發展過程；而他的二兒子一直在做的木本園藝栽培，在「頭湖」當地很有代表性。

菁山的各項農作物

我在民國 19 年出生，就讀草山國小。

這一帶都姓何，我們是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人，據說當初因為平原地區的土地已被佔光了，所以祖先只好往山上發展。剛出生不久時，父親搬到大同公司附近居住，就是現在的



圖七：主訪者與何先生
在菁山里何宅前留影

的德惠街，以前稱做「牛埔仔」，約在我 2、3 歲時才又搬回菁山。日治時代這裡屬 35 保，我二叔公曾擔任過「保長」職務，當時這裡叫做「台北州 七星郡 士林街 青馨 字頭湖 19 番地」，現在這裡叫做「頭湖」。

我沒念初中，因為學校離家裡太遠了，而且當時的道路狀況非常不好，到處都是石頭與泥巴，儘管葉寬先生他們家離士林區較近，但因為路況的關係，他們也是要經過永安路才能到士林。以前這一帶沒有現代化的道路，菁

山路是我們在管理局時期，自行捐獻土地造路而來的，決定鋪設柏油時，則由管理局、村里、地主各出三分之一的經費才順利完工。以前家裡種過很多作物，包括白蘿蔔、蕃薯、薑、橘子等等，收成後便挑到士林去賣，爲了能趕上士林市場的時間，我們差不多在凌晨 1 點就要出發。光復後不久，因爲可以買到廢棄戰鬥機的輪子，便將輪子、自製的轉軸與木製的台車自行裝釘起來，以後就用車先將作物拖到主要的大路邊。

至於竹筍，當時採收到的竹筍可達兩、三百斤，我們成立一個共同運銷單位，13 戶農家共同整理包裝後，各戶農家再輪流押著竹筍到基隆的市場拍賣，回來後再將所得算給其他人。

這裡最多的農作物還是蕃薯與稻米，日治時代這裡都是稻田，總共約有 2 甲地。當時因爲糧食不易取得，故採「配給制」，因爲擔心家人不夠吃，所以我們還將米藏起來，不繳交給官府。光復之後，糧食不足的情形比較不會發生，但是我們捨不得吃，還是將稻米存放起來，等到來年的六月收割時，才將米倉中舊的稻米拿去賣，繼續囤積新的稻米。

擔任「眾樂園」¹的雜役工作

14 歲國小畢業後，想報考海軍工校的工員，學習造船等技術，當時會報考的都是國小畢業，即 12、13 歲的學生，結果 5 人報考只考上 3 人，我則是落榜之一。當時還因爲沒考上而嚎啕大哭。在教育上我受到日本人的影響很深，凡事保持「有進無退」的態度，就算是戰死也不要緊。果然沒多久就宣戰了，聽說戰事吃緊的時候，軍校的學生也沒東西吃，只能吃些豆渣等粗糙的食物。

因爲考不上軍校，便去報考台北州教育局（即現在監察院的所在地）的工作機會，後來便被分配擔任「眾樂園」的雜役工作。這類的工作，大人可領台北州教育局發的 18 元的月薪，但是童工的薪水則另計，與大人不同，但我不知道老闆怎麼安排的，當時我也可以領台北州教育局的月薪。

因爲當時我還小，所以老闆安排我和他住在一起，於是我就跟在老闆身

¹ 「眾樂園」爲當時天皇即位御大典紀念事業之一部分，爲慰勞庶民之用，故名爲「眾樂園」，現爲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參見郭中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解說及保存規劃》，頁 163。

邊，哪裡需要我就去哪裡幫忙。老闆是位日本人，姓岩田，待人很好，因為戰爭打仗時傷到腳，無法醫好，便被上面派來擔任「眾樂園」的主任。

「眾樂園」面積很大，是公家的，一個大眾洗澡間約有 150 坪，包括溫泉旁邊沖洗的設備。當時「眾樂園」又叫做「本館」，馬路對面還有一間「別館」²，通常我將「眾樂園」的浴池清洗過後，便又回到「別館」繼續清理。

常來洗溫泉的都是日本人和學校的學生，因為溫泉池很大，就算一班有 100 人也能容納，小學生或是高等學校的學生都來過。「眾樂園」門口設有售票亭，還是要買門票才能進去，不過價格非常便宜，因為我不負責賣票，不知道學生的價格是否有優待。當時只有台北州的大官來洗溫泉才是免費的，而且這些大官都會到「別館」洗溫泉，我記得州知事常來，每次都待在「別館」的套房，我們還要特別幫他準備餐飲。

我在「眾樂園」工作了 5、6 年，後來決定回家幫忙農事時，老闆還捨不得我離開。

我記得當時前草山附近沒有其他溫泉旅館，現在中山樓的位置則有「輕江別館」，老闆姓濱田，然後是「林間學校」³與「山梅館」⁴，光復後還有「國際旅社」與「第一旅館」，「第一旅館」是由接收山梅館的總舖師創建。⁵蔣家的人後來便是住在櫻山⁶附近的「水道事務所」，即現在的台北縣公務人員訓練班，而孫科則住在「草山御賓館」。後草山的草山行館則是以前的「水產招待所」，招待所上方還有間大屯旅社。

農家生活不虞匱乏

當時父親、哥哥都務農，栽種蕃薯、蔬菜、稻米等等作物，同時還養牛、養豬。日治時代因為糧食不足，規定養豬戶要將豬交由官廳宰殺，雞、鴨也

² 「眾樂園別館」是日治末期台北州政府的招待所。同上註，頁 127。

³ 「林間學校」為日治時代教師及學童研習休憩之場所，現納入中山樓範圍內，建築物原貌已不存。同上註，頁 116。

⁴ 山梅旅館是日治時代草山地區知名溫泉旅館，二戰後為陽明山管理局接收，作為陽明山管理局之招待所。現為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陽明山公園管理所之辦公室。同上註，頁 142。另外，根據耆老訪談紀錄，山梅旅館在光復後改名新生旅館。同上註，頁 308。

⁵ 第一旅館創建者原為山梅旅館之廚師，以山梅旅館被接收時所領經費創建第一旅館，之後改為陽明醫院至今。同上註，頁 159。

⁶ 「櫻山」位於國際大旅社對面叉路口，據說蔣經國曾住過。同上註，頁 124 & 305。

由「役場」(以前的區公所)管理,但不管繳交多少家禽、家畜,糧食總是不夠吃,於是我們自己偷養豬、偷殺豬,然後拿幾斤豬肉給派出所就沒事了。

一般而言,台灣的稻米可以二獲,但是陽明山上的稻米只有一獲,其他時間使用來種蕃薯。每次蕃薯的產量都很多,多到連房子都擺不下,於是便將蕃薯丟到床下,灑些炭灰,等到 3、4 月再煮給豬吃。另外,蕃薯只要加點糙米即可做酒,讓蕃薯發芽、發霉(酵)之後,再將蕃薯放進大鍋中用水煮,在鍋子上蓋上大木桶,以便收集蒸汽做酒。同樣地,只要等糙米發芽、發霉(酵),用火炒過後放在紗布上蒸,出現的蒸汽集水後便成為米酒。

現在這裡屬於菁山里,農作除了自己食用之外,有了公路後就方便從事買賣,所以農家只要勤做,生活就不成問題,橘子行情最好的時候可以換到 3、4 百斤米,不像台北人會覺得有錢卻買不到米。我在 2、30 歲時也種過橘子,這裡的橘子屬於桶柑,後來從東勢引進椪柑,但是椪柑並不適合陽明山的環境,容易枯萎、凋謝。相反地,桶柑生產的量比較大,一次可以生產兩百多斤,通常若隔天要下山販賣,前一天就要開始準備編竹簍,然後運到電台(交通部國際衛星電台)附近的公路以便下山。

只有紗帽山地區的橘園才會被猴子破壞,這些猴子在文化大學、水廠附近的「猴洞」出沒。雖然我的橘子不會受到猴子的破壞,但是後來因為高速公路興建,再加上南部的山坡地平坦,人工也便宜,所以北部不敵南部橘子北上削價競爭,何況橘子變得越來越不容易栽種了,於是我們便開始培養花卉。

栽種花卉

我在 36 歲左右時,便同時栽種橘子與花卉,種過的花包括福蘭、切花、Dahlia(大理花)、菊花等等,我從學習、觀察別人栽種的方式開始入門。有一陣子花卉的利潤很好,我在種植福蘭時,每次可以剪下數千枝的花,為了運送方便,特別買了一台一萬九千多元的西德薩克斯摩托車,當時一天的工錢僅有 25 元,我因此還被父親責罵,但是當時真的不能沒有摩托車運送。後來我在民國五十幾年時加入義警,一旦山上有事情,我這台摩托車就可派上用場,一次可以載一個刑事、一個警佐、一個警察,連我共四人。有了摩托車之後真的很方便,當然難免還是會碰到「塞車」,不過如果可以跟在老蔣車

隊後面走的話，車行真的非常順暢。以前摩托車載貨有所限制，貨物高度不能超過頭部。

蘭花大流行的時候，現在一株幾十塊錢的花，在當時都可以賣到八、九十萬。有一次我和雙溪的羅里長合購幾株蘭花花苗，我不知道那蘭花的品種，也忘了有幾株，價錢總共 3800 萬。種了一年多我們便將花賣掉，還好有賺到一些零頭，沒有賠錢，這大約是十多年前的事。平等里那邊也約有十幾戶人家種蘭花，有的人盈虧打平，有的人還特別貸款種蘭花，結果還是虧錢，這種種花方式有點像是在賭博。

我曾經種過素心蘭，當時還會有人從外地特別來買花。也曾經試種過海芋，但是這裡的環境不適合海芋，花一下子就枯死了。

擎天崗（嶺頭）牧場的管理

講到牧牛的事情，天就黑了一半。

這些牧場是公家的，光復後，由陽明山管理局接管，等到管理局解散後，工作人員併入台北市，這些牧場便轉由台北市農會接管。等到市農會在這裡設了一些牧牛的設備後，國家公園管理處又要求台北市農會不能牧牛。

以前陽明山這一帶的牧場很寬廣，總共 1900 多甲，屬於七星郡所有，南港、汐止、三重、蘆洲等地的農家，會在這個時節（秋天）將牛牽回去，播種好了再將牛牽過來寄放，等到要收割時再將牛牽回，他們每次走到這裡寄養牛隻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當時會養牛的大都是種稻的農家，為了方便農作及節省飼料人工，才將牛牽上山寄養，因此牛一年有兩次、一次四個月的時間在山上。為了區別牛隻，管理人員會用燒燙的鐵，將主人的姓名、地址號碼烙在牛角上，如果牛在寄養中死亡，管理單位並不給予賠償，只有走失牛的時候才會給予補償。



圖八：擎天崗（嶺頭）的舊土地公廟

在地人也會牧牛。

以前牛很多，大部分是水牛，通常一隻牛的價錢，可抵一牛車的稻穀，也就是 10 石重，約 1000 斤。當時總共有 1800 多隻牛在這裡放牧，這些牛在山上自由活

動，像人一樣也會分黨派，有時候牠覺得這一區的環境不適合，便會自動換地方。以前嶺頭有個土地公廟，是只有三塊石頭架起來的小廟，只要牛隻不見了，大家都會到廟前燒香、擲筊，問問牛還在不在，如果還在要往那個方向找，這座小廟非常靈驗。日治時代日本陸軍每年都會從這裡經過一次，我念書時只要碰到這些軍人，他們就會送我包子或饅頭。

當時牧場還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牧場，這大約是 50 年前的事了。日治時代每年還會定期請人上來除「籽椪」一次，好讓牧草有生長的空間。現在夢幻湖的地方，以前叫做「大埤」，也是牧牛的場所。當時照顧牛的人只有 4、5 人，再加上一位主任就可以應付這麼大的牧場。邱阿化以前就是負責管理牧場，他大約長我 1 或 2 歲。

這裡曾經養過真正的「神戶牛」，當時從神戶買回 6 隻「神戶牛」，從碼頭走了一天才牽上來的，從這 6 隻開始經過代代的繁殖、生養，後來牧場中總共約有 2、300 隻神戶牛。結果因為光復後糧食不



圖九：遠處可見放牧於冷水坑的神戶牛

足，這些牛便被偷偷地獵光了，現在神戶牛肉價值一斤高達 3、400 元。

目前還是有人在內湖、汐止那一帶偷獵牛。

把牛送來寄養的人要付些費用，以前一期大約幾十塊，現在則分大牛 3200 元、中牛 2600 元、小牛則不必繳費。因為去年出了件意外，我們今年便暫停寄養牛。

因水牛傷人事件而被限制放牧

去年有一家人到山上踏青，看到牛在一邊休息就想坐到牛身上照相，硬是去扳動牛角，結果被牛角撞傷了肋骨，他們就控告市農會。一開始我們打算用 30 萬元補償他們，他們不理會我們，還找議員來幫腔，議員也建議要堅

持控告，因為他們認為這場官司一定可以打贏，法院判決下來後確定賠償 28 萬。一開始國家公園將這件事推給市農會，但是這裡以前本來就是牧場，也從不曾發生過類似的傷害事件，經過協議後由國家公園負責 15 萬，市農會負責 13 萬。⁷ 其實以前山上到處都有野生動物，像是山豬等等的，一般人只要遠遠看到就會趕快躲開它們，那會有人想要故意挑釁，就好像看到毒蛇還想伸手去抓，這樣毒蛇一定會對人展開攻擊。

因為出了這件事，現在牧場的使用就一直受到限制，最近似乎有轉圜的餘地，不過這麼大的牧場，卻只允許我們圍一甲左右的地方牧牛，而且還嚴格要求圍籬的材質。當然最好的牛欄還是堆土牆，日治時代就是這麼做，現在國家公園要求市農會用鐵絲做的牛欄又要更新。其實對市農會來說，牛欄只要不妨害人、乾淨即可，但是國家公園卻要講求美觀，國家公園屬於中央的層級，很難協商，連議員也沒有辦法。【台北市農會第十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議討論事項資料〈台北市農會——陽明山牧場圍籬設立〉民國 94.11.7】



圖十：陽明山擎天崗牧場圍籬設定圖

其實，圍人行步道是對的，但是還是要讓牛有吃草的空間，不能只有一小部分讓牛活動，這對牛而言根本不夠。曾經有位對這方面比較瞭解的學者說到，還是要讓牛上來把草吃完，才能回復以前牧場的景象。以前的牧場是廣大一片，擎天崗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份。

冷水坑的發展

⁷ 法官審理後認為，擎天崗長期以來都有水牛放牧，而牛均有野性，可能攻擊遊客，陽管處在管理上卻未設置任何將牛群與遊客區隔的措施，只有設置防止遊客踐踏草皮的圍籬，現場亦沒有管理人員看守牛群，陽管處對擎天崗的公有設施的設置及管理有欠缺，對陳姓市民應負起國家賠償責任。市農會部分，法官認為，擎天崗的牛群有一部分是台北縣農戶越界野放的，並不全都是台北市農會所寄養，陳姓市民不能證明撞傷他的那隻牛是台北市農會所寄養，因此市農會不必負責。法官最後判決，陽管處應賠償包括精神慰撫金、醫療費、薪資損失等共十六萬八百多元給陳姓市民。參見記者蘇位榮台北報導，〈國家公園首例 擎天崗水牛傷人 陽管處國賠 16 萬〉，《聯合報》（2004 年 6 月 12 日），A11。

以前冷水坑這一帶都是稻田，道路也都是農戶自己捐地、整理而來的。

我在冷水坑那邊有間簡單的寮房，那是爲了方便夏天種植蔬菜而蓋的，當時冷水坑約有 10 甲的農地，一開始只有四個佃戶耕作，等到年老的一輩過世後，又各自分給子孫，就這樣將農地慢慢分掉了。當時種的蔬菜包括波菜、白菜、青椒、蕃茄等等，民國 64、65 年開始種植，在 67、68 年最興盛，直到 70 幾年才成立高冷蔬菜區。市農會爲了輔導菜農還特別成立蔬菜班，蔬菜班總共四班，陽明山地區一班，其他三班都在社子。現在有些人不想再繼續種植，有的人則因爲人工一天要 2000 多元，不符經濟效益，便讓菜園慢慢荒廢了。

現在，週末假日我便在寮房這裡賣蔬菜與蕃薯湯，當初這間寮房是李登輝擔任市長時爲了避免颱風讓肥料遭受損失，才允許我們興建。後來國家公園計畫要徵收，但因爲沒有門牌號碼，他們不打算給予補償，我到現在還不想與他們妥協。

冷水坑附近還有一個雍來廢礦場，主要是開採白土，白土經過乾燥後，再加入一些飼料就可以餵魚，因爲魚需要這種土壤才能存活，當時有些白土



圖十一：雍來廢礦場

還是外銷的。其實這礦場也是經濟部允許的，因爲國家公園要徵收土地，便被禁止開礦，因爲工作受阻，老闆便搬到宜蘭。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礦商陸續拿到幾千萬的賠償金，老闆也已經過

世了。以前雍來礦場事務所前面有塊濕地，叫做「二河埤」，牛最喜歡在這裡翻滾、玩泥巴。

另外，以前日本人在冷水坑挖隧道通到馬槽，試圖將馬槽地區的溫泉引出使用，準備建立「東草山」，後來因爲戰敗便放棄了。現在隧道因爲崩塌而毀壞了，不過還是可以看到隧道大致的外觀。

閒暇生活充實

我擔任過市農會四屆的理事，理事任期一屆四年，現在則是擔任監事。理事的選舉很激烈，要從台北市 9 區中選出 21 個理事、7 個監事。萬華區不

在農會選舉範圍內。

現在我把工作都留給兒子們，只是有空的時候想要動一動，才會到園裡走走、看看，現在我自己還種些薑。我最大的興趣是到萬里搭船出海釣魚，近程的海釣一次 1500 元，另一種遠洋的則要 4000 至 6000 元。遠洋的海釣通常一船可坐 7、8 人至 10 多人，通常晚上才出海，並且在海上過一天一夜再回來，船上會有人煮飯給我們吃。雖然出海釣魚常常整晚沒睡，但是我已經習慣了，我現在晚上九點就寢，大約 12 點就醒了，稍微走走再睡，四點多又醒了。

搭海釣船可以釣到很多魚，上次我外甥釣到一尾 40 幾斤的紅魷，我則釣到一尾 20 幾斤的紅魷，光是魚頭就吃不完了。有時候釣到太多魚吃不完，冰箱也擺不下，隨意拿到陽明山路邊賣，還可以賣到 4、5000 元，剩下的再分給左鄰右舍。

兒女們現在都各自發展，我有 5 個兒子，7 個女兒，他們都只有高中畢業，大部分都選擇留在山上，只有一人住在市區。他們有各自的事業，有的從事土木，有的當司機，有的做水電，老二則在建國花市賣蘭花。老二的花圃分散在各地，他種的種類很多，還包括景觀、造景用的樹木等等，通常會拿到山下或南部賣，有時還外銷到大陸。現在只有小兒子還沒娶妻，住在我們隔壁，還有兩個女兒未出嫁。我太太現在還在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第三科管理的苗圃上班。



圖十二：何宅頂樓之蘭花溫室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中午，於何宅前簡訪何西鍾先生】



圖十三：於何宅前巧遇何西鍾先生

我在民國 43 年出生，園藝這行業從小就開始學習了，最早我們是從事切花的工作，例如大理花、福蘭等等，後來因為市場銷售狀況不好，我們就慢慢轉變種植的作物，父親以前也會栽培一些園藝樹木。

我主要在販售園藝素材、樹苗，因為盆栽的培養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這裡氣候冷，培養樹苗容易，樹苗的生長也快，通常只要將樹苗插進土裡，樹就會自己生長了，其他地區就沒辦法做到這一點，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培養樹苗。現在有很多人願意買樹苗回去栽種，例如現在流行五葉松，這是真正的台灣五葉松，每一株小苗都有五片葉子，坊間可以看到宣傳飲用五葉松汁的功效。五葉松如果經過長時間的栽培，通常會長到數層樓高的高度。

現在市場上以「真柏」的價格最好，現在看到的這一盆就是真柏，已經培養了 20 多年，市價約 3 萬元。現在園藝樹木的市場不錯，而盆栽因為好搬動，所以有很多人特別喜歡買回家欣賞或自己培養。將桔子種在盆子裡通常是為了觀賞用，真的要大量生產的話一定要種在山坡地，這種盆栽是為了一般家庭放在家裡或陽台上欣賞用的。

圖十四：菁山里園藝植物栽種



除了盆栽之外，還有茶花、楊梅等種類的樹木，果樹通常是賣給觀光果園的經營者。我都在建國花市販賣，一星期兩天，星期六、日而已，我算是農會的會員，經由台北市農會輔導，配合農會在花市裡規劃的攤位販賣樹苗。通常我們生產者賣的植物都比外面生意人賣的便宜，如果我不賣盆栽，就多賣些園藝樹苗，因為有些人會願意買樹苗回去自己塑形，而有的人則為了空中花園的造景需要而買。雖

然這裡是國家公園的範圍，但國家公園不會限制也不會輔導園藝工作，只有建築物的興建才會與國家公園相關。

為了要讓樹枝的形狀好看，當然也要去向別人學習，但我是自己研究摸索，因為園藝的素材都是自己的，弄得不好再重新開始栽種即可。園藝方面的價格很難評定好或壞，從時間成本上來算，根本就不符成本，但是若將樹形塑的漂亮，小小的一棵樹可以值好幾萬。以我自己的狀況而言，我最少還能將工錢賺回來。

菁山里除了年輕人到外地發展之外，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做些園藝的栽種工作，有些人是專門賣給中南部的中盤商，像是彰化田尾的中盤商，只要接近花期就會上山觀察採購，需要多少數量就一次買齊。中南部算是中盤商的集散地，而我們這裡則算是園藝的產地，產量大、價格便宜，所以有人只接中盤商的生意，不願意與不認識的人談生意。

以前這一帶都種橘子，盛產時期整片山坡地都是橘紅色的，現在都已經荒廢了，年輕人不願意種植農作物也到外地發展了，願意從事農作的也只剩下像我這樣五十幾歲的人了。現在這一帶主要種植的除了木本植物之外還有蔬菜，蔬菜包括波菜等等產量並不多，只有能種也願意種的人在做，希望多少可以補貼家用。他們都一大早就去前山公園公共浴池附近的路邊賣菜，因為有些遊客常常上山洗溫泉，洗完後會帶些當地的蔬果回家，所以有人在山上買菜買得很習慣，儘管量少、價格比山下貴、為了等農藥揮發而使得採收期間長，但



圖十五：菁山里的小菜園

是他們還是願意買山上種的蔬果。菜農在花季期間還會被警察驅趕。

大哥也是從事園藝方面的工作，他屬於中盤商，還常常處理工程事務，例如某個科學園區需要庭園造景，他就負責設計、規劃、實施。這裡以前叫頭湖，山豬湖是前面出口的地方，聽祖母說以前山豬常常跑到民宅的騎樓下，與人家飼養的豬搶東西吃，野生山豬非常兇，山豬一定打贏家戶豢養的豬。



(四) 白俊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7 月 1 日 AM10：10～11：30

地點：湖田里里辦公處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白先生世居竹子湖，熟悉當地產業變遷經過，擔任過竹子湖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竹子湖海芋班副班長、竹子湖溫泉管理副班長，現任湖田里里長，瞭解當地居民生活狀況以及伴隨觀光產業而來的問題。

世居湖田里

這裡是湖田里¹，民國 79 年 3 月 12 日進行區里行政區域調整，把湖田里併入湖山里，直到 91 年 9 月 1 日第五期行政區域調整時，台北市政府規定有 400 戶人家才能算一里，一千戶以上就可以分里，剛好在這時機點，再把原來的湖田里劃出自成一里。²



圖十六：白里長在里辦公處接受訪問

在我祖父、父親的年代，這裡已經是「湖田里」，大約有百來戶人家，當時湖山里、湖田里、泉源里的學生都在「湖山國校」上課，三個里加起來才十幾個學生，僅一班。我是當地人，民國 44 年出生。以前這裡沒有造路，我就讀「湖山國校」時，每天早上四點就得起床，洗嘴、吃完早餐後，四點

¹ 湖田里里界東至夢幻湖、七股山、七星山而與士林區為界；西至大屯山、中正山與泉源里為界；往南經中山樓、遊客中心、光復樓後五十公尺、雷隱橋以北三百公尺與湖山里為界；向北則以竹子山、小觀音山、嵩山與台北縣金山鄉、三芝鄉為界。

² 臺北市行政區劃及里鄰編組自治條例規定，幅員遼闊、人口分散地區，每里戶數以四百戶至一千戶為原則，超過一千戶者，得劃分為二里。

半便拿著手電筒，沿著樹下的泥巴地往學校出發。現在這些產業道路的雛形，都是我父親那一輩的人用雙手挖出來的。

我們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在這裡，據我祖父說，祖先從元朝、清朝時就來台了，父親也說我們在台灣已經是第十八代，聽說族譜上有詳細記載，但我沒有親眼看過，就我所知道的只有四代。

村莊裡每個人都認識彼此，這裡還留有七成的古早味，見到人一定會打招呼，詢問近況，有困難大家會互相幫助，如果有人做錯事被告狀，回家後還會被家長修理。所以如果有人因為車輛拋錨、故障停在路邊，我們村民會幫忙修理，直到一切沒事。這裡治安也比較安定，派出所治安會議中報告總是沒有不良份子或任何不好事情的紀錄。

溫泉的使用

這區域在日治時代就有溫泉，因為陶瓷做成的水管可以保溫，所以當時我們用陶瓷水管把溫泉從小油坑接到這裡，長度約一公里半。其實早在民國 85 年之前，我便在這附近蓋了一座公共的溫泉設施，後來在黃大洲先生擔任市長的時候，因為需要收回附近一些土地以便興建湖田國小，便把附近的幾項建物拆除。後來我一直陳情，最後在民國 88 年時，市政府裡面負責的主管讓步，答應我只要找到土地就讓我重新興建。後來我找到一塊土地，就在學校叉路附近，當時上面還有幾間雞寮，我便利用雞寮的位置，把木造建物增加到二十坪，再用雞寮的材料圍成窪池、屋頂等等，里民們便可以再度使用溫泉。

我特別規定只有里民才可以使用，外來的人不允許進入，畢竟溫泉有很多安全衛生問題，事實上常有很多人因為泡溫泉而喪命，再加上外人比較複雜，所以我不想開放給外人使用。這裡的溫泉管理一切遵循古早的規範，收取團體的管理費，由村民自行管理，擔任義工、分配勞務、公家利用，使用時男女分開。平常時候都用鑰匙鎖住，我另外發給里民一戶一支鑰匙，我會常常去巡察，如果看到不認識的人，我會請問他們怎麼進來的，鑰匙怎麼拿到的，沒有辦法回答的人，我會請他們把鑰匙交還，並向他們解釋我們管理的方式。

這裡的溫泉水質屬白磺，色濁有硫磺味，從六窟下去北投這一帶的溫泉都沒有這麼濃的味道，是真的硫磺溫泉水。唯一困難的問題是一大堆的規範綁住我們，再加上溫泉法開放後要求申請執照等等的。以前沒有人會爲了開挖溫泉辦證件，我在民國六十幾年時辦過一次，後來因爲要蓋學校的關係便把證件處理掉了，結果現在反而變成大問題。

農產品盛產期

在祖父的時代，這裡最重要的作物是稻米，到了父親的時代則是高麗菜，草山高麗菜是全國之冠。現在到了我這一代高麗菜種不起來，蕃茄也不好栽種，最主要的作物則是海芋。

以前光是我們家所有栽種的農作物總共三萬多株，幾乎每天都在收成，包括高麗菜、蕃茄、黃瓜、四季豆。通常2月種白菜、3月種高麗菜、絲瓜、黃瓜等等，5月準備收成。種菜辛苦是因爲夏天工作時間最長，幾乎所有的作物都在這個時候開始收成。平常時間因爲蕃茄、黃瓜往上長，久了就會因爲重量而倒下，所以我們必須立架固定枝梗果實，每一尺使用繩子綁住固定，直到比人還高，再高的部分就不予理會，讓它自行垂下。只有四季豆會爬藤，而四季豆只要種一小區，收成的時候幾乎可以讓我們忙一整個早上。

包裝、押菜、拍賣

從前一個裝菜的竹簍可以裝一百三十斤，但是因爲太重擔不動，後來才改成一簍一百斤。我們將劍筍的竹子剖成四片後再編製竹簍，竹簍多大必須先算好，這些竹簍只要下山就不會再回來了，所以每天都要做竹簍以應付收成的需求。通常早上收成，近中午就必須到山上砍竹子，有時候忙到下午兩點多還沒吃飯，爲了要讓幾萬斤的作物可以準時下山，不管怎樣都要想辦法砍伐足夠編竹簍的竹子數量。雖然編竹簍很簡單，但是數量一多也是很累人的。

收成時節早上四點多便得出門，然後再拿到包裝場放著，等到太陽出來了便開始包裝，將產品擺整齊、秤重，再把菅芒草放在最上面用草繩固定住送上卡車。到了十一點多，卡車便準備將農作物載到迦刺（現台北市東園街）的中央市場果菜公司拍賣。

因為以前無法互相聯絡，只能把記錄留在紙上，因此在農作物送到山下之前，負責「押菜」的人必須在下午以前走遍每一間包裝場記錄好「總單」，「總單」內容包括每個人農作物的種類、數量等等，數量不能有差錯，儘管有臨時增加的種類與數量，也要詳細記錄在「總單」上。我們還特別雇請一位專門運送農作物上下山的司機，他自己買了台卡車，平常也會一起幫忙農作。

清早收成、十點多載下山，把山上全部作物載到山下已經是晚上了，因為一趟車子來回再加上搬運的時間便要兩、三個小時，所以只要跑三趟車就已經到半夜了，凌晨兩、三點多果菜公司就開始拍賣了。負責押菜的人在山下處理拍賣的事情，晚上也只能在果菜公司的一個角落蜷曲著身子休息，其他人便在家裡編竹簍，晚上十二點多才就寢，隔天凌晨四點又要準備出門了。

農作物下山的時間不定，但是到了拍賣地一定會放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要放整齊以方便計算。來參加拍買的人耳朵要很好，因為叫價的人會快速的把價錢喊過三次，而且是隨意喊的，一下高價、一下低價，一個不注意就可能有大損失。每拍賣一件，農會便可從中抽成。

拍賣完後，押菜的人要負責把所有的錢帶回來，先在自己家裡把每個人的所得算好，用紙條寫上姓名、農作物種類、數量、賣得價格、農會抽成的錢等資料，把錢幣摺捲好再發還給大家。以前都是硬幣並以角為基本單位，為了將每個人的所得分開計算，必須有足夠的硬幣才容易把錢找開，光是這些硬幣就可以堆滿整張桌子。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曾經幫父親算過錢，算錢算得頭暈腦脹。

負責押菜的人要辛苦兩天，但是這些工作是義務性的，一起分擔職務的人數並沒有固定，人數越多輪得越慢、人數越少輪得越快。另外，有些人主動說明他不懂計算、不會做，也有人可能有精神障礙的毛病，所以我們不可能會要求他們負責，以免造成大家的困擾。

改從事土木工程

相當一段時期我們家在前半年種菜，後半年則因天候限制農作難以生長，便出外做土木工事賺錢。以前祖父沒有申請任何執照，也照樣幫人家蓋房子，我們連自己的房子都是自己蓋的。這裡很多人家住的是石頭屋，用黏

土當水泥，黏土可以扛回來囤放，白砂也可以自己挖，等到材料堆積足夠了再開始蓋房子，一般情況下，大家把石頭搬回來後，便開始用鐵鎚敲鑿，大人敲大顆的石頭，小孩敲小顆的石頭，敲碎以便利用。

我從五、六歲開始就在家裡幫忙農事，也跟著父親到處奔波，相互幫忙。當完兵回來二十歲了還繼續做，所以三個兄弟中，只有我種菜。後來我決定不再打零工，改從事土木工程的工作。

我自己成立公司、雇工人接案子，台北市路燈管理處東區、西區、南區、北區的工程，幾乎都是我負責的。另外還有市政府的案子，當時台北市長是許水德，有許多市政建設由我負責，以前市政府還在長安東路的時候，內部的維修工作也是交由我做，前後約十幾年的時間。36歲那年因為跌倒受傷所以先申請暫停，結果公文上居然寫成「取消」，於是公司就不見了。因此我回到山上經營竹湖餐廳，不過現在因為擔任里長職務的關係，便將餐廳交給我大哥經營。

種植海芋

種菜的狀況不好是因為氣候的關係，以前氣候越冷越好，對作物較有幫助，現在氣候越來越熱，以前的水源都已經乾涸了，因此農作物的問題越來越多。

十幾年沒下雪了，今年才又開始下了兩次雪。

海芋最好的時機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現在開始走下坡了。七十幾年時的海芋品質非常好，當時一年可以開兩次花，現在一年只開一次花，而且還容易產生病變死亡。

花農可以將海芋送到花市拍賣，只要是農民就可以向農會申請牌照³，擁有自己的帳戶，可以清楚管理作物數量與獲利等拍賣資料，還包括包裝是否美觀。拿到花市賣的花還要另外用紙箱包裝，在紙箱上寫上帳號，以方便拍賣的人把錢計算給我們。南部因為都有團體班，所以還有團體的作風，例如分別規定花的等級，同一個等級的花要一致，花苞多大、花梗多長等等，如果有人沒處理好，會影響整個團體的價格，如果等級變得越來越差，名聲被打壞了，以後就沒有人會與他合併。

³ 這兩三年來已陸續開放了團體牌照與私人牌照。

這地區有人從民國六十幾年就開始種海芋，不過當時還是少數，後來因為種菜的狀況越來越不好，到了七十幾年便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種海芋，現在這附近的海芋田大約有七、八甲地。目前我也種植海芋，但種植的時間並不久，只有十幾年而已，原本種植面積大約還有五分地，後來因為母親不希望我種太多，所以現在種植的面積少了一半。

農會沒有特別協助什麼，他們只是主辦拍賣抽成而已，也沒有任何補助。

海芋季的活動宣傳



圖十七：竹子湖花田位置指示牌

每年海芋季的活動都是因為廣告、記者、媒體強力催送的關係，才會造成萬頭鑽動的盛況，台北市政府、國家公園管理處、農會等等各單位，都會出資廣告，活動期間我們也要配合展示表演。這些宣傳並沒有要求花農出錢，我們只在活動之前與農

會開會，決定要不要開放花田讓遊客進入，農會負責為決定開放的花農打廣告，設計整個活動的路線草圖與各花田位置。

通常願意開放觀光的只有十幾家，其他花農主要還是拿到花市拍賣，或是在觀光季節拿到路旁設攤販賣。有的人申請不到牌照，不能拿去花市賣，所以為了觀光季節時能有好的賣相，只能任花枯萎後再摘下來做肥料，有時候這樣的數量可以多達數萬枝。

現在正在規劃 7 月 22 日的向日葵活動，又要開始打廣告了。

開放觀光所衍生的問題

海芋田開放觀光後，因為遊客常常不走田埂，而是到處亂踏把地踩硬、把花踩死。有些遊客把花拔起來照相，照完相再把花插回去，一朵花也沒買，不買沒關係，但我們還要經營，遊客這些行為，就已經讓我們損失太多了。我們希望遊客千萬不要把採壞的花放回去，因為只要一個人這麼做，其他人就會跟著學。其實我們不會責怪採壞花的人，可能是他們心裡害怕要多算錢吧！

平常一支花若定價十元，觀光的部分便規定一支十三元，有些遊客看到要收門票就不想進去了；有的店家規定摘八朵收費一百元，但是團體遊客會認為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買花，所以也不願意來。

另外我們也會在路邊設攤販賣，稍微包裝後有提袋可以讓客人方便攜帶。觀光的收入與正常採收拍賣的收入無法有一定的比例，一般拍賣的價格與果菜市場的狀況一樣，數量多價格就低，數量少價格就高，所以如果花市價格太便宜，我們寧可留下來開放觀光，目前我們是部分拿到花市拍賣，部分留在田裡準備觀光，作法很彈性。

無力解決交通問題

觀光季節造成的交通阻塞都是交通局應該負責的問題，我爲了這件事還和交通局大動肝火。一旦交通阻塞，影響最大的是我們花農，這裡沒有半個停車場，這條路還是雙向的單線產業道路，要遊客怎麼移動？路邊也不能停車，遊客要如何下車購買？

今年改採單行道方式，爲期四個月，結果里民的生活大受影響。活動期間，從竹子湖上頭一公里半的地方便開始塞車，到了竹子湖這邊，因爲車子慢慢走，有移動還比較沒關係，但是沒有花田的地方大家容易開快，車子自然容易塞住，結果車陣越塞越長。儘管遊客想要上山消費，這樣的情況也讓他們難以消費，有人想稍微在路邊暫停一下買花，後面的車子就不耐煩按喇叭了，這種狀況要我們怎麼做生意？

就算是高速公路拓寬，車子一樣會塞，所以我們真的希望這附近能趕快蓋個大型停車場，讓遊客可以順利流通，不然再怎麼規劃，人潮、車潮還是無法抒解。但是，就算我們自己找到土地，國家公園方面也不讓我們興建，建設局也不允許，因爲這被視爲濫墾山坡地，要不然我們甘願犧牲一些田地讓遊客停車。

這一次活動原本想跟北投分局申請義交幫忙指揮交通，之後再另外付費，但他們說只有「公路」才可以申請，「產業道路」不能這麼做。不讓我們申請義交指揮又要處處管制我們？不得已我們只好請私人的保全來負責。

針對興建纜車的問題，這裡四十幾個里只剩下三里不同意，所以前幾天聽說興建纜車已經是勢在必行。他們認為纜車可以解決交通問題，不過我不

認為有多大的效果，儘管上山的人必須依賴大眾運輸工具，但是因為這道路是狹窄的產業道路，雙向都可以行車，但是公車一停，遊客上下車的時間可能要耗掉二十分鐘，年紀大的人也不能催，只能慢慢上下車，這些時間就已經不知道造成多少麻煩了。現在就有很多小巴士往來，每五分鐘一班，結果還不是一樣。而且，活動期間小巴士擠得嚇人，曾經我和小巴士會車的時候，小巴士居然超載到無法倒車，儘管小巴士只能坐三十人，但遊客並不理會這些規定。

管制造成的不便

國家公園的設立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很多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不能利用，農作物一年只能一獲，種了一種作物就不能再種植其他作物了，想要變更土地用途也不行。不要說蓋新房子，連修理舊房子都不行，所以我們這裡生存困難主要是因為國家公園的關係，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只好下山發展。

另外，仰德大道的管制對我們的生活也造成很大的影響，以前不管制的時候，光是我一人一天可以用到幾百台車送貨，現在連海芋季都沒有這麼多車；仰德大道一管制有些人家的女兒嫁出去就很難再回來了。就算從北投方向上山，一到了山上，既不能左轉也不能右彎，交通一樣打結。

交通問題不是國家公園可以處理的，我們幾個里長都反應過了，交通局的官員告訴我們，整個陽明山附近有多少公路，不過是管制一條仰德大道，為什麼要大呼小叫的？我們在兩年前就開始到交通局協調交通問題，今年 11 月 18 日又要再去一次，爲了通行證，我們被官員、員警侮辱，而且還要多花幾十萬的成本。交通局爲了公關送給議員助理五張通行證，結果原本今年承諾我們四百張通行證發不滿三分之一的里民，還爲了公關先扣了一百張，我們里民當然不夠用。之前他們告訴我山上的車子如果要上山沒有通行證沒有關係，只要有出示身份證就可以，我自己做了實驗，問題是當我拿出里長執照，他們仍然不讓我上山，那些員警態度很差。

我覺得現在不管什麼選舉，不投票都沒關係，不過里長的選舉一定要出來投票，因爲只有里長才真正爲民做事，現在我們找議員、立委解決問題都

沒有用，議員自己承認沒辦法，要我們找立委，但是立委沒時間解決我們地方的小事，結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們自己跑、自己處理。

陽明山國家公園



(五) 洪文梓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9 月 9 日，PM3：50 至 5：30

地點：大豐花園餐廳（台北市至善路三段）

訪問：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洪先生久居內雙溪一帶，長期經營餐飲業，對地區發展興衰有深入的了解，雖當地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但該地區開發與環保問題的衝突，亦可作為國家公園的參考。

小學畢業後便到台北謀生

我是彰化海口人，海口屬芳苑鄉。

以前鄉下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父母親從事農耕但沒有自己的田產，我在國小畢業後便到台北謀生，算起來距今已經長達 40 幾年了。

剛到台北時我找到店員的工作，一個月薪資三百元，當時住在鄭州路的一排矮房子中。後來改踩三輪車，沒多久又換到餅餡工廠負責送貨，雖然送貨工作一個月可以領五百元的薪資，與以前比起來似乎還不錯，但是一到夏天，我一定汗流浹背，非常辛苦。於是，民國 57 年退伍後便改開計程車，雖然計程車開了十幾年，但是我並沒有很認真的跑車，所以經濟狀況還是不好，直到民國六十幾年又決定改行。

在內雙溪定居、開餐廳

民國六十幾年，我在故宮對面，即現在臨溪里的活動中心，開設釣魚場，當時常常抽空在雙溪這一帶走走、看看，這時才發現原來這裡空氣非常好。

當時台北非常流行到釣魚池釣魚，因此我在這段時間小賺了一些錢，可是沒多久地主便想收回這塊地，正好我太太到雙溪這附近看到一些便宜的土

地，以民國 68 年的價格為基準，儘管一坪只要 3000 元，但是我還是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地。與朋友談起這件事後，他們認為我做事認真，願意代我起會，用會錢幫忙我，四年之後，我才得以買下這塊土地改開餐廳。

一開始我只買了一千多坪的地，生意上軌道之後有些利潤，民國 76 年之後再多買了一千坪，才有現在近三千坪的規模，再加上這裡空氣好，屬於台北市政府的保護區，所以我們也決定在此定居。不過這邊的居民知道我是「出外人」，開始的時候會找藉口刁難我，後來因為我關心、參與這地區的大小事情，時間一久這附近的人也漸漸接納我。我常對這裡的老里長說我是從外地來的，他則回說我在這裡三十年了，早就已經是「新內雙溪人」了。

我已經經營餐廳三十年了，雙溪這裡空氣好，沒有工廠，屬於保護區，不能隨便蓋房子，儘管是要蓋農舍也有一定比例的規定，台北市規定一千坪的農地只能有一層五十坪的農舍，兩層樓共一百坪，台北縣則規定一千坪可以蓋一百坪的農舍。¹

內雙溪發展興衰

針對雙溪地區未來的展望，我們也思考過一些問題。

這裡屬溪山里，居民大都是務農或者是「無業遊民」，務農者大都以稻米與茭白筍為主要作物。附近的行政區域屬於兩部分，以山頂為界線區分，界線內屬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若有砍伐行為，由內政部營建署直接管理；界線外則屬於台北市建設局管理。國家公園的界線是從山頂往內湖方向畫去，用地總共數千公頃，我們這裡不受國家公園管制規則的限制。台北市政府管理的保護區還算有價值，如果被劃進國家公園用地，則一點價值都沒有，等於被判了「死刑」。

早期這裡的道路很窄，僅僅六米寬，會車時兩邊都過不去，所以這裡的居民生活很落寞，很多人懷疑住在這裡會有發展嗎？於是便宜賣掉地產改往都市發展，造成本地人口外流嚴重。以前有朋友本來願意投資我的生意，到了這裡一看，旋又放棄。

¹ 內政部營建署於 89 年 6 月 23 日公佈的「農地興建農舍辦法草案」規定，農舍最高興建三層樓及 10.5 公尺，供農民自用之住宅面積不得超過該宗農業用地百分之五，且最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一六五平方公尺（50 坪）。

參見 <http://home.kimo.com.tw/ephonech/b13/f.htm#陸、興建農舍新規定>。

(一) 拓寬道路近年完成

外面這條道路以前是通往礦坑的產業道路，在阿扁擔任台北市長時代這條路才開始拓寬，歷時五年，阿扁準備連任市長選舉時還沒鋪柏油路。因為道路需要拓寬，於是魚池便遭到破壞，當時我栽種的樹木，有些要價就要一萬七千元，全部算起來也要三、四十萬，再加上我請 4 個工人處理魚池，可是市政府卻用魚市場一斤二十元的價格計算，只賠償我七千八百元，這非常不合理。所以這筆錢我到現在也還沒領，十年不領可能就會進國庫了。

雖然那時候還繼續營業，但生意不好，建築物被拆掉後又因為沒錢，無法向市政府申請重建，現在想要重建，卻因為位在保護區，又受到一堆限制。還好以前有一些航照圖等照片為證，可以證明我們的房子是「既定的事實」，才不會被公家單位找麻煩。

這條路拓寬之後，雖然對遊客方便許多，特別是台北市民容易到雙溪烤肉玩水，但是以當地居民而言，只看到台北市民來這裡製造垃圾。

(二) 不見完整的遊憩規劃

另外，阿扁擔任市長時代，都發局局長張景森還曾經計畫在溪底規劃遊憩特區，他認為雙溪地區綠色的植物夠多了，不需要再增加種植面積，倒是可以規劃腳踏車專用道與步道，並且讓遊客從故宮開始坐纜車上山，控制車輛進出。我認為這方法值得考慮研究，如果做到這點，這裡的人潮、休閒需求等各方面會一一浮現，容易帶動地方發展。

後來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這一區任何建設都沒有，可能因為這裡支持民進黨的人多吧！連當地原來的風貌也不見了。以前聖人瀑布附近有個用「唐山石」做成的漂亮牌樓，古色古香，很多老電影都在這裡取景。當初我還告訴里長這牌樓要保存，雙溪地區才不會沒落，然而市政府與廠商不知道怎麼溝通，最後居然把牌樓給拆了，真的很可惜。

(三) 社區發展受阻

以前也有建設公司打算在這裡開發新社區，但與附近村里的回饋談不攏，最後也放棄了。

另外，對面三個山頭是一位牧師用 20 萬買下的，黃大洲主政時，宏國

建設想開發 3 個新社區，當時建設公司與牧師還常常到我這裡用餐談事情，這 3 個社區共 36 甲，如果開發成功的話，我們雙溪一定有發展，結果每次評估都無法通過，後來還說要將那裡開發成「花園公墓」，這意見當然被我們里民反對到底。

保護區變住宅區的問題已經延宕多年了，事實上，我們贊成保護區內應該有適度的管制，而且現在居民對居住安全保障、環保意識都已經提高許多，希望山坡地不要開發而且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所以雙溪地區除了國家公園一帶已經被「判死刑」外，再加上大社區無法開發，現在道路越拓越寬，晚上便有許多人來飆車，汽車、摩托車都有，每個星期五、六的晚上，引擎的聲音震耳欲聾，真的讓人很困擾，等到警察來他們人早就離開了，一點用都沒有。

（四）「保變住六之六」與環保爭議

【兒子加入談話：】

以內雙溪為例，本地的居民與這條溪作伴這麼久，不可能污染它，造成污染的最大元凶就是遊客，其次是化學工廠，最後才是住家的污水排放。但是住家的污水排放都已經處理過，應非主要污染源，只有遊客與化學工廠載來的廢水才會污染溪水。

曾經有收取垃圾的私人清潔公司，晚上會把垃圾帶來山上丟，之前台北市議員潘懷宗處理過一件大型的垃圾案件。

之前我們被人檢舉污染水源，我告訴他們我們餐廳環保工作很嚴格，一定要經過處理才會將水排放到溪裡，於是我請他們來看看這些垃圾的狀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污染」，他們來看過就知道事態嚴重，潘懷宗也跳出來告知媒體，環保局才趕緊來處理。²賺這種錢的人真的很沒有公德心，那家清潔公司在市區清理餐廳垃圾，晚上十、十一點多再把垃圾運來這裡，他們放垃圾的地方離這邊約一、二百公尺，但是因為在山坡地，垃圾很容易流進溪裡造成污染，垃圾的臭味還會飄到我家。不知道他們倒了多少卡車的垃圾到山上來，環保局運了二十幾車，到現在也還沒清理乾淨。這種事情影響居民生活很大，但台北市政府卻無力取締。

² 牛慶福／台北報導，〈內雙溪水源 塞滿惡臭垃圾〉，《聯合報》（2003 年 8 月 14 日）B1 版。

馬英九擔任市長如果做得好我們也會支持他，但他真的沒有任何建設，不要說污水道，連排水道都只做到下面的碧溪橋。以前阿扁擔任市長時，市府說這部分的排水道工程要編入 91 年度的預算才能進行，結果阿扁落選就什麼都沒有。所以現在從碧溪橋到上面的排水道都還沒做，居民的污水還是直接排放到溪中。

【兒子加入談話：】

許多不同單位的官員都會到餐廳檢查，當然只要達到標準就沒問題。不過我曾經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曾經有人將廢水倒入溪中，讓整條溪變成藍色，公家機關反而責怪我們沒有去抓肇事者。抓住肇事者是政府相關單位的權責，不是我們民家能處理的，而且他們偵測到溪水的酸鹼值有改變，就誣說是上游餐廳害的，餐廳所排放的充其量也不過是烹煮過後的水，不可能出現強酸、強鹼的物質。

許多人認為「保變住六之六」³會污染水源，但我想還是要以當地水土保持的狀況來判定，我知道這是很專業的東西，但面對天然災害，他們評估的方式便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舉例來說，這附近曾經發生山崩，建設局派人來勘查了很多次，有些專家學者認為目前不會有立即的危險，不算很要緊的事件。可是我們小老百姓天天與山、溪為伍，知道哪一次的颱風水位多高、土崩落多少，雖然我們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卻會認為這些狀況岌岌可危。

所以我想儘管住宅區蓋在水源地附近，只要社區本身做好污水處理設施，發展社區又未嘗不可。以「雙溪淨水廠」⁴為例，我們也與里長討論過，希望將取水口往上移到人煙稀少的地方，以便大家可以更安心用水。

這淨水廠的水量是翡翠水庫的 57 萬分之一，只供應社區使用，但光是維持運作就會耗掉很大的成本，不過因為擔心停水時會造成居民生活不方便，所以才決定不予廢除，繼續保留下來。既然淨水廠不能廢棄，我們便希望自來水公司能將水管接到更上游之處，這樣取水不是問題，多餘的水還可以流到溪裡。

說實在的，以前雙溪會污染就是因為養鹿、養豬造成的，例如「珍鳥園」，

³ 鄭心湄／台北報導，〈保變住六之六 有條件開發〉，《中國時報》（2005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601+112005090600286,00.html>。

⁴ 雙溪淨水廠為水管路的源頭，從日治時代運作至今。參見 <http://taipei.ezfly.com/route.asp>。

老闆在這裡養了數百頭鹿和許多珍禽，鳥、鶴、鴛鴦、老鷹等等都有，這些動物專門賣給台北市立動物園。但老闆與鄰居不和，自行埋設暗管排放污水，鄰居再蒐集證據向議會檢舉，後來我請賁馨儀議員協調，店主才有所改善。現在老闆年紀大了，小孩都在台北找工作，已經放棄繼續經營的念頭了。

目前因為大家環保意識提高，自從 921 之後，土石流問題非常嚴重，大家都會配合政府要求。但是政府對居民卻一點都不關心，不會為這個地區規劃或開發建設，結果造成社區無法發展、人口外流，所以現在住在雙溪唯一的好處是這裡空氣好、水好，如此而已。

好山好水卻無法吸引遊客

【兒子加入談話：】

現在幾乎沒有遊客來這裡消費，因為這裡沒有觀光景點。以前來雙溪烤肉是年輕人的休閒活動之一，但是有一年大學生在瀑布區烤肉遭地震落石擊斃。⁵所以現在聖人瀑布被封鎖，小橋也被打掉了。其實這件事也不是市政府的問題，他們也立了許多「山崩落石危險，請勿靠近」等等的告示牌，不過還是有人不怕危險，想到聖人瀑布烤肉。

以宜蘭為例，因為台北人願意到宜蘭玩水，只要一到暑假，冬山河、童玩節就可以賺盡台北人的錢。可是內雙溪也有水可以玩，為什麼台北人不到內雙溪來玩？因為台北市政府不顧市民休閒生活的需要，不加以整治、建設，結果這條溪便慢慢凋零。現在遊客來內雙溪烤肉的狀況逐年下降，目前只有楓林橋與碧溪橋下的溪邊可以烤肉，其他的橋往溪邊的通路都被封住了。如果市政府可以在溪邊整治一些戲水區域，採取便宜的收費方式招徠遊客，也許還可以帶動台北市稅收成長。

我們真的很需要透過熱心的學者，向台北市政府或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提出這樣的建議，這麼做才可以真正照顧到當地居民，要不然目前台北市的觀光產業只能說是「不斷地往下沈淪」。其實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把內雙溪整理好，我相信能帶來的利潤一定比雙溪淨水廠的利潤還高，市

⁵ 民國 82 年 5 月 30 日中午 12 點 7 分，台北市內雙溪聖人瀑布崖壁發生落石，造成當時正在瀑布下烤肉的學生，有 2 人死亡、26 人受傷的慘劇。參見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article/history_index.jsp?history=1991。

政府的稅入也會更多。

也許因為這裡是取水地，所以不能這樣發展，不過我們也建議可以將取水口移到更上游的地方。

現在各縣市都努力開發休閒農業，縣市政府都會給予補助，獨獨台北市與其他縣市不同，所以我們也只能維持基本生活而已，要賺錢是不可能的。

早期要買這裡的土地只有自耕農的身份才准，現在雖然開放自由買賣農地，但還有許多條件限制，以前居住在這裡的人，經過兩、三代之後，對這裡無法發展感到不安，於是賣掉土地離開這裡，沒辦法搬離開的人，便在這裡抱著只要可以生活就好的心態過日子。

這裡是離台北市最近的郊區，到士林 10 分鐘，最遠的南區到這裡也不過四、五十分鐘，總統府、西門町 30 分鐘就到，地理非常方便，而且內雙溪是台北市唯一一條水質好的溪水。以前張景森曾經想規劃從故宮坐纜車上來，這讓我抱著很大的希望，我想到時候遊客一定很多，結果阿扁落選，當選的馬英九又不做。

鑽法律漏洞在保護區蓋房子

雖然市政府規定山坡地禁建，但是民眾還是可以用「狸貓換太子」的方式取得建築許可。有些拆遷戶在其他地方已有房子，所以把當地的門牌高價賣出，這種門牌在外面可以賣到高達百萬元，只要買到拆遷戶的門牌，再將這塊門牌拿到內雙溪來，就可以要求政府在內雙溪找地方讓他們蓋房子，於是新房子就蓋起來了，而且佔地都還不小。現在看到的許多新房子就是這樣來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

現在房子越來越多，再加上附近的溪山小學，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搬來，這樣也好，內雙溪才不會被遺忘。以前我兒子還在念小學時，我擔任過家長會長，每次畢業人數只有十幾、三十人。現在有些人觀念漸漸改變了，不認同台北市區的教學方式，反而喜歡小班制，所以現在溪山國小的學生比以前多了許多，而且都是住在市區的兒童。

多元化經營以符合消費者需求

我們這裡藥浴的服務項目是從道路拓寬後開始的，這是為了因應消費者

的需求而來。現在的遊客上山，一般還是希望可以順便洗溫泉，所以我也曾經評估過這邊溫泉的狀況。雖然這邊也有溫泉，但地層要挖得很深才有，因為這樣工程費很貴，所以溫泉投資對我來說太冒險了，同時溫泉水若排放到溪中絕對會影響水質，反而對環境不利，所以才改為藥浴的方式。我們所用的中藥藥草經過取樣化驗，一切都沒有問題，不過還是冬天生意比較好，夏天幾乎沒有人會洗藥浴。我與行政院輔導的農場合作，一開始我是希望經銷他們的產品，請他們提供相關技術與知識的指導，後來我決定將其中一部份藥草轉為藥浴的材料。

現在的經營型態都要走向多元化，雖然以餐廳為主，我們還另外提供泡茶、喝咖啡等等消費項目，如果不是法令限制嚴格，我還想經營民宿，生意會更好也說不定。不過台北市經營民宿很困難，因為我們距離市區不遠，很難有度假村的經營型態。

之前參觀三峽大板根遊樂區內烤肉區的作法，想要效法他們設立烤肉區，提供食物與器具給遊客，後來發現遊客若想烤肉都會自己準備，結果反而只會留下垃圾，另外我們還必須提供清潔用品，這樣下來不符成本。

餐廳經營難有起色

餐廳生意與經濟發展有關，只要經濟面好，消費者花錢就面不改色，尤其是台灣人「能屈能伸」的性格，50 元的排骨便當可以當一餐，心情好想吃餐廳 5 千、5 萬也照花不誤。特別是像我們這種郊區的餐廳，都要依賴經濟力好的消費者來消費，否則只能普普通通地過日子，要賺大錢是不可能的，現在已經無法像以前一樣「天天星期天」，早期經濟還沒有泡沫化、股市上萬點、還有「大家樂」瘋狂的時候生意最好。

【兒子加入談話：】

其實應該說若是當地沒有特色，就不能帶動觀光的发展。現在陽明山上到處都是餐廳，北投許多溫泉會館也做得很漂亮，但是雙溪沒有特色，所以要有好發展很不容易。因此我們在很多服務方面都特別用心，希望得到客人的認同讓他們願意再回來消費，因為地方資源並不能給我們任何幫助，沒有觀光景點、沒有風景區、遊樂區，只能靠我們自己單打獨鬥留住客人。

因為花季的關係帶動平等里的發展，好像「時勢造英雄」，要不然以前

山上不會有人想開餐廳，現在則不然，到處都是餐廳。

前幾天我特別從竹子湖往金山的方向走了一趟，經過馬槽、金山鱒魚場。以前吃鱒魚風行一時，那天上去一看，附近的餐廳也變得蕭條，而且馬槽那邊的地點，對市區的人來說又比較遠。

後記

我有三個小孩，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小，是到雙溪定居後才出生的。大兒子輔仁資訊系畢業，二兒子念機械。大兒子本來在民視新聞部上班，服務四年後無法適應裡面的生態，當時餐廳生意很好，於是決定離開民視回家幫忙。目前大兒子負責外場，二兒子主廚房，負責煮菜招待客人，功夫還算不錯，我常請大飯店的廚師來教導，忙不過來的時候也請圓山飯店的廚師來幫忙。以前我還想要另外再找地點發展，不希望兒子們都在同一個地方，但現在在外面發展不容易，不如大家留在一起，畢竟這是自己的土地，過一天算一天，有生意就做，沒生意還可以打平。

十多年前，我與機械顧問到中國天津、大連進行評估，在天津某個港口設立食品工廠，製作仙貝、蛋捲、泡芙等等。當時那邊一個月才三百多元的低工資，用料成本也便宜，但其實內部問題很多，那邊與國民黨一樣，要吃又要拿。再加上當時我才四十幾歲，家庭還需要照顧，所以儘管工廠有賺錢，因為我無法在那裡管理，結果賺的錢都被別人搬光了。所以現在台商投資失敗的問題我感同身受，現在很多人從大陸打退堂鼓回來，賠錢也像我以前一樣都不敢講。

我真正與阿扁認識是從他參選北區立委時開始，他與謝長廷兩人一起來吃飯，阿扁要參選市長時，選民知道我支持阿扁，陸陸續續將許多捐款拿到我這邊，好像是我要選市長一樣。當時氣氛很熱烈，不像現在，支持者的心已經降溫了，雖然基本的票數還是不會消失，但是中間選民會轉移，再加上國民黨買票，讓我拉票拉得很辛苦。有選民說誰當選都一樣，但是我告訴他們最起碼民進黨政府不會貪污，不過還有人認為民進黨當政之後日子不好過。其實這有賴人民對政府的關心、願意對社會付出多少。新政府不能說沒有貢獻，老實說，就算下一屆讓國民黨取回執政權，他們也不好做。

阿扁在立委、市長任內常常來，他擔任總統後來過兩次。李登輝也來過

幾次，他常常在這附近散步、運動，有一天我太太在路旁洗香蕉，阿輝伯經過還停下腳步問她洗香蕉做什麼，她告訴他打算將香蕉未熟透的部分，用水滾過後再用糖醃製，李登輝則說他是農業博士卻不知道香蕉可以有這種吃法。

陽明山國家公園

(六) 高振鐘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6 月 23 日 PM4：00～6：00

地點：椰林溫泉美食餐廳（台北市北投區行義路 269 號）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高先生長期擔任椰林、川湯等溫泉餐廳之經理職務，對溫泉經營相當熟稔，特別是近十年來，溫泉變成國人休閒遊憩的重點，高先生對北投地區的溫泉產業發展問題，有著深入的瞭解。

溫泉今昔

溫泉在近幾十年才開始蓬勃發展，雖然日治時代就有溫泉，但是以前民眾生活困苦，除非住在溫泉附近的居民知道利用，例如媽祖窟（池）¹及其下方，有幾個設備比較簡陋的池子，免費讓居民使用，否則大部分的民眾對溫泉不瞭解，市區的人就算聽過，也不一定會來消費，高檔設備的溫泉更是少見。雖然現在這些地方也開始收費，但僅要價幾十元，充當清潔費用而已。

經過這幾年的發展，生活品質提升，民眾休閒產業已算是日常生活一部份，現在台灣的溫泉已經算是非常普遍了，上山吃飯以及泡溫泉這兩種活動的消費面與消費量都比早期廣。



圖十八：高先生在椰林餐廳接受訪問

¹ 位在北投龍鳳谷地區。

溫泉水質各處不同

各地的溫泉水質各有不同，例如紗帽山富含青礫和白礫，有硫磺味，但烏來則是無色無味的碳酸泉²，如同一般人家用熱水器放出來的水一樣，透明無味。紗帽山溫泉的青礫酸鹼值非常高，腐蝕力強，以往白鐵製作的抽水馬達，不到半年就全部侵蝕殆盡，所以我們必須使用化工用塑鋼材質才耐得

住侵蝕力。

這邊的溫泉源頭很多，我們主要是從媽祖窟（池）那一帶接過來的。各地的水質雖然青礫、白礫的比重略異，但大體上還算雷同。不過溫泉主要看的是水裡含有多少標準比例的礦物質，衛生局每個月都會派人來檢驗，不

臺北市衛生局抽驗物品收據					中華民國 113年
商號 名稱	品名	數量	外觀	採樣時間	
椰林溫泉餐廳	溫泉池水	100mL	清澈	11:32	
	溫泉池水	100mL	清澈		

圖十九：掛在牆上的溫泉合格檢驗證書

合格的業者會受到處罰。

溫泉就是溫泉，市面上看到的許多特殊名詞有部分是有別於種類區隔，有一部分是商人的噱頭，溫泉本身含有許多礦物質，對人體已經很有幫助，把玫瑰花瓣放在溫泉裡面，也許年輕人會覺得羅曼蒂克，但從實際面來看並沒有特別功用。

溫泉餐廳的經營發展

我是北投大屯山地區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便出社會學了很多東西，我曾經在建築業、報社、汽車保養廠上班、當過西點麵包學徒，後來在台北市經營西餐廳，餐廳算是我的主業。來到這裡經營管理溫泉餐廳，從「川湯」開幕到現在，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了。

「椰林」的基本設施是以前地主留下來的，我們大約在兩年多前接手，把整個園區重新整理、規劃，之前業主並沒有經營得很好，我真正接手經營的時間約莫一年多。

「椰林」與「川湯」的股東主結構差不多，但是有部分的股東還是不同，

² 碳酸泉無色無味含礦物質、鐵質等，久放在池子中石縫會出現鐵鏽的顏色，所以又被稱做「鐵礫」。

所以財務各自獨立；兩邊的員工人數差不多。我們另外還有「湯瀨」以及明德樂園後方的「川瀨」兩間餐廳，總共四間關係企業。

因為「川湯」走的設計屬日本京都風格，所以吸引很多日本觀光客前來，日本 NHK、札幌電視台、以及相關雜誌都曾來採訪過；「椰林」則是走南洋風味，特別請設計師到印尼峇里島尋找布置的素材。

宜蘭礁溪的「川湯」溫泉飯店與我們無關。由於北投「川湯」口碑非常好，一位與我們熟識的宜蘭溫泉業者決定開始經營溫泉餐廳，也取名「川湯」。結果宜蘭「川湯」一開幕，馬上就有人打電話來詢問我們是不是開了分店。

餐飲才是經營重點

仰德大道上的櫻花、逸園等溫泉餐廳，是公家委外經營的，現在連中山樓的經營管理權政府也有意釋出。

紗帽山的溫泉業者自行組織了「紗帽山溫泉觀光發展協會」，經過政府立案，現共有 20 家加入，比較有規模、有心經營的業者都加入，我們也正式申請成為社團法人，定期開會，並與全國性的「中華民國溫泉觀光發展協會」³串連。

對業者來說，雖然用溫泉作號召爭取客源，其實大部分的經營收入以餐飲為主。把溫泉當作餐廳的主要特色，與市區的餐廳有所區隔。現在如果用餐的客人泡溫泉，我們不會另外加收泡溫泉的費用，但單泡溫泉便須要購票。目前聯誼會大部分的會員都規定單泡溫泉的費用一人兩百元，以人頭計算，少數幾家業者因為有 VIP 特別的設備，要價才會比較高。當然有些業者設備比較不講究，收費也相對低廉。

紗帽山這裡有很多溫泉餐廳經營得不錯，因為全國溫泉協會的關係，我們與全國各地的業者都會互相交流觀摩，然而餐飲水準還是以紗帽山這邊的餐廳水準最高。中南部的餐飲比較簡單，臨時要一桌兩萬元的菜，供應上會

³ 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在 2003 年 5 月 28 日成立，由紗帽山溫泉區、陽明山溫泉區、北投溫泉區、金山萬里溫泉區、烏來溫泉區、新竹清泉溫泉區、苗栗泰安溫泉區、台中市大坑溫泉區、谷關溫泉區、東埔溫泉區、廬山溫泉區、南北港溪溫泉區、關子嶺溫泉區、寶來溫泉區、不老溫泉區、屏東四重溪溫泉區、知本溫泉區、安通瑞穗溫泉區、礁溪溫泉區等 19 個溫泉區的業者所組成，會員可分個人會員、團體會員、贊助會員等三種，總數已逾 128 個。該協會成立的目的，除了健全我國溫泉觀光事業、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外，促使在立法院二讀中的溫泉法順利完成立法，也是該會的主要任務。

有困難。而紗帽山這邊的餐廳，以「椰林」為例，我們廚房有二十多位師傅，儘管客人突然進來要求，不論多少桌、多少價位我們都可以馬上供應，這在一般餐廳如果沒有事先訂位是做不來的。由於師傅經驗豐富，作出來的菜就連擺飾也都在一定的水準之上，與中南部的餐廳比較，精緻許多。就連員工的伙食我們也很重視，若員工用餐的品質不好，我和股東都會向大廚要求。

我們的西點師傅是從西華飯店聘請的，因此西點都是飯店級的水準，蛋糕不用麵粉而是用堅果磨成的粉做成的，稱為「無粉系列」，所以口感特別不一樣。

目前業者的收入大部分還是來自餐飲，來自溫泉的收入較少，因為溫泉一天的消費量有限。現在因為過於強調溫泉的特色，結果冬天人山人海，夏天卻門可羅雀，因此業者在行銷方面要再下功夫。

溫泉業者應講求行銷策略

我聽聯誼會中經營二、三十年的業者說，十多年前紗帽山的商家夏天生意特別好，冬天很冷清；現在則是冬天特別好，夏天生意差，因為天氣太熱沒有人想泡溫泉，結果夏天變成淡季，只有冬天天氣冷的時候，大家才會想來泡溫泉。

如何化解這個困境需要大家腦力激盪，我認為溫泉業者在後期經營期間，在泡溫泉這件事情上面著墨太多。早期都是設備簡陋的土雞城，沒有特別強調溫泉，而且一、二十年前冷氣機還不普遍，有些節儉的家庭連電風扇都沒有，若要消暑、避暑就會到山上，因此夏天生意好。後來因為溫泉蓬勃發展，業者投資的金額變得很龐大，把餐廳規模的級數做得很高，提高大家對溫泉的注意力，再加上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冷氣，消暑的需要已經消失了，因此消費者不知不覺中便設定這裡就是泡溫泉的地方。

其實泡溫泉不分季節，只要泡完溫泉一定會令人血液暢通，全身舒暢。

紗帽山算是全台灣最棒的泡湯地區，很少有像紗帽山離大都會這麼近的地方，其他國家的人想要泡湯，有些地方開車要很遠路程才會到，但是為什麼紗帽山的消費者逐漸流失？因此我在聯誼會裡一直建議要舉辦常態性的大型活動，強調山上與山下的溫差，讓民眾願意在夏天上山消暑。像海芋、鮭魚季、桐花季、風鈴季等活動我雖然沒全部參加，但是耳熟能詳，因為他們

大力做行銷推廣，因此我希望聯誼會每年在母親節過後、六月份的時候舉辦一次大型活動，招徠遊客上山。

然而辦活動的計畫一直無法順利進行，主要原因就是經費來源不夠，一個大型活動再怎麼節省，邀請媒體、影歌星來表演等等都要花費數百萬元。雖然這樣的構想大家都認同、都覺得合理，都知道業主要有共識、要合作等等，但是要好好辦場活動需要的經費就有問題了。商家經營的規模大小、財力、生意好壞，這會影響他們出資的意願，有些業者因經營不善，連發薪水都很拮据了，要他再多出十萬、二十萬根本是不可能。

可是，北投的溫泉業者只要申請即可得到民政局的補助，在捷運站附近舉辦櫻花祭等活動，但是紗帽山這一帶都是並未完全合法的溫泉業者，得不到任何補助。我在想，如果我們在大家還負擔得起的範圍內，把溫泉協會會費提高一些，以後自行舉辦活動時就不需要再收太多費用，也容易取得業者對舉辦活動的共識。

違章建築的無奈

紗帽山這裡的餐廳都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礙於法令，怎麼申請都不會過，餐廳、溫泉都一樣。

這裡尚不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範圍，沿行義路再往上一點才會看到標示國家公園界線的立牌，一般人都認為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溫泉業者會受到更嚴格的管理規範，但是我認為這之間並沒有太多差別。

在國家公園中要無中生有是不可能的，有人蓋違章、挖山坡地等等的行為，馬上就會被發現。不過，台北市政府執行違章建築拆除的工作原本就很嚴厲，他們拆違建毫不留情，可以說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之前我們入口處停車場對面的地方，原本搭蓋一塊戶外用餐區，後來被巡山的人查報違建，執行的人除了把搭起來的違建棚架拆掉外，連一旁磚造的花台和木造欄杆也一併拆除。

我們現在的房舍是民國 84 年以前就存在的，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規定，民國 84 年以前的違建暫緩拆除，雖然暫緩拆除可以使用但這並不算合法。溫泉業者在全國串連的情況下都知道，大部分的溫泉餐廳都是違章建築，因為山上建築牽涉到山坡地保育等法令限制，不能隨便興建房舍，但是以前

台灣沒有《溫泉法》，使得業者連想要申請合法的執照都不行。以我們公司而言，投資那麼多資金，誰會想要蓋違章建築讓市政府拆除？業者申請執照過不了，台北市政府也沒有具體規範輔導，所以業者現在都是抱著能撐多久就撐多久的心態在經營。

其他縣市像是廬山、東埔等很多溫泉區也不是合法的，但是為什麼其他縣政府願意補助，輔導業者配合發展？烏來的溫泉也不完全合法，台北縣政府卻常常贊助他們舉辦櫻花祭。只有紗帽山地區的業者自己花錢辦活動，不敢找市政府幫忙，以免業者又被違章建築的指控嚇得半死。

我覺得有發展前景的地方政府應該好好輔導規劃，創造一個新的觀光景點讓國外人士或國內民眾來參觀，把景觀處理好、讓交通更順暢，這樣才是正面、積極的作法。當然違法的部分要處理，但不能只以「違章建築」為名義長年打壓業者，讓業者自生自滅。為什麼業者願意從以前簡陋的土雞城，到現在願意將投資金額提高、擴大經營範圍？為什麼在政府打壓又不輔導的情況下，業者還願意增加成本改善設備？這就是供需關係，社會有這樣的需要，民眾想來這裡休閒，儘管政府嚴格限制，業者為了有競爭力，當然願意繼續投資，如果沒有這樣的供需關係，不需要政府限制，業者也會自行結束營業。

合法化的困境

因為以前台灣不特別重視溫泉活動，所以不像日本定有《溫泉法》管理業者。近年來全國溫泉業者一直在推動《溫泉法》⁴，有些民意代表如李俊毅委員、朱鳳芝委員等人，他們對法案催生比較熱心，業者當然也樂於與他們配合。目前《溫泉法》已經三讀通過了。

雖然三讀通過，但《溫泉法》的子法還有許多爭議。因為溫泉不可能設在大都會區，溫泉源頭都位在山區，子法內容牽涉到建築法、容積率、建蔽

⁴ 立法院在 2003 年 6 月 3 日三讀通過《溫泉法》，7 月 2 日由總統公布後實施，但溫泉法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子法，共 13 項，包括溫泉法施行細則、溫泉基準、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溫泉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溫泉取用費徵收及使用辦法等，分別由交通部觀光局、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原民會負責；其中爭議最大的是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涉及現有建物是否給予緩衝期。待 13 項子法公布後，母法可望在 2005 年 3 月正式實施。許昌平報導，〈溫泉法可能下月實施〉《民生報》（2005 年 2 月 16 日）A2 版。

率等等規定，過去政府沒有溫泉管理的概念，所以很容易將一般行之有年的建築法令拿來套用。其實以國外為例，溫泉區與都市的建築法規是有所區別的，雖然一般法規有山坡地不能隨意開挖等等規定，但溫泉本來就位在山區，應該有別於一般的建築限制。現在溫泉業者透過各方面的管道，試著爭取合理法規的訂定。

爲了《溫泉法》的爭議希望與市政府溝通、討論，日前我們還特別去拜訪吳伯雄，他也希望法條列好後能馬上讓市長瞭解。業者不只是努力與民意代表、市政府溝通以取得協調，也向台大教授與專家學者請益。不論如何，還是希望政府官員觀念要新、肯負責任。

少數官員會切身實地瞭解問題發生的原因，並想辦法解決問題，但是大部分的政府官員常抱持著不做不錯，沒事等退休就好的心態，要不然就是坐在辦公室紙上作業、制式化、公式化處理公文，不理會業者的生存，因此有些特殊的事情由於磋商、牽涉的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敢處理。我想，就算台灣沒有先例，官員認爲業者的想法不好、不夠，他們還可以參考日本或其他國家溫泉的發展經驗，他們溫泉業的經營管理有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可以加以引進。

勞退新制政策的衝擊

現在經濟狀況越來越不好，今年特別差，比發生 SARS 那年還糟糕，市區內各行各業都一樣，我想很多業者都虧本了，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勞退新制七月起步，這對業者是雪上加霜。

制度規定業者要先提撥 6%，等於業者在員工薪水之外還要多付出 6%，如果業者一個月需要支出 300 萬的薪水，現在便又多增加 18 萬的支出，但是在景氣差、生意不好的狀況下，業者怎麼可能拿得出這麼多錢？我個人認爲制度本身沒有錯，但是我們國家內外條件都不夠，硬要逼大家做到 100 分就不對了。

先進國家應該朝新制這方向走沒錯，但是一次提撥 6% 讓業者負擔過大，如果第一年可以提撥 1%，第二年再加 2%，逐年增加，幾年後最高到 6%，如此業者才有緩和的空間。現在業者面對新制度都叫苦連天，如果生意一切都還順利當然沒問題，但是一遇到不景氣，業者就很困難。

新制度也許是好處多於壞處，不過政策形成之前，應該要多拜訪業者，瞭解各方意見、想法，不能只覺得是理想的政策就開始進行了。雖然我也不同意完全聽業者的意見，畢竟業者還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但政策規劃、執行必須有整體考量，最好盡量採循序漸進的方式緩和執行，就像我剛剛說的，可以逐年增加提撥的比例，而不是一下子要求業者提撥到最高額度。

若從負面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 6% 的提撥款，不過是讓政府在國庫赤字下方便推行福利政策，當然這對減少赤字沒有幫助，不過就像保險公司先收保費一樣，有需要提撥的人畢竟是少數，繳錢的人還是比較多。

（七）彭元聰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2005 年 11 月 30 日 PM3：20～8：00

2005 年 12 月 7 日 PM2：30～05：30

地點：台北市竹子湖路（彭宅）

主訪：陳儀深

紀錄：鄭毓嫻

按：彭先生於民國 10 年 1 月 20 日出生在苗栗三義，戰後服務於陽明山的台灣、台寶礦業公司，對該地區之礦產以及礦區興衰瞭解甚詳，日後並長居陽明山上，栽種園藝、潛心向佛，其豐富的經歷提供本研究更充實的礦業資料。

一、日治時期

（一）不順利的求學生涯

我於農曆民國 9 年 11 月 30 日、國曆民國 10 年 1 月 20 日在苗栗三義出生，排行第三，父親在三義庄擔任會計主任。三義有十分之九是客家人。

我沒有辦法在小學畢業後到日本念書，其實家裡環境算是中等以上，大哥彭元信曾經到日本順天



圖二十：彭先生於竹子湖路自宅接受訪問

中學念書，但是他在日本吃喝嫖賭，其他台灣的留學生看到他過著不正常的生活，便寫信給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教書的阿叔彭阿木，阿叔又寫信給父親，

請父親不要再送錢到日本。因為受到大哥在日本花天酒地的影響，我也沒辦法到日本念書，可是公學校的老師告訴父親一定要讓我念書，所以三義公學校畢業後便參加中學的通訊授課。不久，七七事變開始，因為種種問題中學沒辦法畢業，隨後太平洋戰爭也開始了。

大哥因為缺乏生活費只好回台灣，在這同時他也染上了肺結核。一位堂哥在集集車站附近開了間木炭店，後來父親也到集集並在附近經營了一間枝仔冰店，大哥成親之後便在那裡生活，但是他的病已經沒辦法醫治了，不久便在集集往生。

（二）從台灣到上海、南京

中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退到重慶，汪精衛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關係很好，就如同滿州國與日本的關係一樣。七七事變剛開始時，阿叔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教書，因為汪精衛政府成立，日本政府請阿叔到汪精衛政府的財政部擔任機要秘書。某天，阿叔寫了信給父親，說想到上海開個製油工廠，一旦工廠順利設立，想請姪子兩人到上海幫忙，大家一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高興。沒想到還沒高興太久，便收到阿叔「病逝」的電報，叔母要我們趕快到南京幫忙處理後事。當時是民國 30 年，我正好 20 歲。

父親還沒離開台灣時我便告訴他，現在台灣人會被徵召志願兵、軍伕，但以後就沒有志願的問題了，只要年齡適合都會被抓去當兵，我覺得情形不對，所以告訴父親，希望父親到了南京之後，想個辦法將我們兄弟接到南京，如果我們不離開，我們兄弟年齡剛剛好會被拉去充軍。於是父親先到南京，父親到南京不到半年，戰爭事態已經非常嚴重了，便先將我的一個弟弟接到南京。一年後，我 21 歲，太平洋戰爭便開始了。

1.護送媽媽、妹妹從日本到南京

本來我們可以直接從台灣到上海，但是因為美軍潛水艇巡邏的關係，直達的路線非常不安全。當時妹妹國小剛畢業，什麼都不懂，母親雖然聽得懂一點日文但看不懂，所以我不放心讓她們自行前往，決定帶她們到日本長崎再搭船到南京，這是之前父親往南京的路線。

這段時間非常辛苦，我們從三義坐火車到基隆，花了 9、10 個小時，因

爲要等船，只好再借住在三義同鄉位於萬華的家中，這一住就一、兩個月。每次去詢問船什麼時候會來，辦事員都不告訴我確定的時間，只叫我後天再來，再問他上午還是下午、大概幾點，他們才一一回答，終於有一天等到船了，我便與她們到長崎。到了在長崎又必須再等船到上海，同樣的情況又再發生，不知道正確的船期時間，總是要我每天到基隆問船期。

有一天終於將母親、妹妹送上往上海的船，然後我一個人自由地待在日本，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所以決定到小倉齒科學校找堂哥，在堂哥的地方住了幾天後，又想到大阪笹虎製藥所找同鄉朋友，因爲對大阪的交通不熟，雖然買票坐上了車，卻沒察覺到是反方向。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人，年紀與我相仿，到了終點站時問我要到那裡，我才知道坐錯車，他還特別帶我到大阪搭電車並承諾要帶我到製藥所，途中不僅幫我買車票還請我到黑輪屋吃飯。

到了製藥所後才知道我朋友出差了，要半個月或一個月才會回來，由於工廠裡的年輕人大部分都被派到前線，因此廠裡的人希望我留下來幫忙順便等朋友回來，我心想這樣也好，也不會白吃白住。當時我負責捆綁藥包以方便其他人拿去秤重，這個工作我卻怎麼做也做不來，裡面一位女性事務員，對我非常友善，下雨天也會幫我送傘，看我這樣辛苦工作也覺得難過，建議我到另一家工廠，她怕我覺得不好意思，還說要辭職與我一起離開。我擔心工廠裡面的職員會嫉妒，所以告訴她我已經準備回台灣了。

2.帶著弟弟經韓國到南京

回來台灣以後，不到九個月，我拿著汪精衛政府發的護照，又帶著弟弟彭元偉到日本準備坐船到南京。本來要依照媽媽、妹妹的路線從長崎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後來聽船長說，這艘船在之前差點被美國的魚雷炸到。因爲海上交通危險大增，所以我與弟弟到九州時便更改路線，決定走陸路從韓國到南京。我們從韓國釜山搭車，經過山海關、天津、浦口，再搭船到下關，然後再騎著驢子到南京市駱家路的叔母家。

二、南京汪精衛政府時期

（一）阿叔

我到叔母家時父親還沒下班，後來父親告訴我，日本岩村大佐看到父親

在履歷表上寫著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畢業，知道這是園藝的人材，想將蔣介石在玄武湖附近的農場送給父親，但是父親不肯接受，只同意替他們管理。蔣介石的私人農場面積非常大，約 5、6 公頃，裡面種了很多水果，父親在農場管理了 2 年多的時間，農場的工人都是南京在地人。當時南京失業的人很多，再加上戰爭的關係，民不聊生，因為這樣汪精衛才會出來組織政府。

等到父親來叔母家時，叔母才對父親說，阿叔不是自殺也沒生病，南京市民懷疑被日本人暗殺。

當時汪精衛政府的財政部長是周佛海¹，阿叔則是財政部參事官，每一次日軍將官、汪精衛等首腦出席的重要會議他一定參加，阿叔的秘書也在場負責紀錄。有一天他的秘書突然問阿叔：「你認為我是誰？」阿叔嚇了一跳，心想他一定是重慶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自己沒命了。果然，對方說他是重慶派來的，目的是來殺掉阿叔，但是他對阿叔說每次觀察阿叔的言論，便覺得阿叔非常公正，如果國家有幾個像他這樣的人就好了，所以不忍心殺阿叔，甘願自己犧牲，說完人就離開了。因為這件事讓阿叔覺得很灰心，所以才會寫信告訴家父想另謀出路，擬離開現職到上海開製油工廠。

阿叔的秘書離開後就沒有任何消息了，半年後重慶又派彭德來南京，我想阿叔可能以前就認識他，看到他時還替他擔心怎麼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來，還讓彭德住在家裡，當時阿叔的房子便在日本官舍對面。聽叔母說，彭德一來阿叔就知道他又是重慶派來的人，可能彭德需要阿叔的協助。以後日軍發現前線還沒開始作戰，重慶就已經準備好了，所以日軍開始懷疑內部的人洩密，以後每次開會就減少一人參加，如果這一次會議結束敵軍仍然知道內部的消息，便推測間諜可能還在內部，每次開會再減少一人，直到只有日人、阿叔及其秘書三人參加會議時，日人始瞭解間諜是何人。

當時日本在中國分為三批派遣軍：中支、南支、北支，聽叔母說，4 月 29 日，中支總司令官請南京、上海等重要人士來慶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然而阿叔在經過秘書的對話之後，對身邊的人事物都變得很有警戒心，當天

¹ 周佛海（1897-1948）源南沅陵人，早年留學日本。1924 年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1926 年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1929 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職。1940 年後，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上海市長等職。日本投降後曾被蔣介石任為上海行動總隊總隊長。後在輿論壓力下被捕。1948 年死於南京獄中。參見 <http://zhenfei.netor.com/m/minren/71/15.asp?boardid=2535>。

叔母的弟弟也跟在他身邊，跳完舞回來再喝酒之後，人就變得迷迷糊糊了，奇怪的是救護車就在附近，在醫院打了一針之後就去世了，聽說連南京市民也懷疑他是被鬼子殺死的，但是沒有找到證據。

阿叔死後日本政府給阿叔慰問金十萬元日幣，另外還送一枚日本最高殊榮的金鷄勳章以作紀念，可是國民政府似乎也有補償的意味，來台灣後送我叔母家族一間位在永和特別眷村的房子，所以謀害阿叔的兇手到底是誰、阿叔是被哪方面毒殺還是中毒死亡？至今仍是一個謎。

（二）弟弟因意外過世

最小的弟弟原本在南京俘虜營管理俘虜，除了敵軍之外，裡面還管理當地失業的人。他大約負責 7、80 位俘虜，在固定時間帶他們到營外做苦力。一般俘虜營會圍設鐵絲網並通電，通常早上八點就必須關掉電流。有一天忘記關掉電流，弟弟一碰到門就被電傷了，當時南京沒有大醫院只好送到天津，到了天津不到兩個月便去世了。

我不知道日本人對「英靈」這麼重視。部隊長知道我們是兄弟，特別派了一位曹長陪我一同去天津領回骨灰。護士長將我弟弟的情形一一描述，說明得很清楚，隨後便將骨灰盒交給我，再用白布綁好掛在我脖子上帶回部隊。醫院大門口的衛兵遠遠看到我，便排成兩列向「英靈」行舉槍禮。當時天津的街道上到處是日本軍隊，一隊士兵遠遠看到我，又對我行舉槍禮。等火車時，火車站站長請我到站長室休息，並派衛兵看守放在桌上的骨灰罈，等到我上了火車，因為我坐在車門口附近，如果有士兵、將官上車經過，看到骨灰罈便行舉手禮。到了浦口，我們必須坐輪船到下關，之前在車上遇到的將官準備搭軍隊專用的白船，這時有一位將官便詢問旁人「英靈」的船怎麼還沒來？聯絡了沒？怎麼可以讓「英靈」等這麼久？後來上官決定讓我搭這艘白船，我一上船他們反而站在旁邊，沒有人敢坐下。後來我問隊長，為什麼日本人把「英靈」看得這麼重要？他說看到「英靈」等於看到天皇，看到天皇當然要敬禮。

三、終戰

（一）準備回台灣

我到南京時因爲叔母的介紹，便到岩村部隊的貨物廠服務，這裡以前是何應欽的軍部。

日本中支派遣軍所需的物資都是這裡供應的，衣褲、鞋子、棉被等等應有盡有，如果缺米，我們便去向中國買，再送到各派遣軍。我們一人一個星期配有大瓶清酒半瓶及煙兩盒，可見我們物資豐富的程度。我在貨物廠中擔任庶務員直到終戰爲止，當時裡面約有 20 至 30 位台灣人。

終戰時部隊面臨兩個問題，不管韓國人或台灣人，若願意與日本軍隊回日本，日本非常歡迎，若是因爲環境的問題，想要晚個兩、三個月再離開也可以，軍方會配給半年的糧食以及一切全新的物品。當時隊長希望我與他一同回東京，但是我告訴隊長我的父母親還在南京，我必須與家人一同回台灣，隊長問了兩次後確定我不會隨著部隊回日本，顯得很失望。臨別前還送我很多東西，他曾經在上海百貨公司買了雙高跟鞋想送給他女兒，但是聽說東京已經被 B29 轟炸機炸得面目全非，不知道他女兒是生是死，所以把這雙鞋送給我做紀念，日後我便將這雙鞋送給我女兒。

（二）放棄船資供家人生活

終戰之後一段時間，我們才來到上海等船。當時台灣人先在南京分租大房子以方便照應，一戶一間房，總共約有 7、8 間房，因爲軍隊答應給我們半年的糧食，而且所有東西都是全新的，因此 7、8 戶人家的行李數量相當可觀。

當時，一位 27、8 歲、下關在地的潘姓年輕人很有禮貌，每隔兩、三天就來拜訪我們，雖然我們都不認識他，還是會招呼他進家裡坐，有時候他還帶著陳年老酒、豬肉等食物與大家分享，幾次我們到下關洗澡也都是由他付費，父親對他感謝得不得了。我們要回台灣時，他還特別告訴父親車票不好買，他可以代爲處理，還告訴我們隔天幾點有車到下關，於是 7、8 台驢車一起出發到下關準備上車。

我們一到南京城門馬上就被憲兵攔下，憲兵看到車上都是日本鬼子的東西，很不客氣的問我們從哪裡來。這位潘先生馬上對憲兵說他們是台灣同胞，現在要回台灣，請憲兵不要太刁難，但是那些憲兵還公然大聲說不行，然後從每台車上都拿走幾樣東西，碰到這種事也只能摸摸鼻子就離開了。到了下關，潘先生說今天恐怕搭不到車了，晚上不妨住他家，他家空間夠大、離車

站近，明天去搭車也方便。於是大家便把車子上的物資搬入潘家，室內堆積如山，當晚潘先生特別辦了三桌好菜、好酒招待我們。等到大家吃得差不多時，來了 7、8 位憲兵問潘先生說這麼多人集會有無報告里長、有無申請，潘先生又出面對他們說他們準備回台灣，裡面是他們要帶回去的物品，但是這些憲兵還是要求看看置於地上的物品，一邊檢查一邊說這些物品是鬼子的東西，不要帶回去，只留了一些一衣物給我們，這一下又拿走了三分之二的東西。

（三）擔任軍隊翻譯官

終戰不久，已經有十幾批人先搭船回台灣，而且不需要繳費買船票，但等到我們回台灣時便規定人人要收費，而且在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下，一人的船費就要幾十萬的儲備券²，一個月後如果船沒來，每個人船費又更貴了，我們帶的錢一定不夠用。於是我對父親說，將我的船費當作是家人在上海的生活費，我可以回南京找潘先生，或是找以前日本部隊的隊長。

父親同意後我便離開家人到下關找潘先生，潘先生的鄰居看到我便問我怎麼還沒回去？我不好意思說明真正的原因，便告訴他有事處理才回來，沒想到他卻警告我要小心。由於潘先生家的大門沒關，我探頭往裡面一看，裡面居然都是當時我們這群台灣人車上的東西，他怕我看到，趕緊把門關上。我無依無靠也不敢得罪他，只將來意告訴他，請他幫我找個能餬口的工作，誰知道他粗魯地回我「沒有、沒有」，馬上就把我趕出去了。這讓我非常失望，我只好回到以前日本部隊的地方找隊長，可是日本人都被中國軍隊集中管理，許多日本人也已經回日本了，那裡早就沒人了。

於是我帶著小包袱從下關走到夫子廟附近，遇到從屏東來的賴端元先生，他是我在部隊時的同事，與我一樣沒錢回台灣以致在街頭流浪，於是我想請他問問當地人有沒有工作機會，當地人家告訴我們兩天前何應欽部隊接收時缺兩位日語翻譯，不知道找到人了沒，所以他要我們先洗個澡，隔天再

² 民國 30 年，汪偽中央銀行發行儲備券，自稱「新法幣」，與法幣等價流通。民國 31 年 5 月禁用法幣，並以 1:2 的比率「收兌」法幣。儲備券面額，初期最高為 10 元，民國 34 年時最高面額為 10 萬元。4 年中，物價指數上漲 5490 倍，米價上漲 6300 倍。抗戰勝利，儲備券被廢止。參見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4424/node13509/node14212/node16806/userobject1ai39974.html>。

帶我們一起去部隊問問看。

戰爭時日軍爲了躲避空襲，會到郊外挖洞存放物資，但是國民政府的軍隊不知道正確位置，特別留置了 30 多位日本軍官，希望他們帶路找物資，所以需要翻譯幫忙。我們到部隊時，裡面的人要我們先對鬼子說，請他們將電燈弄到桌子上以方便辦公。透過翻譯日本人馬上將電燈弄好，於是部隊便決定請我們兩人擔任翻譯。

（四）得罪長官入獄

但是我們在裡面也得罪了一些將官，當時外省兵看到日本人有手錶、鋼筆就想要，還請我向鬼子要，我告訴他如果有多餘的當然可以給，但是每個人都只有一支，不可能送給他。

有一天我剛從外面回來，有人告訴我部隊長要賴仔帶一群人去內務班日本人的寢室找遺失的手套，他認爲日本鬼子偷偷拿去放在床下。但是賴仔怎麼找就是找不到，也相信日本人沒有偷竊的行爲，於是心生不滿就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八嘎野郎，又找不到」，士兵知道這句話是罵人的意思，跑去告訴部隊長，部隊長一生氣便將賴仔衣服脫光，綁在柱子上用掃把猛打。後來我遇到一位士兵，他告訴我賴仔因爲罵部隊長被打得很厲害要小心，後來我遇上隊長，他反而說我也有罪，因爲我們是同時任命的，雖然我沒有被打，但我也被捆綁在走廊上的木柱。等到天亮，我們便被送去以前日軍關犯人的禁閉室。

過了約一個月，有人帶我們出去而且要送我們到雨花台槍斃，我坐在馬車上想起家人覺得很難過，還責怪賴仔怎麼隨便罵人，賴仔回說中國兵真的太無禮無數、太亂來了，一路上我還希望馬車開慢一點，這樣我才能活久一點。結果我們被送到陸軍監獄，才知道槍斃是騙人的。這監獄關了各種大小罪犯，凡是還沒判決的人都先待在這裡。

幾個月後，有一天我問賴仔，我們將來會被送到軍事法庭審判，假如審判官問你從什麼地方來，你要怎麼回答？賴仔想都不想就說台灣，我很不客氣地罵他不能這麼說，要說廣東梅縣，會說日語是因爲曾經到日本留學，事變開始時就回來了。我再考他如果審判官問你犯什麼罪，要怎麼回答？賴仔老實說因爲罵部隊長「八嘎野郎」所以被打，我再罵他不能這樣說，要說你

講「八嘎拉係卡達，都沒有找到」，這是「很可惜」的意思，意思是因為找不到覺得很可惜，是對方聽錯了以為你在罵長官。而且部隊中的中士班長對我們很不滿，因為他們抗戰八年到現在才是中士班長，但我們要與日本人溝通，如果沒有相當的階級身份，他們不會理睬，所以我們來沒幾天就當了上士班長。我告訴賴仔，到時候法官這樣問的時候，一定要記得這麼講，千萬不要因為緊張而失敗。事後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我怎麼會想到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在軍事監獄 3 個月，有一天晚上，我夢到一個漂亮的小姐，帶著皇冠與兩個小女孩，她要把皇冠拿給我戴，夢中我萬萬不敢當，不久就驚醒了。當時監獄中只有三個台灣人，另一位台灣人四十多歲，兩腳都被鐵鍊鎖住，可能犯了很重的罪，我告訴他我夢到這個奇怪的夢，他告訴我一星期內我應該就可以無罪釋放了，他拜託我出獄後幫他送信到南京某處給某人，為此他還特別問我真姓名，並為我做了首詩：「元是八千添壽數，聰明一世忘春秋」。

（五）順利搭船回台灣

確實，我們不到一星期就出獄了。

離開監獄後我先送信到南京，然後我們兩人便到上海的輪船辦事處找辦事員談條件，請他們幫忙注意船期，可是我們沒錢，如果辦事處內有雜事，我們兩人可以幫忙不領薪水，直到船來為止，辦事處馬上同意。但是，等到船來的時候辦事員卻不告訴我們，被他們騙了一、兩次之後，等到第三次船來的時候，我與賴仔帶著行李到碼頭，剛好在碼頭碰到辦事員，他說今天的船還有兩張票，但這是從南京來的人要的，如果他們沒來這兩張票才是我們的。我要他把這兩張票拿出來給我們看看，一等他把票拿出來，我馬上就搶到手上，我告訴他他三番兩次騙我們，我們也是沒辦法的。搶到票後馬上衝去搭船。其他台灣人以為我們兩人沒有船票就上船，所以他們也跟著上來，等到船要開時，他們才趕快找地方躲起來。結果這班船晚了三十分鐘才開，為的就是把這些沒有買票的人趕下去。

到了基隆以後，我向一位歐巴桑詢問火車票的事，她說從上海搭船回來的軍人或軍屬不用再買火車票，只要把船票拿給站務員看就可以了。果然看船票就可以搭火車，也不看任何證件。我回到三義家裡已經半夜十二點了，家人看到我都很高興。這時是民國 35 年。

四、國民黨政府時期

（一）228 事件

回台灣後我便到台中監獄服務，差不多過了 7、8 個月後，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

1. 事發前的台中地方法院院長爭議

姑丈饒維岳是日本時代的台中地方法院判官，終戰後擔任第一任台中地方法院院長，父親與弟弟先回到台灣，透過姑丈的介紹，已經在台中地方法院服務，父親擔任地方法院的會計主任，弟弟則擔任錄士的職務。228 事件之前，台中地方法院的法官、書記官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後來我也到台中找家人，姑丈說法院已經額滿了，只有台中監獄那邊缺人，所以我便到台中監獄負責採購與翻譯的工作，因為我以前在南京的監獄待過會講中文，可以勝任中文與台語的翻譯工作。我在監獄服務直到 228 事件發生約一年後才離開。

228 事件還沒發生之前，南京政府直接指派澎湖地方法院院長池彪（外省人）擔任台中地方法院院長，但是姑丈看到通知書時，並沒有看到台灣高等法院的任命公文，便馬上寫信給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外省人）告知這件事，同時許多市民還到處張貼字條希望姑丈留任台中，但是池彪還是不理，照樣住在宿舍裡面，在同一個辦公室辦公，變成一個法院有兩個院長。沒多久 228 事件發生，許多台中人看到池彪就生氣，有一天下雨時，民眾藉機用雨傘打他，弄得他全身都是泥巴，饒院長怕他被人打死或受傷，便把他安置在監獄中保護，畢竟沒有人喜歡到監獄去鬧事。

那時候的外省人素質真的很差，終戰時來的軍隊，為了躲避共產黨連家眷都一起逃來台灣，可是他們到了台灣之後，這些家眷佔了公家機關主任、科長等職務，可是當時的公文都是中、日文交雜使用，他們根本看不懂，只會問章要蓋在什麼地方，章蓋好了就繼續打毛衣等下班。當時真的是這樣，外省人不會辦事只會領薪水，凡事又不照規矩，讓台灣人看了就很難過，難怪 228 事件會發生。

228 事件時，台中的台灣人將外省人集中到學校保護，我並沒有看到外省人被殺。台灣人就是老實，只認為自己沒做壞事所以不會有事，誰知道門一打開，士兵看到人就馬上開槍了，因此大家都不敢出門，只聽到槍聲，不

過台灣不大、交通也算方便，聽說基隆死了許多人，還有人被鐵絲穿過手腳然後被推進海裡。

2. 姑丈遭陷害

不到一個月，21 師就到台灣了，他們來的時候外省人便開始亂來了。有一天監獄長正好在大門附近碰到一位 21 師的衛官，雖然彼此不認識，但因為我們都穿制服，所以知道我們就是他要找的人。衛官手上拿著一份名單告訴監獄長要談件事，詢問他如果翻譯在旁邊不方便，監獄長認為沒關係，接著 21 師把名單給他並交代要抓名單上的人，這些人包括台中地方法院的法官、書記官、謝雪紅、林連宗等等，都是地方上有名的人士，當然還包括台中監獄長，衛官只知道名字不認識人，監獄長發現他的名字也在上面便把名單收下，請他明天再來。因為姑丈的名字也在上面，我趕緊跑到法院告訴他 21 師要抓人了，趕緊準備離開。我姑丈說他是清官，沒做錯什麼事不打算離開，果然第二天他與監獄長都被抓走了。現在駐日代表許世楷的父親許乃邦先生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推事，當時許世楷與我姑丈的大兒子，因為騎著同學的車子到街上，在 228 事件時也被送來台中監獄，還好沒關多久就被釋放了，當時他們才初中一、二年級而已。許世楷家境不錯，在埔里有許多種有杉木的山地，後來看到局勢不對，他父親便把土地都賣掉並且搬到日本。

當時台中法院法官、書記官都被抓走，可是公文還是要處理，但是其他人不敢去 21 師那裡，而且會講中文的人不多，於是將公文拿給我，請我送到 21 師。21 師門禁森嚴，到了大門口還要盤查很久，刁難一陣之後才會讓你進去，然後才把公文收走並集中在一起。

因為監獄長與池彪感情不錯，池彪請看守特別照顧監獄長，但是他對我姑丈很不滿，認為姑丈唆使流氓、利用市民的力量，不讓他擔任院長還被打。另外，以前法院將嗎啡鎖在倉庫中，但池彪來了之後便將這些嗎啡盜賣，還推說毒品是前院長盜賣，因為池彪與 21 師的關係很好，因此我姑丈便被池彪陷害，審判期間 21 師自己寫自白，要姑丈承認他們寫的這些事情，姑丈堅持不認，到了第三次 21 師誇口非讓他死不可，不管他承不承認，今天一定要槍斃。但是當時碰巧打雷，迷信的中國人怕了，不敢執行槍斃，我姑姑馬上派人到高等法院找楊鵬，拜託他出公文給 21 師，於是楊鵬告訴他們就軍事案而

言找不到證據，而鴉片部分則是司法案，請他們將案子移送到司法單位。因為打雷而不敢執行槍斃，再加上楊鵬也出了公文，21 師沒有任何理由只好將案子交由司法審判。

後來我姑丈就沒事了，但是他因為這件事決定辭職，不過楊鵬告訴他，如果現在不繼續擔任司法職務，之前發生的事情就會被別人誤會是真的，可惜了他擔任了這麼多年的清官，還曾經被日本天皇昭和召見過一次，所以打算派他到台南高等法院當庭長，服務一、兩年後再辭職，到時他不僅承諾姑丈辭職，連他自己也馬上辭職。姑丈聽了楊鵬的話，到台南服務幾年，等到名譽恢復後才辭職。

3.見過謝雪紅

228 事件中我曾經見過謝雪紅，她個子很嬌小，跟在她後面的侍衛手裡拿著手榴彈，當時他們說要找監獄長，可是監獄長不在，只有彭總務長在，她告訴彭總務長要反、要反，總務長還莫名其妙地問她要反什麼？她才說要反國民黨，不過因為監獄長不在，沒人敢作主，當時我不知道她是誰，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就是謝雪紅。謝雪紅是共產黨員，當時她找了許多失業的人加入，幾乎每個人都會使用武器，後來她要其他人先到埔里，並騙他們說她隨後就到，沒想到她自己先溜掉了。

4.事後感想

事實上，國民政府在台灣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認識台灣，中國人也很可憐，只有上海等租借區的大都市才有自來水、電燈，其他地方根本沒有這些東西，所以他們來台灣看到電燈不亮，只會用扁擔去敲燈泡，以為水龍頭往牆壁上裝就會有水。雖然文人的素質不錯，但是知識水準參差不齊。

反觀日本人的訓練一切都很規律、很嚴格，我們在南京時起床時間一到一定要吹喇叭，幾分鐘內要集合完畢，然後開始跑步。到了大水池邊，隊長要自己先跳進水池，以身作則，其他人才會跟著跳進去，平常衣服扣子沒扣好就會被罵。所以中國兵來台灣時真的讓人看不順眼，穿的衣服又舊、又破、又不合適，草鞋、扁擔怎麼會是軍隊的東西呢？

當時的中國人很怕當兵，我在南京時聽說他們組成軍隊的方式，他們一

面打一面退，退到某地便要當地的村長去找人來當兵，告訴他們一天可以領多少錢，只要找到一連的人數，就讓村長當連長，完全沒有任何訓練，更何況還有人是被抓來的，這種軍隊怎麼有辦法打仗？這種沒紀律的軍隊在台灣，以為自己是王還要大家聽話。我堂哥的女兒當時是女中的學生，曾經被中國兵騷擾，當時我堂哥開了一家碾米工廠，她跑到碾米廠樓上，中國軍也跟著上去。後來我堂哥騙中國軍出來見面，往他腳上開了一槍，以後才沒再來騷擾。

而且許多外省人很沒有禮貌，還好我能與他們溝通。曾經有個外省人穿著鞋子走進我住的地方，我就大聲問他「來幹什麼？這是我住的地方，而且還是公家的房子，怎麼把鞋子穿上榻榻米上，這麼骯髒，真是亂來。」我大聲罵他，他只好摸摸鼻子離開。外省人就是怕人凶他，如果大聲對他們講話，他們就對你畢恭畢敬的。以前監獄裡面也有一個是司法官的親戚，對台灣人很不客氣，不過 27、28 歲的人，好像他是皇帝一樣，我對他這種行徑非常看不過去，有一天終於起衝突，我拿起椅子往他的方向砸過去，警告他不要以為台灣人好欺負。其他人還問我怎麼敢打外省人，我告訴他們外省人怕惡人，如果你越軟弱他們就越會欺負你，就是所謂的「軟土深掘」。這是在台中監獄內發生的事。

（二）受姑丈請託服務於台灣礦業公司

姑丈辭掉台南高等法院庭長的職務之後，在台北、台中分別取得律師執照，後來便在台北重慶南路一段開設律師事務所。

正好有七個股東打算成立礦業公司，礦區就是現在陽明山的七股，他們將契約內容拿給姑丈鑑定，姑丈一看就告訴他們這契約不公平，大股東會吃掉小股東，有失偏頗，於是幫忙修改契約內容。這些股東很感動，因為當時還有美援的關係，必須聘請有相當身份地位與資深資格的律師才行，所以姑丈對公司而言正好是最完美的人選，便決定請姑丈擔任公司的法律顧問，也給姑丈一些公司的股份。

後來這家公司經營不善，便將全部股權讓給姑丈，姑丈接手經營時我還在台中監獄服務，後來他就請我到礦業公司幫忙（約民國 41、42 年），我到礦業公司上班的時候，領的是台灣礦業公司的薪水。我先擔任現場主任，後

來又到基隆辦事處，負責交貨給台灣肥料公司。剛來台北時我住過台北市中山市場、和平東路一帶，到基隆辦事處上班時我便在基隆定居，住過基隆的光明路、世界戲院附近等地，約 3、4 年後公司將大部分原料運往高雄肥料三廠，所以我便又搬到高雄。

肥料公司會將硫化鐵中的硫酸以及鳥糞中的磷礦，混合製成過磷酸石灰當作肥料使用。

當時公司有 6、70 人，有些工人很懶散，後來因為公司生產狀況不佳，所以停工的時候我必須到七股礦區現場檢查礦產的成分，通常要有 35% 以上的硫化鐵才算合格，不夠的部分要當廢土，以免損失相關的設備成本。

當時我們的礦坑約 100 公頃，主要是開挖硫化鐵，白土則要另外向台灣省礦務科申請，他們會派人來調查。要挖礦之前必須要先請專門負責探測的公家單位來協助探測，這單位的技術人員以客家人為多。有時候礦坑的範圍會將民間的私有地也劃進去，但若民間地底 3 公尺以下有礦物時，仍然屬於政府的，需要申請，3 公尺以上的部分則要給予民間私人賠償。

礦業公司一樣要納稅，調查公司的工資、生產量等資料，可以知道每個公司的狀況，稅金跑不掉。

硫化鐵挖出來後，以噸計算，肥料公司會用卡車來秤重、載送，若成分被檢驗不合格就會被沒收，這樣一來礦工的工資、運輸的成本、租金等等都沒有了。這邊的硫化鐵含有很多水分，肥料公司會先把水分抽乾再秤重，為了賣到好價錢，我們特地在基隆警察局附近，向顏家租了一塊空地曬硫化鐵，等到水分較少的時候再送去肥料公司。

我只要看一眼礦產就知道裡面含有多少成分的硫化鐵，不需要再進行分析。礦產直接從陽明山七股運到基隆，交通沒有問題只是路較為窄小，車子都還是上得來七股，當時硫化鐵也開挖了六、七年之久。

（三）定居陽明山，任職於台寶礦業公司

後來在認識包商的介紹下，我到高雄佛教堂擔任書記，當時佛教堂剛成立不久，募來的款項沒人處理，因此主持人又要我過去擔任臨時會計。其實慈善事業的資源來自十方，給職員的薪水並不多，只不過因為之前的工作已經辭掉了。

於是我到左營請示菩薩，如果回到陽明山發展會如何？當時的籤詩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最後一句「鐵會變成金」，表示這是件好事，所以我約在民國 50 年左右來到陽明山，我最小的小孩便就讀於陽明山國小，到了民國 52 年，我才正式向北投區公所申請登記遷入陽明山。

日本時代這裡就有森林公園，不過規模不大。童子軍露營的地方附近有個登山口，離登山口約 2 公尺靠右的地方有個石碑，上面紀錄的就是日本皇太子到這裡種樹的事，到了陽明山管理局潘其武局長的時代一樣也有造林的活動。

我一開始到陽明山時，我住在比現在還高的位置，房子是自己搭建的瓦屋。以前這裡常常下雨，就算不下雨也會有濃霧產生，氣候也較冷，到了這幾年氣溫才漸漸升高。

1. 土地從私有變公有

其實這裡的地最早並不屬於公家的，這裡的地連同下面的停車場、童軍活動中心，約百來公頃的土地都是曹家的，他們向原住民買地，以前並沒有測量界域，只說明東南西北各以樹、溪等地理條件為界。等到日本人來了便被日本徵收，日本將此地改為草山公園，終戰之後成立陽明山管理局，曹家想向政府討回這塊土地，但是祖先與原住民交易的紙張已經毀損了，文字都不清楚，於是雙方開始打起官司。當時這裡還屬於台北縣，所以曹家請縣議員幫忙並承諾願意將收回的土地分給議員，所以議員與管理局就開始打起官司。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台北市、台北縣也動不了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潘其武是情治單位出身的，不輕易妥協，而且當時總統還使用草山行館，若將土地還給私人則會有安全上的漏洞。所以官司便拖了很久，本來連曹家也看破打算放棄，沒想到潘局長過世，於是曹家又開始舊案重提，新任的管理局金局長與總統的關係不深，所以處理這件事的態度較有彈性。

這片土地是台灣省林務局委託陽明山管理局管理，於是後來變成陽明山管理局與私人的官司，新官司進行的期間，陽明山管理局已經被編入台北市，所以這場官司對曹家越來越有利，雖然林務局承諾願意還地，但要曹家繳 80 年的租金，用這樣的理由繼續拖延官司。後來官司結果還是判決屬於國家政

府，於是國有財產局通知我可以向他們承租地了，所以我才搬到現在這個位置。之前土地租約五年一期，去年則改成十年一期，房屋稅則交給管理處，一年兩次。

有一天，一位在內政部上班的彭先生來到這附近，因為大家都是客家人，見過幾次面後我們就變熟了。一次他告訴我房子這麼舊怎麼不翻修？我告訴他翻修過程不簡單，現在這裡屬於國家公園，凡事都不容易進行。他一聽便說原本內政部要派他來這裡擔任處長，不過因為會比敘降一級所以才拒絕，於是他把名片給我，請我找當時的處長幫忙，於是房子的改建過程非常順利。

2.陽明山管理局時期

潘其武局長人很好，很為在地人著想，他每星期會有一次聽取百姓的陳情，有什麼困難可以直接向他反應，有次房子因為颱風而遭受損害，我們需要申請改建執照，但拖了很久都沒消息，於是在某日早上去陳情，下午他就派人過來看了，真的很快、很積極，執照很快就核准。很可惜他太早往生了。他對老百姓很關心，如果他知道有案子被積放很久，會馬上打電話到相關單位詢問並責罵負責人員，所以當時士林、北投地區的地政公務員都很怕他。他就住在陽明山上，我記得他往生的時候，許多老百姓都去祭拜。

以前七星山有很多相當大棵的松樹，這些是林務局種的樹，由陽明山管理局管理，如果要砍伐，要得到林務局的同意。潘其武局長時代，曾有林務局的職員勾結「山老鼠」，藉口七星山的枯木有礙觀瞻而標賣，進而不斷的砍伐松樹，還沒砍的樹他們也先將樹「剝皮」一圈讓樹枯死，因此每年也一定有「枯木」，當時的派出所也不管這些事。這些人把砍下來的樹鋸成等長放在我們家前面，有一次林務局的人來，我在他們面前講起這些事，結果那個人一來便對我說：「你在說什麼？」便把我的話給打斷了，顯然我講的內容對他不有利，以後我也就不想再說了。我知道他是山仔后的人，他年紀還很輕的時候就病逝了，我想這就是因果關係。

3.與裝甲部隊侍衛開玩笑

老蔣晚年曾住在中興賓館，他還沒搬上來時，我們就已經住在這裡了。

當時有個裝甲部隊駐紮在下面現在停車場的位置，老蔣每次上山之前，他們就要先上來勘查，穿著便服在樹下走來走去，晚上也常常來我家聊天，若總統不在山上，他們也就離開了。一旦家裡來了客人，這些侍衛不到五分鐘會來問我客人是誰、住在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有一次我故意對連長說，假如我加入國民黨我一定會自殺，革命已經幾十年了，撤退到台灣，把台灣的教育弄得這麼失敗，開車的人到處亂吐檳榔汁，衣服穿不整齊，國語說得不標準，廣東人有廣東口音，福建人有福建口音，這算什麼教育？教育不成功，國家就會失敗。被我這樣一講，這位連長以後就沒有再來找我了。

4.到台寶礦業公司服務

回來陽明山定居之後，便到台寶礦業公司服務，這間公司與姑丈的公司是同樣的股東，因為之前台灣礦業的礦區面積約 6、7 百公頃，日後公司想增資而且政府也開始限制礦區的面積，所以股東便將公司再分成台寶、台福兩個公司。後來因為台灣礦業的礦產品質不佳，姑丈便將礦區處理掉了，台寶邱董事長便請我到台寶上班。

現在七星山往小觀音的路口便是以前的礦坑，往金山的方向，還未到車牌的位置，左手邊有個大轉彎的地方，是以前台寶公司的白土礦區；硫化鐵在七股，馬槽橋一過便會看到「中湖」、「七股」的車牌。以前曾經在鹿角坑的溪邊發現紅寶石，我們將找到的紅寶石剖開分解，可惜裡面有許多裂縫，雜質很多，雖然再加工後還是很漂亮，但是寶石無法像硫化鐵般可以大量挖掘生產。與紅寶石相反方向的另一邊則有石板。

當時我到風坪、牛埔（現在的擎天崗）附近的寮房住了一年多，每天都從牛埔走到礦區上班，當時雖然有公車，但是車班很少，而且礦區與礦區的距離很遠，大家都還是用走路的。當時擎天崗還有人放牛，以水牛居多，等到要播種時，農人再將牛牽下山。牛埔上面沒有什麼設備，只有簡單搭建的寮房。廖文毅³回來台灣時，便住在中湖往擎天崗方向的路邊，那是他向人

³ 廖文毅出生於雲林西螺的望族，戰後創立「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台灣憲政會」。1947年1月1日於《前鋒》刊登社論〈新人·新生·與新年〉一文，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提出了預警，社論發表後的兩個月，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廖文毅及其二哥也名列以「內亂」為由而通緝的三十名通緝犯名單中，後因廖文毅避居香港而躲過一劫。1950年偷渡至日本，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1955年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議會」、1956年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0年成立「台灣獨立統一戰線」、1963年競選連任「台灣共

買的土地，在那裡搭建寮房居住，因為這樣，政府才派了一連的兵在擎天崗上監視，這些軍隊在前幾年便離開了。

當時礦產有很多種，但是台寶礦區的硫化鐵成分不好，所以還另外開採了白土、玻璃砂和硫磺。玻璃砂可以用來做眼鏡、鏡子，當時硫磺礦區則在冷水坑附近，挖出來的磺土還要燒煤炭煮硫，硫磺也是送到肥料公司製作硫酸亞。不過因為硫磺開挖的時間比較早，成分已經變差了，對我們而言划不來，所以很少挖硫磺。只有德記公司的硫磺礦區得天獨厚，不需要挖硫磺便會自動流出來⁴，而且品質比較好。

白土可以用來做瓷器，但是台灣的白土成分並不好，含有很多鐵質、雜質，燒出來的瓷器常常有凹洞。金門地區的白土品質較好，燒出來的瓷器比較光滑。當時台寶開採較多的是白土，因為用途寬，主要還是在島內銷售。

後來我發現裡面的員工欺騙老闆，告訴老闆不要再繼續挖礦了，這時已經民國 64、65 年了。

5.探測礦源的困難

硫化鐵的礦源很不規則，一般稱為「pocket」，一般的礦脈有 2、3 尺寬，而且會隨著山勢高低變化，但是硫化鐵則不同，他像口袋一樣，大小、位置沒有規則性，運氣好可以挖到幾千噸的礦，也可能探測時有，但挖到幾尺之後又沒有了。因為這樣，有心欺騙的人便會告訴公司還要再出資探測，因此現場主任很重要，要非常清楚礦區的情形。

以前一位總經理，負責探測礦坑的事務，他與探測的包工勾結，每隔一段時間就向公司說挖到礦源需要增資。當時我已經辭職了，總經理的媳婦想與我合股，被我拒絕，畢竟土地下的東西沒有人看得到，如果運氣不好沒有東西，別人會以為我欺騙他們，她還說沒關係反正老闆有錢。

有一次我碰到董事長，他請我去幫他看看內寮的礦坑，那天工人不肯讓我們進去，藉口說裡面有瓦斯、不安全等等，其實只要看他們挖出來的廢土

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在國民黨設計之下，一方面派人到東京遊說，另方面逮捕廖之親人和台獨同志判以死刑，並以老母呼喚兒子的錄音帶，喚起廖的親情思念，逼迫廖文毅返台。廖文毅終於在 1965 年 5 月 14 日宣佈放棄台獨運動飛回台灣，結束了他半生台獨運動的奮鬥。參見 <http://www.twcenter.org.tw/wu12/05.htm> 以及 http://www.twcenter.org.tw/a02/a02_04/a02_04_01_3.htm。

⁴ 應是指大油坑地區，採硫方式用「蒸汽收集法」才可能「流」出來。

就知道裡面有沒有礦，果然這個洞是騙人的。我們出來不久，那位總經理與包商看到我，從表情看來心裡可能不太高興，後來我便告訴老闆娘那個礦坑沒有硫化鐵，希望他們不要再繼續挖了。

（四）家庭生活

我太太也是銅鑼客家人，她的台語說得比我好，我們在台中結婚。其實姻緣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她父親與我父親幾十年沒見面，某天碰面了，一聊起來便答應把女兒許配給我。不久我便到南京，一去三年多，互相都沒有來往，她也沒有出嫁。在這段期間，我在大阪、南京與女孩子都很有緣，在大阪認識的女孩，願意為我到別的公司上班。而妹妹在南京軍部醫務室中擔任護士的同事前田很喜歡我，雙方父母親也都同意我們交往，把之前在台灣已經與人定親的事情給忘記了。但是日本人嚴格規定軍隊裡不能談情說愛，兩、三個月後她便被派到對面另一處衛生器材工廠，出入都被管制，戰爭結束她便回日本，我們之間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總共有 6 個小孩，從民國 36 年老大出生後，每隔兩年生一個，老么是在民國 46 年出生。

家裡小孩都是苦學而成，有一天我帶著小孩坐公車到士林，一位陽明山國小的老師問我怎麼教小孩，因為他覺得我的小孩很不一樣，我告訴他我只教小孩我會的，但他認為我這麼說只是客氣，堅持我一定要告訴他一些事情。我只好說我也沒有什麼方法，只是身為家長要「以身作則」，不要以為小孩還小就疏忽，事實上大人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小孩的前途。

老大原本在高雄念二中，但是搬到台北後，台北縣市的學校不願意收他們，我只好請在台大教書的同鄉，請他拜託校長讓老大就讀金山中學。畢業時，南京西路的布商請學校推薦優秀的中學生擔任學徒，所以老大便到布行上班。大女兒畢業後在山區的福利社擔任服務生，下午再到金甌商職念夜間部，傍晚五點再從永和坐車回來，到家都已經十點了，當時真的很辛苦。

我曾經建議兒女們學習日語，因為台灣當時所有的工業基礎都是來自日本，機器、零件等等都需要用日本的東西，可以的話就利用在學的時候去補日語，畢業時找工作才會比較容易。雖然當時政府禁止念日文、學日語，但我還是訂了兩年的《文藝春秋》。老大雖然聽我建議學習日文，但他沒有耐心，

以後就放棄了。大女兒比較認真，所以後來能到旅行社上班，不過當時旅行社的素質不好，離開旅行社一段時間之後便到日本學插花，現在常常擔任插花檢定考的評審委員。老么陽明山國小畢業後，就讀師大附中、成大機械系，並到美國密西根州的底特律留學，現在則在美國通用公司上班。

孩子們現在的生活各自發展，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因為我與太太年紀都大了，所以去年特別申請一位越傭來家裡幫忙。

（五）園藝栽種

剛來陽明山時我在家附近種竹子，冬種竹、春種木，現在這種季節（冬天）最合適種竹子，通常要保持兩三株在一起的狀況，比較容易發育。竹子要將去年長芽的上半部用斜切的方式削掉，種的時候也要斜斜插進土裡，以擴大竹子的受水面積。現在種的是桂竹，因為不是很粗，做籬笆、景觀等等沒問題，3年前種的竹子現在就可以砍下來了。我種的竹子只有自己食用，如果有客人來訪，再拿一些送給客人帶回家。

這邊用的水是從鹿角坑接過來的，從鹿角坑的溪中抽水到七星山上，再從七星山上接管子送到北投等地。溪水水質很好，由自來水廠管理，所以我們也要繳水費。

我在 50、60 歲時開始栽種園藝，別人一直鼓勵我將種植面積擴大，反正也沒有人與我競爭。但是我認為這樣不好，如果我無限制地栽種植物，等老了也沒力氣管理，讓庭園荒廢我也不忍心。而且小孩慢慢長大，個人有個人的興趣、志願，我不可能控制他們的未來，更不可能寄望孩子也循著我們的路走。

（六）追隨曉雲法師⁵修行佛法

後來我碰到曉雲法師，她剛到文化大學授課時，正好是我這間房子要改

⁵ 曉雲法師是集佛學、藝術、文學、教育於一身的般若行者。畢業於香港麗精美術學院及南中美術研究所，師事嶺南畫祖高劍父大師。中日戰爭期間，加入後方文化工作，戰後旅遊至印度泰戈爾大學，研究畫藝并教授中國畫論。回到香港，創立雲門學園，并出版原泉雜誌。誓志終身願為奉獻教育之耕牛，而環宇周行三十餘國，考察世界著名教育文化機構；民國五十六年受邀來台，講學於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同時擔任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推動台灣佛學研究與文化藝術活動不遺餘力。民國七十九年創立華梵工學院（今華梵大學），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所佛教界創辦之社會大學。參見

<http://hcef.hfu.edu.tw/founder/overview/overview.htm>。

建的時候。

法師告訴我她想找地辦學，但是陽明山這裡無法申請校地，於是才轉往石碇，石碇一帶都是山坡地、很陡，還好當時林豐正縣長幫忙開發。當時我告訴法師如果校地找到了，所有的花木由我貢獻，但一切的移植、管理必須由學校負擔。法師同意後，我便到永明寺請求幫忙，請寺方將前面的空地讓我種植花木，等到校舍蓋好之後再送過去，寺方也無條件答應了。於是接下來約 20 年的時間，我都在學校教工人管理、修剪花木，這工作不僅沒有薪水，花木也都是由我捐贈的，直到 3 年前才離開。還好孩子們都大了，他們每個月一人會拿個幾千元給我，總共也有萬把元，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曉雲法師去年往生。之前我想辭掉校園的工作時，我還沒說出口法師就知道了，就特別找我去談話、喝茶，還寫了一首詩送我。

辦學校不是營利事業，法師從廣東、香港到台灣，把幾百萬、幾千萬的畫捐出來蓋學校，讓學校能從空地到現在這樣的規模，真的是不簡單。別人蓋學校是行政大樓先蓋，再蓋校舍，法師則是校舍先蓋好，再蓋行政大樓，她自己要住的地方則是最後才處理。我真的很欽佩她，在台灣做了這麼多的事情，往生後什麼都沒帶走，樣樣都還留在台灣。

有一次我告訴學校的人我們是慈善事業，一枝筆、一張紙都是募款來的，怎麼可以一張紙寫不到三行就扔掉了？如果仔細觀察導師就知道，她會把空白的部分留下來再使用。3、4 年前學校的職員來過我家，我把導師畫有圖畫、寫有字跡的紙片拿給他們看，導師連一點小小的空白部分都會留下來，等到以後再使用。這就是惜福！

有一次導師的司機小玲因為考試要到了很緊張，平常回去也都已經半夜了，隔天早上 4、5 點就要起來了，沒有時間聽課。我在旁邊告訴小玲，你天天在聽導師上課怎麼會不知道？我說言教不如身教，與師父坐在一起的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博學之人，他們之間的交談你都聽得到，她的一舉一動、生活作息你更看得到，這就是佛法。不懂的地方可以看看經典，人人都會瞭解，但實行要緊，世間法就是佛法。

七、附錄

附錄二：陽明山地區產業發展資料整理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清代	硫磺	馬槽、冷水坑、大油坑、小油坑、竹子湖、大磺嘴（庚仔坪）、三重橋、死磺坪、磺坪、北投	「由於硫磺是較易發現與開採的礦產，……自17世紀西班牙人、荷蘭人入殖以來，及成為北台灣最重要的輸出口。」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25。	醫療、製 作火藥、 肥料，以 及其他工 業使用。
			「1689年（康熙三十五年），郁永河奉命來台採硫，置煉硫場於今北投。」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21。	
			「西元1858年6月，英國探險隊進入金山南方時，發現大油坑硫磺礦，於是促使人民紛紛至此偷採硫磺，清廷福建政府曾下令禁止開採硫磺。」卞鳳奎紀錄，黃士憲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33。	
	大菁	大屯山區	「光緒十二（1886）年劉銘傳奏准設立腦磺總局，……，實施專賣制度。」《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34。	染料
			「自十八世紀初，先民引進大菁，在台北盆地四周山區種植。……其最盛期在西元1850年左右，即約在清道光、咸豐年間。……自日據初期，藍染產業漸漸沒落，大菁就沒人種植。」王輔羊，〈淺談台北的大菁——染料植物〉，《台北文獻》，直字第137期（2001年9月），頁187。	
			「藍染類的作物興盛從1800年代一直到1870年代左右。」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至19世紀的台灣藍靛業》（南投國際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2002年），頁253-256。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清代	大菁	大屯山區	「我從阿公口中知道菁礮的大菁，好像是在日據時代之前就有了，並不是在日本統治時才種大菁。」李瑞宗主持，何幸雄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45。 「……製茶的利潤逐漸升高，使得多是農民開始改種茶業。日人治台後大菁產業漸漸走上下坡，……」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53。	
	稻米	湖底、竹子湖、菁礮	「祖先最早開山地種大菁，然後改種茶，然後組織股東開鑿水圳，水圳完成之後居民便各自開發山林或種植稻米。」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牧牛	不利於耕作之地	「在有利於耕作之處，土地早就私有化，在不利於耕作之地，或不毛之地，作為放牛吃草地，例如目前地名叫做「擎天崗」的地方，就是從前坪頂庄的公有牛埔地。」陳憲明，《七星山下的聚落發展故事——坪頂記實》（台北：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1999年），頁17。	
	茶葉	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竹子山等山區	「……我的祖公來台灣以前是住在福建省安溪縣，安溪縣山較多，祖公種茶為業，後來祖公過來台灣時所做的工作仍延續從前。」李瑞宗主持，吳許親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竹子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7。	
			「1841年許先生的祖父在台出生，……後來向更早來台的鍊家祖先租地開墾，闢建茶園，從此許先生的祖父、父親便以經營茶葉為生。」李瑞宗主持，許永祿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5。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清代	茶葉	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竹子山等山區	「清末由嶺頭經七股到模乳巷的廣大區域都遍植茶。」李瑞宗主持，何清山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55。	
			「七股採茶約在清末，可能是咸豐10年之前（因咸豐10年士林有亂事），就已合股開發七股茶園。」李瑞宗主持，潘迺雍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29。	
			「從阿公往上算三代，大約是清朝的時期，我們家族就已經住在這裡了，……那時大家以種茶維生，……。」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日治	擔魚	魚路古道	「清朝時，金山……大部分的魚獲都送往台北。走的路線大致由金山經陽明山到石角再到士林一帶，這是最近的路。」李瑞宗主持，陳有贊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6。	
			「（煮硫磺的）灶的數量，日據時代較光復時候多。」李瑞宗主持，吳萬源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竹子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34。	
			「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次年（1896年），日本地質專家橫山壯次郎曾提到大油坑地表富有豐富硫磺礦，隨後1897年，英商德記合名會社取得大油坑的礦權。」卞鳳奎紀錄，黃士憲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33。	
日治	硫磺	馬槽、冷水坑、大油坑、小油坑、竹子湖、大磺嘴（庚仔坪）、三重橋、死磺坪、磺坪、北投	「（煮硫磺的）灶的數量，日據時代較光復時候多。」李瑞宗主持，吳萬源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竹子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34。	
			「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次年（1896年），日本地質專家橫山壯次郎曾提到大油坑地表富有豐富硫磺礦，隨後1897年，英商德記合名會社取得大油坑的礦權。」卞鳳奎紀錄，黃士憲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33。	
			「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次年（1896年），日本地質專家橫山壯次郎曾提到大油坑地表富有豐富硫磺礦，隨後1897年，英商德記合名會社取得大油坑的礦權。」卞鳳奎紀錄，黃士憲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33。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日治	硫磺	馬槽、冷水坑、大油坑、小油坑、竹子湖、大磺嘴（庚仔坪）、三重橋、死磺坪、磺坪、北投	「整體而言，日治時代的硫磺輸出，在台灣出口市場上有一定的地位。明治三十四年到大正八年（1901-1919），大正十一年到昭和元年（1922-1926），昭和九年到十三年（1934-1938），是三個主要繁榮期。」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41。	
	茶葉	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竹子山等山區	「……因管制嚴格、品質好，外銷成長，茶葉逐漸興盛，民國23年左右是巔峰時期。」李瑞宗主持，許永祿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5。	
		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竹子山等山區	「做茶就屬我做得最大，……從民國15年就開始做了，做到民國35年共有二十年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到民國35年才停止，應該算是做到光復，光復之後就沒有做了，因為當時的茶從大陸進口，茶價變得很便宜，繼續做茶會虧損並不划算。」、「（茶葉這一行）差不多到光復之後就很少人從事了。」李瑞宗主持，詹寬裕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菁碧、山豬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20、22。	
	溫泉	陽明山區：金山、大磺口、七星山等共18個溫泉源頭	「陽明山區的茶業全盛時期約在日治時期至光復初期間，……民國45年政府輔導茶農轉做桶柑，因此大約25年前這一帶就沒有人做茶了。」李瑞宗主持，廖守男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6。	
			「台灣茶葉在日本政府由上而下、由內而外的經營、推廣，使得陽明山的茶業在昭和九年前後盛極一時。」、「陽明山茶葉的興盛一直到日治末期，……。」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56-57。	
			「明治28年（1895年）大阪人平田源吾來到北投溪，……隔年……重返北投，承接台灣人的建物開辦溫泉旅館，取名『天狗庵』。同年八月，台北軍政廳財務課長松本龜太郎與蓋松濤園。北投溫泉從此聲名遠播。」劉少玲譯，〈北投溫泉專覽〉，《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209。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日治	溫泉		「昭和15年我曾在陽明山貴賓別館上班，當時許多來自總督府以及其他達官顯要，經常到貴賓別館遊玩。」卞鳳奎紀錄，朱梁快口述，〈陽明山溫泉座談會紀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15期（台北文獻委員會，1996年3月），頁4。 「到了日據時期，陽明山和北投一帶才開始出現溫泉旅館，從事商業活動。」卞鳳奎紀錄，黃淑瑤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9。	
	伐木、燒炭	山區	「吳先生記得在他18歲時（民國14年）還有破窯。……清末至大正5年間，因為原始森林被砍伐殆盡，於是改種相思樹，……通常是砍了又種、重了又砍，如此6、7年往復循環。」李瑞宗主持，吳振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27-28。	
	擔魚		「戰前就有人擔魚，人數較戰時多。」李瑞宗主持，許再傳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4。 「日據時期有人擔魚至士林一帶賣，到了大東亞戰爭時物資管制，只能以走私的方式擔魚，回程順便帶些東西回來，賺取二趟利潤。」李瑞宗主持，劉貴財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67。	
	稻米	湖底、竹子湖、菁礮	「平澤龜一郎（在竹子湖）推廣蓬萊米原種田，奠定竹子湖的農業基礎。」李瑞宗主持，高銘杰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46。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日治	稻米	湖底、竹子湖、菁礮	「這裡最多的農作物還是蕃薯與稻米，日治時代這裡都是稻田，總共約有2甲地。」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高冷蔬菜	竹子湖、冷水坑	「高冷蔬菜也是由平澤（龜一郎）先生開始推動的。」李瑞宗主持，高銘杰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46。	
	橘子	草山、下竹子林、山仔后、粗坑、十八份、中菁礮、頂清學、山崎尾	「……橘子差不多是五十年前才開始的，也就是在民國2、30年左右才開始。」李瑞宗主持，詹寬裕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9。	
			「……在記憶中，民國35、34年之際，產量最多，品質最佳，後來因為氣候的變遷，使得有些地區漸漸不適合種植，加上台灣光復後，喪失了東北的外銷市場，民國38年大陸淪陷，剛開拓的福建小市場亦告喪失，自此北投、士林柑橘產量銳減，……。」蔣秀純紀錄，何添丁口述，〈耆老個別訪問記〉《台北文獻》，直字第75期（台北文獻委員會，1986年5月），頁32。	
	桃子		「桃子大約在大正十年左右開始，至昭和十二、三年時最多。」李瑞宗主持，鄭傳福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菁礮、山豬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23。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日治	牧牛	第一、第二、第三事務所：第一事務所在大嶺、第二事務所從大坪至金山、第三事務所從內湖至風櫃嘴	「秦園荒廢以後，鄰近山頭都成了良好的牧場。日治時期，此處這裡有兩個牧場：冬瓜山和牛埔。」李瑞宗主持，高金進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4。 「日治時期牛隻最多達一千三百多隻，一個牧牛人約看一百五、六十隻牛。」李瑞宗主持，何炳辰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53。	
	獵山豬		「日治時期常有十八份、白石湖、三芝、金山等方面的人請他去除害（山豬）。」李瑞宗主持，何文貴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84。	
	造林		「（日人）在三角窟、坪林及後尖都設有造林事務所，只有七星山沒有。」李瑞宗主持，何烏毛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92。	
戰後至今	硫磺	馬槽、冷水坑、大油坑、小油坑、竹子湖、大磺嘴（庚仔坪）、三重橋、死磺坪、磺坪、北投	「……光復的時候……，（那時）正值全盛時期，大家都爭著冶煉，……。」李瑞宗主持，黃財福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竹子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35。	
			「大油坑礦場內硫氣口的噴氣量為全省第一。在民國40至75年間，大油坑的硫磺產量最多時一個月有45公噸，最少時也有15噸。」卞鳳奎紀錄，黃士憲口述，〈台北礦業座談會個別訪問錄〉，《台北文獻》，直字第141期（台北文獻委員會，2002年10月），頁34。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戰後至今	硫磺	大油坑	「（與硫磺有關的）所有產業差不多民國五十多年就全部停掉了。」李瑞宗主持，吳萬源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竹子湖座談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35。 二戰以後，美國、日本以量大、便宜、品質高的硫磺輸出，國內硫磺……無法競爭，導致硫磺開採業者幾乎全部停頓，至韓戰爆發，始因外硫禁止入口……，並在政府統購統銷的扶助下，出現短暫榮景。……自民國46年9月起，美援會工業委員會核准用戶進口外硫後，台硫再度陷入窘境。……民國70年代初，……僅存大油坑礦業尚有少許生產，勉強維持。」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統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42。 「……當時老總統決定興建中興賓館，礦坑因為燒硫磺的關係產生很大的濃煙，所以當局要求不准再採礦，以免污染環境。」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何錠塗先生訪問紀錄〉，《陽明書屋今昔與人文變遷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4年），頁39-41。	
	橘子	草山、下竹子林、山仔后、粗坑、十八份、中青碧、頂清學、山崎尾	「台灣過去較少生產柑橘，直到光復後，農林廳引進福州種才開始大規模栽植。」李瑞宗主持，陳有贊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55。 「光復之後，橘子的價格非常好，……當時國民政府還未撤退到台灣，橘子主要外銷到大連、天津、上海，這種情況持續了四、五年左右，……」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差不多在民國45到55年這段期間，是台灣桶柑的黃金時代，也是陽明山農產品的最大宗，……。」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戰後至今	擔魚		「...光復後18歲開始擔魚走過很多路線，.....」李瑞宗主持，高平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19。 「光復前擔魚的人較多，光復後反而少了，因魚貨可由車載，.....不過民國50年左右，倘若魚貨豐收，仍有人擔上山來賣。」李瑞宗主持，邱阿化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22。	
	海芋	竹子湖	「.....民國70年以後種海芋，.....」李瑞宗主持，曹賜德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69。 「海芋最好的時機是民國70幾年的時候，現在已經開始走下坡了。.....這地區有人從民國60幾年就開始種海芋，.....後來因為種菜的狀況越來越不好，到了70幾年便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種海芋，現在這附近的海芋田大約有7、8甲地。」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白俊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7月1日。	
	高冷蔬菜	竹子湖、冷水坑	「民國64、65年開始種植，在67、68年最興盛，直到70幾年才開始成立高冷蔬菜區。」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3日。	
	溫泉		「光復之後雖然洗溫泉不是很流行，但仍存在著3、4間旅館，.....直到總統決定住在山上時，.....因為來住旅館的人都要檢查身份，為了怕麻煩很多人就不再上來洗溫泉了，.....」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戰後至今	溫泉、餐飲		「溫泉在近幾十年才開始蓬勃發展，……」、「對業者來說，雖然用溫泉作號召爭取客源，其實大部分的經營重點還是以餐飲為主，……」、「七、八年前紗帽山的商家夏天生意特別好，冬天很冷清；現在則是冬天特別好，夏天生意差，因為天氣太熱沒有人想泡溫泉，……。」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高振鐘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6月23日。	
	花卉	竹子湖、菁山里等	「戰後民國41、42年（開始）轉向杜鵑、龍柏的栽培與販售。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2002年），頁43。 「……橘子被淘汰之後，這裡的農民便將原有的田地改種花卉，先以插花需要的花卉為主，例如大理花（Dahlia）、劍蘭、菊花等等，……。」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2月22日。	
	牧牛		「光復後的七年，公營牧場停辦，……後來陽明山管理局再接管牧場。」李瑞宗主持，何炳辰口述，《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7年），頁52-53。 「（嶺頭的）牧場是公家的，光復後，由陽明山管理局接管，等到管理局解散後，……這些牧場便轉由台北市農會接管。」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3日。	
	蘭花	新安里、公館里、永福里、平等里	「蘭花大流行的時候，……大約是十多年前的事。」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3日。 「在蘭花最高峰的時期，一株叫價新台幣八百萬、一千萬都不足為奇，……常常翻到一、二億的市場價值，這已經是14、15年前的事了，蘭花最盛的時期維持了十多年。」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時間	產業	地區範圍	相關口述或研究資料	備註
戰後至今	蘭花	新安里、公館里、永福里、平等里	「蘭花在民國七、八十年時，曾造成一股大轟動，好像股票一樣，……。」、「報歲蘭的價格只有在民國70到82年期間最好，所以平等里最多人種蘭花，因為經濟價值高。」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園藝植物	菁山里等	「菁山里除了年輕人到外地發展之外，幾乎家家戶戶多少都會做些園藝的栽種工作。」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3日。 「（現在）一些年輕人（則）以栽種木本植物為發展，以因應一些別墅或景觀造型上的需要。……現在木本植物算得上大宗的包括櫻花、黑松等等。」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1月22日。	
	山藥		「我種山藥已經有3、4年的時間了，……後來因為產量增加，……，才決定聯合生產罐頭等加工食品。」陳儀深訪問，鄭毓爛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10月22日。	

附錄三：期中簡報告會議紀錄

一、時間：94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處長佰祿 由詹秘書德樞代

紀 錄：陳煥森

四、出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研究員

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康培德教授

本處詹秘書德樞 詹德樞

羅課長淑英

羅淑英

會計室

企劃課

叢培芝

解說課

鄒明佑

工務課

劉嘉仁

觀光課

保育課

陳煥森

傅國銘

擎天崗管理站

小油坑管理站

呂理昌

龍鳳谷管理站

陽明書屋管理站

五、受託單位報告：（略）

六、討論：（略）

七、結論：

（一）、有關評審委員及本處同仁意見請參考修正。

1.地方耆老訪談受訪者之生平略記，請加以說明，以供參考。

2.選擇目標產業，參考文獻，建立產業年代表。

3.請受託單位於三日內盡速至GRB網站登錄相關

資料。

(二)、請依合約書規定進度執行本案及辦理撥款事宜。

八、散會。

陽明大學圖書館

陽明一國志

附錄四：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94年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處長佰祿（詹秘書德樞代）

記錄：陳煥森

四、出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教授

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康培德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儀深 鄭毓嫻

本處楊副處長建源

詹秘書德樞

詹德樞

企劃課

鄭玉華

解說課

黃佩陞 蕭淑碧

工務課

觀光課

粘晉輔

保育課

叢培芝 陳煥森 黃光瀛

擎天崗管理站

羅淑英

小油坑管理站

呂理昌

陽明書屋管理站

龍鳳谷管理站

建管小組

鄭國榮

會計室

人事室

政風室

秘書室

六、受託單位報告：（略）

七、討論：（略）

八、結論：

- (一) 有關評審委員及本處同仁意見請參考修正，並請受託單位儘速至GRB網站登錄相關資料。
- (二) 委託研究報告書請依「內政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格式修正。
- (三) 請受託單位再加強補充部分產業相關資料，增加地方產業人物訪談，本計畫同意延至12月25日結案，惟仍請受託單位儘速提送修正後報告書過處，已憑辦理後續撥款及結案事宜。
- (四) 委託研究報告完成後，請轉成國家公園學報格式投稿，並通知本處備查。

九、散會。

參考書目

一、專書/專題研究報告

中華學術院台灣新方誌編輯委員會編。陽明山新方誌。台北市：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72 年。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台北市志——卷二自然志——博物篇。台北市：台北市政府，1987 年。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台北市志——卷六經濟志——農林魚礦篇。台北市：台北市政府，1987 年。

台北州等原著，王秀美、江秋玲翻譯。尖帽峽：陽明山國家公園譯文集。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8 年。

台銀經研室編。台案彙錄庚集。文叢 200。台北：編者，1964 年。

台銀經研室編。劉壯肅公奏議。文叢 27。台北：編者，1958 年。

李乾朗研究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傳統聚落暨建築調查研究。北市：李乾朗古建築研究室，1988 年。

李瑞宗計畫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西北分區訪談紀錄。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 年。

李瑞宗計畫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東北分區訪談紀錄。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 年。

李瑞宗計畫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十八份、頂湖座談會，菁礮、山豬湖座談會。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 年。

李瑞宗計畫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湖底座談會、竹子湖座談會。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 年。

郁永河原著，楊穌之譯注。遇見 300 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台北市：圓神出版社，2004 年。

陳仲玉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台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87 年。

陳仲玉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遺址之研究。台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1998 年。

陳憲明。七星山下的聚落發展故事——坪頂記實。台北：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1999 年。

郭中端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式溫泉建築解說及保存規劃。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4 年。

康培德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聚落史調查研究。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2 年。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年。

詹素娟、劉益昌。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格蘭調查報告。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 年。

詹素娟主持。大屯山、七星山系硫磺礦業史調查研究。台北市：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2 年。

二、 期刊論文

卞鳳奎。「北投溫泉專輯」。台北文獻直字第 107 期：頁 1-21（民國 83 年 3 月）。

卞鳳奎。「陽明山溫泉座談專輯」。台北文獻直字第 116 期：頁 1-22（民國 85 年 6 月）。

卞鳳奎。「台北礦業座談專輯」。台北文獻直字第 117 期：頁 1-37（民國 85 年 9 月）。

王輔羊。「淺談台北的大菁」。台北文獻直字第 137 期：頁 187-188（民國 90 年 9 月）。

李乾朗。「生活空間與人文活動之保存——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傳統聚落」。造園季刊第 1 期：頁 64-70（民國 79 年 2 月）。

徐春雄。「士林今昔」。台北文獻直字第 45、46 期合刊：頁 411-426（民國 67 年 12 月）。

徐美玲。「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地質、地形景觀」。科學月刊第 14 卷第 8 期：頁 614-619（民國 72 年 8 月）。

黃士憲。「德記礦業公司硫磺礦簡介」。台灣礦業第 50 卷第 1 期：頁 249-262（民國 87 年 3 月，50 週年紀念特刊）。

蔣秀純、林萬傳紀錄。「北投專輯」。台北文獻直字第 75 期：頁 1-102（民國 75 年 3 月）。

蔣秀純、林萬傳紀錄。「士林專輯」。台北文獻直字第 77 期：頁 1-117（民國 79 年 9 月）。

劉少玲譯。「北投溫泉導覽」。台北文獻直字第 141 期：頁 199-236（民國 91 年 9 月）。

三、口述訪問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蘇厚生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11 月 22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葉寬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10 月 14、

22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何國泰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11 月 3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白俊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7 月 1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洪文梓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9 月 9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高振鐘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6 月 23 日。

陳儀深主訪，鄭毓嫻紀錄，彭元聰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0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